

璀璨的群星(中)

中华之光 ——记容国团

国荣洲

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

乒乓球运动，它的故乡在欧洲。二十世纪后半世纪之前，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绝大多数还都是欧洲选手。中国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始于1953年。那时战绩平平。然而，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开始，世界乒坛骤然间起了风云变幻。

从1959年至1986年上半年，二十几年间，我国运动员在所参加的十二次世界锦标赛和六次世界杯赛中，总共夺得了五十多项冠军。硕果累累，举世无匹！1984年4月在南斯拉夫诺维萨德举行的第三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我国选手甚至囊括了全部七项冠军。我国乒乓球运动的长盛不衰，在世界乒坛上是绝无仅有的。而长盛不衰中的显赫人物，当然应该首推我国乒坛升起的第一颗明星——容国团。

容国团是直板快攻打法的运动员。他球路广，变化多，搓攻、快攻，旋转变化，左右逢源。尤精于发球。他能用看起来毫无二致的动作，发出转与不转，或旋转程度有天壤之别的球来，发球之前，他常常握球在手，先观察对方的表情，从而推断对方的心理状态，然后判定对方接发球是攻是守的打法。若对手虎虎有拼杀的意思，他便发下旋，攻必下网；对手慎重求稳，似要以搓球缓冲时，他仍以同一姿势，却发出个侧上旋来，回球必高，他乘势霹雳闪电般抢攻，一板敲死。

1959年4月，在联邦德国多特蒙德举行的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与匈牙利在半决赛中相遇，以3比5败北。这无疑给所有关心着中国体育腾飞的人们，心头罩上了一层乌云。而容国团，这个一心要为中华民族争光的青年，在男子单打比赛中，用他智勇兼备的拼搏，为中国体坛呼唤出万道霞光。

参加男子单打，中国派出了五虎上将：庄家富、王传耀、杨瑞华、徐寅生和容国团。在猛将如云的角逐场上，前四员虎将相继被淘汰了，只有容国团过关斩将，一路冲杀，轻松地连克了前四关。第五轮遇上了日本名将星野展弥。星野打法凶狠，是当时称霸世界乒坛的日本的全国亚军，在刚刚结束的男子团体比赛中，雄风犹劲，是日本队第五次蝉联世界冠军的功臣。容国团事先认真观察了星野的技术、战术，相应地做出决断，用星野最怕的推挡和反手攻，压住对手。果然奏效，容国团以3比1淘汰了日本这员虎将，搬掉了通向冠军道路上的第一个拦路虎。第六轮，容国团与取得男团亚军的匈牙利队的主将别尔切克相遇。别尔切克身怀绝技，威名赫赫，他的下旋球，被世界乒坛誉为“起重机都拉不起来”，在团体赛与中国队交锋时，连克容国团、王传耀，锐不可当。再与容国团对阵，大有要说败兵之将，不可言战的气势，一上场就时而旋转稳削，时而两面抽杀。容国团也使出浑身解数，以凶对凶，以狠对狠，不时变幻着球路，2比2，前四局二人平分秋色。决胜局开始，容国团机智地用稳拉稳搓做过渡，看准机会就起板大力扣杀，打乱了别尔切克的阵脚，没容他清醒过来，容国团便以21比5的绝对优势，把这

位欧洲大将挤出了争冠之路，使行家们不由得一惊。男子单打半决赛，容国团的对手是前两天在单打中淘汰中国队杨瑞华和徐寅生两员大将的美国冠军麦尔斯，他正满怀喜悦地向乒坛荣耀的顶峰逼近。容国团不为队友的失败所困扰，而是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徐寅生等也仔细地向他介绍了自己与麦尔斯交手的得失，教练、队友一道研究制订了对付麦尔斯的策略。可是麦尔斯不愧为美国乒坛之星，他挥板上阵，很快便以2比1领先一局！在这生死关头，容国团发愤了：“人生能有几回搏，今日不搏，更待何时！”他豁出去了！随着拼死的意志，他心头出现了异乎寻常的镇静，胆气壮而球艺高了。瞧吧，在这再失一局即全军覆没的危难之际，容国团却不慌不忙地搓起球来，左右东西，远近轻重，那白色的小球，在他的板下电闪烟飘，变幻莫测。战局很快发生了变化，容国团以21比18拿下第四局后，更以排山倒海之势，以21比8的悬殊比分，逼得麦尔斯落荒而去。

冠、亚军之战，是在中、匈选手之间展开的，容国团大战在团体赛中曾赢了自己的匈牙利老将西多。决赛之前，中国乒乓球队的全体成员都献计献策，做了认真研究，容国团运用集体的智慧，充满信心。老将西多，能攻善守，身经百战，曾获得过七次世界单打冠军。这时，公认冠军非他莫属，匈牙利队甚至连“献给世界冠军的花”都准备好了，这场角逐的艰难和激烈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在观众屏气息声中，中、匈两员战将挥板上阵。战幕一拉开，西多旗开得胜，以21比19先拿下了第一局。容国团出师不利，但他镇定沉着，临危不乱，他意识到以2分之差负于对手的关键是失之未能放开打。气可鼓而不可泄，易地再战，容国团不背包袱，他针对西多逼角反攻的打法，采取拉右侧上旋球的战术，逼着西多回高球，然后，便如饿虎扑食般地冲上去猛扣猛杀，取得了场上的主动权，以21比12扳回一局。容国团越战越猛，再接再厉，又以21比15胜了第三局；在他频频起板，球似流星划着白线飞舞中，容国团又以21比14，拿下了第四局。连扳三局，以3比1战胜西多。至此，容国团连闯八关，终于杀上了最高一级的领奖台。

在异国的土地上，在世界大赛的赛场上，五星红旗第一次在“义勇军进行曲”庄严的旋律中徐徐升起，容国团为中华民族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

在这之后，1961年在我国北京举行的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容国团又是我国第一次获得男子团体冠军的主力队员之一。

1963年第二十七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全国妇联、团中央和教育部等，纷纷提出：中国乒乓球男队连获两届世界团体冠军，女队怎么仍然问鼎无缘？妇女要打翻身仗！

容国团拍案而起，受命于艰难之时，出任女队教头。他尽心竭力，秣马厉兵。第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1965年在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举行时，女团比赛他先派遣直板快攻的两员骁将李赫男、梁丽珍出战，连克雄关道道，一路顺风地夺得了决赛权。在与多年称雄乒坛、直板攻球的日本女队最后一战时，容国团运筹妙绝，派出横板削球手林慧卿和郑敏之冲阵。本来对李赫男和梁丽珍做好了充分战斗准备的日本队，对此大出意外，未战就先乱了方寸，惶惶然上阵，结果中国女队以3比0赢得了女团桂冠。容国团的老谋深算，赢得了世界乒坛一片赞誉之声，这位胸中有兵甲百万的教头，指挥中国姑娘成功地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为中国第一次夺得了女子团体世界冠军。

容国团，是中国乒坛上升起的第一颗明星，是祖国乒乓球运动长盛不衰

功勋卓著的运动员和教练员，是体坛英雄、中华之光！

从渔行童工到冠军

容国团是容勉之夫妇的独生子。解放前，两位老人家因为多年失业，贫病交加，生计没有着落，在容国团十三岁时，不得不忍痛让他到渔行里去当童工。童工，那是地狱般的生活啊，每天凌晨三四点钟睡眼朦胧地从床上爬起来，搬鱼拣鱼，跑里跑外，饥一顿饱一顿，还要经常被老板训斥，没多少日子，小小年纪的容国团因劳累气闷过度，和他的父母一样，也染上了肺结核。

然而，为了挣钱糊口，容国团咬牙默默地忍受着，苦苦地撑持着。偶尔晚上有点空闲，他还要经过那五光十色的皇后大道，跑到灯光昏暗的筲箕湾（贫民区）他家那“霸王屋”（没经当局批准私搭的蓬屋，随时会被赶走），去看望自己体弱多病的老人。

容国团的父亲是一位老海员，过去曾参加过香港大罢工和广州公社起义，当时是香港工人的进步组织——工联会所属的海员工会会员。靠了这层关系，容国团有机会在工作之余，到工联会俱乐部的“康乐馆”去玩，也正是在这里，他幸运地得到了工人叔叔们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显露出了他打乒乓球的才华。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话还真有几分哲理。就因为容国团酷爱打乒乓球，又打得不错，1954年10月1日，工联会组织庆祝国庆乒乓球表演赛，容国团参加了。没想到为此惹得渔行老板勃然大怒，竟然冲着容国团大发雷霆，又吼又叫，非要他写“悔过书”不可！容国团理直气壮，慷慨驳斥：爱国何罪？！写“悔过书”？掉脑袋也不写！

容国团受了委屈，怀着一腔愤懑回到家里，本想对父亲说“不干了”，但想到一家人的生计，话到嘴边又被紧闭的嘴唇“扣留”了。可是，这话却从老人家的嘴里说出来了，并陪他一同到渔行取回了行李。

后来，经过工联会负责人的帮助，先给容国团找到了一个在零售店当记帐员的工作。后来，发现这对容国团打乒乓球不方便，就又特地安排他到“康乐馆”工作，晚上陪着会员们打球，白天可以自己练习。这真如大旱之逢云霓啊！从此，这匹骏马有了驰骋的天地。凭着他的聪颖和勤苦，进步如飞，不久，他的球艺竟对香港一流选手形成了威胁，但一个穷孩子要与乒坛明星竞争，其势不亚于虎口夺食。在参加亚洲乒乓球锦标赛时，代表团中本来有容国团，也应该有他，出人意料，上飞机前，不知怎么被人捣鬼给换掉了。

1956年，日本乒乓球队参加了第二十三届世界锦标赛后，到香港访问比赛。有人故意安排让容国团和刚刚获得世界男子单打冠军的荻村伊治郎对阵，用意很明显，无非是想借荻村这把盖世宝刀，来杀掉稚嫩的乒坛新秀容国团的威风。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容国团对替他担心的父亲说：“我是缸瓦，他是瓷器，我不怕他。”父亲看着十七岁的容国团竟有这般见识，心里踏实多了。比赛时，容国团因为思想上没负担，敢拼，敢搏！打来得心应手，攻似电闪，守如泰山，观众看得如醉如痴。比赛结果，容国团以2比0的绝对优势大胜荻村伊治郎。顿时全场观众发出了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自然，把那些等着看笑话的人震得傻了眼。

容国团大胜荻村，无名小卒打败了世界冠军的消息，立即轰动了香港，也轰动了世界乒坛。

第二年，容国团代表工联会参加香港比赛，他威风八面，不仅取得了团体冠军、男双冠军，还夺得了男子单打冠军！

功成名就的容国团，已是鱼龙变化。在香港，他不愁没有洋房、汽车、优厚的薪水……然而，他毫不看重这一切，他所执意追求的，是继续磨练自己，为中华民族争气。在1957年11月1日，容国团毅然决然地回到广东，要为祖国奉献自己的一切。

九泉有知应含笑

1966年，在中华大地上刮起了一场腥风血雨，多少无辜者忍辱含冤而死。容国团也遭到了“四人帮”的残酷迫害，1968年含冤死去。

容国团死后，他的妻子悲愤异常，除了踏着容国团的足迹，把自己的精力默默地贡献给祖国的体育事业外，还贤惠地照顾公公容勉之老人和哺育孩子。

容勉之是一位思想开朗豁达的老人，当初，容国团回国时，国家体委曾问老人家有什么要求。容勉之老人爽朗地说：“我是爱国主义者，爱国不能讲价钱。让阿团先走一步，我们随后也去。”这时，老人家看到儿子离开了人世，人死不能复生，怎好让年纪轻轻的儿媳妇就这么守下去呢？苦口婆心再三再四地劝她改嫁，儿媳妇先是不允，后来看到老人家为此闷闷不乐，便提了一个条件，就是自己做为老人家的女儿，奉养老人终生。这样父女俩都有了依靠。

打倒“四人帮”以后，人民没有忘记曾为祖国赢得荣誉的乒乓功臣，为容国团平反昭雪。近年来，为了纪念在我国乒乓事业上建立过功勋的三位杰出人物容国团、傅其芳、姜永宁，建立“三英杯”乒乓球比赛，以示人们永远怀念他们。容国团在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关键时刻，曾说过“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这句含义深刻隽永的名言，不仅已为广大运动员所熟悉，而且千万个中华健儿正用它来激励自己去为祖国建功立业……

愿一代乒坛名将，九泉含笑。

庄则栋的故事

鲁光

难忘的一课

1955年的冬天，一夜大雪，北京城披上了美丽的银装。第二天早晨，十三岁的庄则栋，和他的小伙伴迎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沿着红墙绿柏的人行道，急匆匆地走进景山公园少年宫业余体育学校。他们一进办公室，小伙伴便叫道：

“辅导员，他来了！”

哦！辅导员抬起头打量小小个儿的小庄。只见他面孔端端正正，眉毛浓黑，大眼睛虎虎有神，冻得通红的小手紧紧握着一块厚海绵球拍，直挺挺地站在门口，好象就要参加一场重要的比赛似的。辅导员见他这副严肃模样，不由得好笑，问道：

“你就是他们说的‘小球王’吗？考试那天你怎么没来？”

小庄马上答道：“我不知道那天考试。那天，我赛球去了。今天来，您说，行吗？”

这小家伙一点不胆怯，说话爽爽朗朗。辅导员高兴地说道：“当然可以啦！咱们国家，这么多业余体校，就是为爱好体育的少年办的。走！”

辅导员带着小庄走进乒乓球室。嗨，这么大的屋子，一字儿排着好几张乒乓球台，每张台子都有人在练习。这儿的设备、光线、台子、网子，样样比学校、比那些机关的标准多了。小庄正在四下观望，辅导员叫他和一个正在练球的孩子打打着。他立刻脱下棉衣，拿了球拍，往台前一站，拉开架势，挥拍就杀，一会儿就把对手打败了。一旁观战的孩子们哪里肯服气，不等辅导员说话，他们就一个挨一个地上阵，和小庄来了一场“车轮战”。小庄不管对手是多高多大的，他都是挥拍噼噼啪啪一阵杀。当他战胜了所有的对手时，才转过身来，不眨眼地盯住辅导员，那眼神，好像在担心地问：行吗？辅导员早已满心欢喜这个大胆、泼辣的学生了，他满意地说：“你考取啦！”小庄高兴极了，反而腼腆地笑了。可是辅导员却接着说道：“不过，你还需要从头练起。你打得很猛，但是缺乏基本技术训练。”小庄一愣，眼睛睁得大大的，他一时还没有理解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

在学校里，小庄和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乒乓球队，经常向各机关的大人队和各学校高年级递挑战书，比赛。他特别爱打比赛。辅导员教他练基本功，一两个钟头老是打一个动作，他觉得真没意思。当辅导员一走开，他便高兴地对手嚷道：

“不练了，不练了，咱们打比赛，记分，多过瘾呐！”

小伙伴当然都是争强好胜的，哪有不赞成的道理。于是，按照他们订的一条“秘密”规定比赛：输了的，要叫胜了的一声“哥哥”。小庄常常当“哥哥”，他觉得这样比赛有趣。

辅导员很快就发现了这个“秘密”，他觉得这个新来的学生又淘气又可爱，便走到台前和蔼地对小庄说：“不要光打比赛呀，首先得练好基本功！”

小庄答道：“两人老往一个地方打来打去，谁也打不死谁，那多不带劲儿呀！”

辅导员又讲了基本功的重要性，小庄虽然不言语，心里却不同意。等辅导员一转身，他又偷偷地和小伙伴打起快乐的比赛来了。

辅导员看得清清楚楚，心里琢磨：这孩子个性这么强，怎样才能引导他走上正规练习的道路上来呢？他的基础、条件不错，但是，一味这样乱打下去，成了习惯，将来再训练、再改变、再纠正，就困难了……

有一次，小庄又跟小伙伴打记分，辅导员走过来，他立刻机灵地把球抓在手中，向对手使个眼色，改练基本技术。他想：这回，辅导员准要批评了。谁知辅导员却笑着说：“继续比赛吧，我给你们记分。”

小庄得到鼓励，兴致高极了，随心所欲地打了起来。

辅导员说：“你打个好球给我瞧瞧。”

小庄满心喜欢，扬拍一击，啪一声，球重重地击中对方右角。

“好，真漂亮！照这样再来一个！”

小庄用足了劲挥拍打去，嗤一下，球钻进了深绿色的网里。他捡起球，发了过去，对方回过来，他又猛杀一板，球却飞出台外。他很恼火，一心一意要打出漂亮球，一阵猛抽猛打，一个好球也没有打出来。

辅导员举手喊“停”，接着问道：“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小庄皱着眉摇摇头，答不上来。

辅导员认真地分析道：“第一个漂亮球是碰上的；你可以碰上一个两个，可是打不出三个四个，原因就在你缺乏基本功。练基本功，很单调，也挺艰苦。但是练好基本功，就能使这些偶然出现的好球经常出现。”说到这儿，辅导员又耐心地启发说：“我们打球为了什么？增强体质，将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保卫祖国。同时，你们不是想作个优秀的运动员，将来为祖国争光吗？那么，不下苦功练习基本功，不迅速提高技术，你们怎样实现这个志愿呢？你们都很有志气，我相信你们不会怕苦怕累，准能坚持练习基本功……是吗？”

这一席话，对小庄来说，是那么新鲜，仿佛把他领进了一个崭新的境界，使他懂得了许多道理：原来打球并不只是为了好玩；一心想作个优秀运动员，但是优秀运动员可不是随便乱打出来的……想到这儿，他仰起头，倔强地说：“辅导员，往后我决不乱打比赛了，我一定好好练基本功，您瞧着吧……”

“对。我完全相信你会踏踏实实练习。”

辅导员给小庄上了终生难忘的第一课。

半夜送球拍

1957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小庄家里的古老的自鸣钟铛铛铛敲了十下。小庄的母亲，脸上现出不安的神情，眼睛不时地望着窗外。天这么晚了，小庄还没有回来。又等了很久，门开了，小庄耷拉着头慢慢地走了进来。母亲十分惊异。以往，这孩子人未到，噔噔噔的脚步声先传来，一阵风似地冲进门，准是兴高采烈的。可是今天，为什么这样闷闷不乐，心事重重的。

“则栋，你怎么啦？”

小庄简直要哭了，难过地说：“拍子丢了。”

这球拍丢得真不是时候。明天他要参加北京市少年乒乓球单打复赛。球拍，犹如战士的枪，是乒乓球运动员的“武器”。失去用惯了的球拍，对比赛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啊！他寻找了一天，直到此刻，也没有找到。

母亲觉得着急没有用，便安慰他说：“再买一块吧！”

“这么晚了，商店早已关门了，上哪儿去买？人家明天一早就要比赛啊！”

时钟的短针指着十一点半了，已是午夜时分，小庄还不肯睡觉。突然，咚咚咚响起一阵清晰的敲门声。小庄心里骤然升起一线希望，也许是什么人捡到拍子，给送回来了。在我们的社会里，这是很平常的事呵！他飞跑出去打开大门，出乎意外，门口站着的是他最熟悉的人——辅导员。

“你——”

小庄瞪大眼睛，猜不透辅导员在这深更半夜里到家干什么。

辅导员笑道：“丢了拍子，还在着急吧？”

小庄毫不掩饰地回答：“都急得睡不着觉了！”

辅导员从提包里拿出一块淡黄色的球拍，说：“给你。这是梁指导送给你的。”

梁指导就是我国著名乒乓球老教练梁焯辉。这天傍晚，辅导员和梁指导在北京体育馆开完会出来，小庄正坐在大门口台阶上等着他。辅导员这才知道小庄丢了球拍。当他把小庄劝回家去之后，梁指导问道：“这小家伙是谁？他怎么了？为什么像在发愁？”辅导员告诉梁指导，这是他们少年宫乒乓球班的小运动员，是个顽强的孩子，明天就要参加北京市的复赛了，今天却把球拍丢了。老教练听说小庄在紧要时刻丢了拍子，知道小家伙一定很着急，也可能影响他比赛时的情绪，便将辅导员领到自己家中，取出一块存放了多年的好球拍，请辅导员连夜送给小庄。

小庄听了这番话，双手捧着球拍，仿佛捧着老教练一颗滚烫的心，一股热烘烘的暖流迅速传遍全身。他一句话也说不出，真的，此刻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站在强劲的秋风中，目送辅导员的背影消失在深沉的夜色中，才回到屋里。在明亮的灯光下，他反复端详这块球拍，越看越心爱。他握起球拍做了几下击球动作，十分称心应手。他心花怒放，幸福的波澜在他心中翻涌……

他生活在一个多么美好的时代啊！党和国家无微不至地关怀着千千万万少年儿童，为他们派来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教练、辅导员，而这些人便像勤劳的园丁一样，全心全意地培育祖国的花朵，使他们健壮地成长。

为国争光

春风吹拂，桃花盛开，满城葱绿。1961年的灿烂春天来到了首都。大街上、橱窗里，到处张贴着耀眼的巨幅宣传画：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街头巷尾，人们到处在谈论着即将到来的比赛。在全国，形成了一股乒乓球的热潮。

年轻的乒乓球运动员们，生活在紧张、兴奋的气氛中。每天，无数的观众接踵来访；从祖国的边疆、海岛、草原、农村、城镇，充满期望的邮电犹如雪片飞来。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的庄则栋，无法遏制自己激动的心情：争取世界冠军，这是多少人的期望呵！多少亲人的嘱咐在他耳边回响，多少亲人的形象在他眼前出现！

那是1960年春天，庄则栋刚从国外访问回来，参加北京市文教群英会的时候。在雄伟壮丽的人民大会堂的休息厅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走到他

的跟前，用慈祥的目光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一遍又一遍。庄则栋都给瞧得有点不自在、有点难为情了，这位年老的代表才轻声问道：“你是小庄吧？”

庄则栋立刻站起来，点头答是。

老人紧紧拉住他的双手，语重心长地说：“大家对你的希望可大呢！”

庄则栋全身热血沸腾，感动得差点流出眼泪。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包含着多少期望、多少鼓励呵！此刻，那位老太太仿佛就站在面前，那含笑的眼睛，那充满感情的神态，那深切的叮嘱……怎么能够忘记！庄则栋又打开了那张发黄了的报纸。这是一位华侨老人寄来的剪报。二十多年前，那时候庄则栋还没有出生，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讽刺一支出国访问的中国的足球队：一幅漫画，上面画着一个鸭蛋，在鸭蛋上写着“中国”两个大字。华侨老人来信说道，当他看到这幅侮辱自己祖国的漫画时，真是义愤填膺，便把这张报纸剪了下来，放进箱子，保存起来。他多么盼望祖国的体育运动有扬眉吐气的一日呀！当他知道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就要在北京开幕的消息时，他将这张报纸寄回祖国，希望祖国的年轻运动员夺取冠军，为祖国争光。

决赛开始的前夕，领队同志来到庄则栋的寝室，通知他参加团体决赛的决定，并且同他研究决赛的形势……那时候，日本乒乓球队是世界冠军队，他们拥有许多世界名将，如有被人称为“智多星”的荻村，有被人称为“猛狮”的星野，还有球路怪特的木村兴治……这次，他们还带来了一种崭新的技术：弧圈形上旋球……

庄则栋深深知道，这场比赛，困难重重。他想，党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培养我，是为了什么？去年匈牙利队来访，徐寅生、杨瑞华等老将不上，领导偏派我出场，又是为了什么？当时，自己还不肯上场，怕打不好丢掉六亿五千万人民的面子。领队却坚持我上，并且说：“把重担子交给你，就要挑起来。”这次比赛，虽然没有很好地打出风格和水平，但它给了庄则栋一次可贵的锻炼机会。此刻，面临着这个重任，他心情激动万分。他懂得了，祖国把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他，这就是对他的莫大信任，也是他最大的光荣。为了祖国人民的荣誉，担子再沉也要挑起来；再湍急的江河也敢游过去，再险峻的高山也要攀登上去；再强硬的对手，也有战胜他们的信心！他扑闪着—双火热的大眼睛，坚定地说道：“我上，有信心！”

领队望着这位满怀激情的十九岁的青年，满意地微笑了。

窗外，月光如水，星光闪耀，北京4月的深夜，是这样静谧、美丽。庄则栋象战士出征前检查枪支一样，从枕头下抽出了他心爱的球拍，翻来覆去地瞧着。这块红色的球拍的木板上，镂刻着四个红字：加、迅、尽、打。那意思是：加紧训练，迅速提高，尽最大努力，打出最高水平。这是国家体委领导向年轻的乒乓球运动员们提出的要求和号召。庄则栋把这四句话缩成四个字，用针尖刻在木板上，牢牢记住。为了实现这个要求，他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劳动！隆冬的早晨，冒着寒风，他从不间断练习长跑。北京工人体育场通向北京火车站的路上，每天每天，他都洒下热气腾腾的汗珠子；他那球拍背面，被手指抠出了一道道深槽……现在，为祖国立功的时刻就要到了。他抚摸着球拍，兴奋地说：“伙计，咱们一起努力吧！”

第二天晚上，他怀着对祖国人民的热爱，象一个战士一样，投入了激动人心的战斗！

在和日本队争夺男子团体冠军的决赛中，庄则栋担负了打头阵的艰巨任

务。他的对手是日本的全国冠军、被人们称为“凶猛的雄狮”的星野。庄则栋以2比0战胜，为中国队立下第一功。在第五盘比赛中，他又击败了荻村。二战二胜。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中国男子乒乓球队以5比3击败了雄踞世界冠军宝座八年之久的日本男子乒乓球队，第一次荣获了斯韦思林杯。

这一天夜里，有多少人拍红了手掌，喊哑了嗓子，兴奋得不能入睡！但是，庄则栋却在冷静地考虑下一场战斗：在单打比赛中，他将与日本的木村交锋。木村左手握拍，拉出来的弧圈形上旋球有强烈的前冲力量。在中、日团体决赛中，他出人意料地击败我国名将容国团和徐寅生。外国记者们展望说：“木村是这届锦标赛的冠军希望。”

“不，一定要击败木村，一定要保持住中国人的世界冠军。”

庄则栋下了决心。

4月11日，夜里，庄则栋和木村的比赛在紧张的气氛中开始了。第一局，他不适应木村的球路，失利了。第二局，又以0比7远远落后。场上一万五千多观众，电视机前，收音机旁的成千上万观众、听众，都替小庄捏一把汗。但是庄则栋站在台前，神态自若，没有一点慌张神色。他成竹在胸，这是一场预料之中的艰难比赛。在思想上、技术上，他都作了最充分最艰苦的准备。徐寅生在团体赛中输给木村后，总结了一条经验，他连夜告诉了庄则栋：“你要打在木村前头！”徐寅生这种以集体为重的高尚品质，深深地感动着小庄。现在，经过一局多的实际较量，他逐渐适应了木村的“怪球”，开始发挥出了“打在前头”的威力，压住了木村，使他拉不出弧圈球。庄则栋接连夺回两局。在这当儿，场上突然爆发起雷鸣般的掌声，原来在邻台上比赛的张燮林，用他那奇妙的削球挫败了星野。战友的胜利，鼓舞了庄则栋。他拿起挡板上的毛巾，擦了擦满头大汗，对教练说：“劲儿来了。继续比赛。”他越打越猛，真如一只刚奔出丛林的小老虎，活蹦活跳的，球如同闪电白光射向对方台面，很快击败了木村。接着，他又打败荻村，并且战胜了自己的战友徐寅生和李富荣，获得了世界男子单打冠军。在圣勃莱德银杯上，又一次刻上了中国人的名字。一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成了举世闻名的冠军。

雄风犹在 ——访一代乒乓名将庄则栋

王宣民

阳春三月，一代乒乓名将庄则栋在全国十大乒乓球建设城市之一的三门峡市讲学期间，笔者慕名采访了他。已经 52 岁的庄则栋，浓眉大眼，满面红光，看神态面容仿佛只有 40 来岁，乍暖还寒的天气，他却习惯地只穿着单薄的运动装，扑面就给人们带来暖融融的春的气息。谈吐举止，谦和豁达，当年独步乒坛的矫健雄姿和“乒坛美男子”的英威之气呼之欲出……

独创“两面攻”曾经辉煌难泯没

庄则栋 1940 年出生于江苏扬州。三次蝉联（26、27、28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和 28 届世锦赛男子双打冠军，国家体委连续三次给他记特等功并授予奖章和奖状，其独创的“两面攻”技术也成为震惊世界乒坛的“杀手锏”。

谈到这里，庄则栋绘声绘色地向笔者讲了一条以往“从没有向新闻界透露过”的“独家新闻”：去年他携夫人访问日本（顺路探亲），星野夫妇俩专程到大阪把他两口接到奈良一叙。星野问：“庄先生，我一直心里纳闷，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日本发明弧圈球的？”庄则栋答：“那时欧洲联队访问日本队时，输得那么惨，都是 5 21、6 21、7 21，当时我们一看比分，明明白白地摆着吗？——日本肯定有新东西，发明了‘秘密武器’！我们就搜集日本的最新乒乓球杂志和有关资料，并从中证实了日本发明了弧圈球。于是，我们就练习对付弧圈球的打法。”一听到这里，星野直跺脚：“这怎么能让你们知道得这么快呢？我们的保密工作真没做好！”接下来庄则栋也问道：“我也想请教一下，你们的弧圈球到底是谁发明的呢？”星野说：“不是我们发明的，而是一个名叫西村的先生发明的。他拉得不太好，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打法好，就都练，对付中国。”26 届世锦赛，星野胸有成竹地上场，第一场就碰到庄则栋，结果以 0 2 输掉了。他下场后对教练只说一句话——“我们日本完蛋啦！”他们的弧圈球在中国的“两面攻”面前，就像一只手对付两只手，难以招架。自此以后的 32 年间，日本乒乓球竟再没有翻过身来！

历数乒坛事寄厚望于后来人

采访逐渐转入乒坛热门话题，庄则栋——谈出他的见解。

关于中国乒乓球尤其是男子乒乓球队霸主地位的失落原因，庄则栋不无激动地说，主要应归咎于久居胜者之位，主攻无目标，技术无创新，世界研究中国多，而中国研究世界、中国研究中国不够。我们国家是“两面攻”的故乡，但对其发展创新缺乏应有重视，甚至认为过时而要放弃，结果让别人拿“两面攻”来打我们，令人扼腕。

庄则栋认为要想研究中国乒乓球近年来是如何下来的，有必要研究一下瑞典队是如何上去的。追溯到 27 年前的 1966 年，瑞典队访华，中国出了四个队，以 36 0 打得瑞典队全军覆没，使瑞典举国哗然。他们认为，今后要

想打败中国队，必须学习、研究中国。他们分析了中国自 1952 年到 1966 年的 13 届全国男单冠军情况，发现 13 届中“两面攻”的打法就占了 7 届（王传耀 56、57、59、60 年，庄则栋 64、65、66 年），而其他打法一共才有 6 届。通过研究得出结论：要想打败中国，必须走“两面攻”的道路；同时，瑞典也学习日本的弧圈球，不但正手能拉，反手也能拉；他们还注重学习的灵活性，结合自己的特点，用横板学习“两面攻”，发展“两面攻”。结果 20 年以后，瑞典队果然战胜了中国队。

中国乒乓球是如何下来的呢？这也要先了解中国乒乓球是如何上去的。五十年代，我国乒乓球既打不过欧洲，又胜不了日本，属于“老三”。荣高棠当时指出：首先必须战胜欧洲队，然后才能战胜日本队；胜不了欧洲，那么连日本也够不着。并提出要想战胜欧洲的削球，必须培养一批削球选手，我们按这个方针做了，1959 年末就打败了欧洲。到了六十年代，日本出现了弧圈球，荣高棠又提出了“中国也要培养弧圈球选手”的要求，我们这样做了，一直保持 20 年长盛不衰。到了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我们的发展方向不太明确，而瑞典则非常明确，即在发展中打“两面攻”。而偏偏此时我们的一些教练认为“两面攻”打法过时了，甚至打“两面攻”的选手再好也不愿吸收到省队、国家队，致使中国的“两面攻”打法几近绝迹。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乒乓球尤其是男队霸主地位失落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谈起世界乒坛的发展方向，庄则栋指出：继续走向“两面攻”，不但两面能攻，而且向快速、旋转的方向发展。

著书《闯与创》自我总结叹人生

“文革”期间，庄则栋担任国家体委主任要职，1980 年，组织上结束了对他的政治审查，10 月，让他到山西乒乓球队指导训练。这期间，他完成了两件“杰作”，一是把连续 20 年在全国大赛中无名次的落后球队带出了名声：与国家队交手，一次性比赛赢了国家队 12 场球；一是在朋友钮琛的帮助下，回首往事，写出了总结自己乒乓生涯的 40 余万字的专著《闯与创》。书稿脱手后，竟无出版社敢出。一位新加坡的出版商得知消息后，愿出 20 万美金购买出版权，遭到庄则栋拒绝。国内出版部门能出版却不给出版，国外出版商要出版，自己又不想让技术流失国外，万般无奈，庄则栋只好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写信，诉说苦衷。一星期后，万里回信给庄则栋同意出版他的著作，并要国务院发文通知出版单位，《闯与创》送到哪个出版社，哪个出版社就得出。在中央领导的过问下，1985 年秋，《闯与创》终于面世。

回忆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庄则栋感慨道，过去我犯过错误，除那个时代原因外，就是自己读书不多知识贫乏。为了总结人生，提高自己，写好这本书，我系统地读了大量的哲学、历史、文学、数学、力学、体育等方面的书籍，在写中读，在读中写。书写成了，自己的综合知识和思想境界也有了一个较大的飞跃。

再结新情缘甜酸苦辣言难尽

庄则栋自 1985 年与我国著名钢琴家鲍蕙荞女士分手以后，于 1987 年 12 月 19 日和日本女士佐佐木敦子结为伉俪。

看到他们夫妇二人恩爱相随的亲密样子，我自然地把话题扯到了他俩的婚恋上。庄则栋警觉而谨慎地说，自从和前妻鲍蕙荞离婚后，不久在日本认识了佐佐木敦子，几经接触，双方都有所了解，于是便“好”上了。但申请结婚时遇到了麻烦，还是李瑞环直接向邓小平说了此事，才获批准同意。结婚后，敦子辞去了在日本的工作，加入了中国国籍，专心经营他们的“两人世界”。

记者进一步追问敦子，想套出点“有价值”的新闻，谁知他们夫妇俩早有默契，敦子只是温顺地笑笑，让庄则栋作全权“新闻发言人”，庄则栋干脆亮出“底牌”：我们的婚姻一向不对别人透露，我想在以后适当时候自己写本书作详细叙说，奉献给关心我们的人们，书名初步设想为《被邓小平批准的婚姻》，打算写成后在日本出版，因此，专有材料绝不外抛。不过，我们总的生活情况可以奉告：我们俩生活得很幸福、很和谐，平时除了工作之外，我们还一起打打球，听听音乐，有时还一起去旅游观光，浏览一下祖国的名山大川，一句话，我们过得很快乐。

面对出国潮耿耿忠心献故土

近年来，体育名星纷纷出国“扒分”，特别是乒乓球运动员更为严重，形成了国际大赛“中国人打中国人”的被动局面。记者就此征询庄则栋的看法，他说，运动技术是无国界的，但运动员是有祖国的。我国是乒乓球强国，被外国邀请的人必然要多。球星外流，这也是一种相互交流、相互提高的过程。当然人才的外流必然导致技术的流失，有时在重大的比赛中或关键的一场一局会使我们受挫于这些人之手，但这也从另一方面逼迫着我们在乒乓技术上不断创新。

谈到自己，庄则栋很干脆地说，我不打算出国，虽然有许多国家邀请我，虽然我可以沾夫人的光到日本定居，但我甘愿留在中国，在北京市少年宫，发挥自己的特长，在教球育人方面做些实事。

当问到以后还有什么打算时，庄则栋充满激情地说：一门心思只想把“两面攻”的法宝传给孩子们，希望他们能够两面开攻，八面威风，把“狼”赶走，重振中华国球之雄威！

“胡丫”纪事 ——乒乓球世界冠军胡玉兰素描

冯贵家

第一块“球拍”

胡玉兰什么时候开始对那个给她带来巨大荣誉和幸福、也使他人生的道路充满挫折和磨难的小小的乒乓球感兴趣的呢？那是她在上小学五六年级，十二三岁的时候。那时，她们小学的走廊里有一张乒乓球台，当然，那是男孩子们的“领地”，女孩儿们只能在窗口伸长脖子当“等外观众”。但是，久而久之，小胡丫和几个好动的女孩子不甘心了：我们也有两只手，我们也要打乒乓！可是，男孩子那块绿色的“领地”，她们不敢去，怎么办？她们头碰头，咬咬耳朵，“占领”了教室前面的讲台，中间用粉笔划个“球网”，用硬板夹当球拍，兴致勃勃地打将起来。

开始，还觉得好玩。打几回之后，就觉得不过瘾了：“球台”那么小，那么低，腰躬得怪疼的；“球拍”没有把儿，又没有弹性，打上去，球都不愿往前跳，真没意思。

“走，挤进去！”胡丫憋不住了，看着男孩子们那热闹的“战场”，对几个胆大一点的女同学说。

“他们……他们肯让我们……”一个女同学怯生生地小声问。

“怎么不行，男女生平等！来，我们也和他们一样，排队接拍！”

“谁是最后一个，我们也接拍！”胡丫和小伙伴头一次挤进男孩儿的“领地”，大声挑战！

几个球兴正浓的男孩子，看了看他们的“挑战者”，虽没表现出什么热情，但也未加拒绝。他们知道，那几个“小山雀”是“硬纸板级”的，连正式球拍也未摸过，构不成对他们“领地”的威胁，接就接呗，接不着球，她们出洋相，却正能显出自己的“高水平”。胡丫排在女生中的第一个，她的后面是那几个和她咬耳朵的女孩。男孩子换一个又一个，终于轮到胡丫了。但是，她们手里只有硬板夹子，没有球拍。怎么办？胡丫急中生智，返身跑回了教室。男孩们瞪大眼睛，等着看她拿回什么“秘密武器”。当他们看清胡丫手中握着的“球拍”时，不禁哄堂大笑。那是什么球拍呀？一块斑斑驳驳的黑板擦！

正规军中的“土八路”

1959年，胡丫十四岁了，和小学的几个“黑板擦”上了同一个中学，那时，刚好是容国团夺得世界冠军不久，在全国的青少年中掀起一股“乒乓热”。学校体育老师看到胡丫和几个女孩爱玩乒乓球，就把她们组织起来，每人给买了块新球拍。她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新武器”——该有多么开心啊！从此，她深深地被小小的白球迷住了。但是，她每天在学校打球，都不敢告诉家里。有时，因为打球，她回家晚了，爸爸问起，她就说在同学家玩。一个星期天，她悄悄将球拍掖进后腰里，正要往外跑，爸爸问话了：“怎么假日还出去？”“去义务劳动！”爸爸刚要深追，她一溜烟跑了……

就这样，背着家里，搞了几个月的“地下活动”，学校要她参加锦州市成年人比赛，她竟一下子得了个第三名。后来，玉兰爸爸知道了这件事，出乎意料，没有责备她，倒还淡淡地赞扬了一句“这么小的丫头，得了个成年人殿军，还不错嘛！”这就等于默认，不，等于支持啊。从此，胡丫再也不用搞“地下活动”了，她可以理直气壮地展开那理想的翅膀，飞翔了。

不久，比球台高不了多少的胡丫，又作为锦州市代表队成员，去参加辽宁省的比赛。因为她个子太小，比赛时的那些成年人左一个右一个吊她、逗她，小胡丫疲于奔命，脚不沾地左蹦右跳。哎呀，可真要感谢那些“恶作剧”的大人们，他们那一“吊”一“逗”，倒给这十四岁的孩子带来了决定命运的机遇：正在比赛场上物色苗子的辽宁队教练，觉得这女孩儿动作虽然很不规范，但挺机灵，也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比赛完了，省队教练选了一批青少年留在省里试训，别人都是经过业余体校正规训练的，只有胡丫是拿着黑板擦闯出来的。技术不好，缺乏战术意识。总共挑了八个女孩子，她老是打第八。试训结束后，她却是三个入选队员之一。有人开玩笑地说：“正规军”不要，倒收下个“土八路”！

以后，小胡丫走过的路，证明了这位伯乐的眼力，他捕捉住了一位体坛明星最初的闪光……

别出心裁的“抗议”

1960年，十五岁的胡玉兰正式进辽宁队集训。她，还是一股男孩子气，精力充沛，训练完了，爬树、上房，什么都干。星期天没事，她爬上沈阳体育宫的屋顶，写上“胡玉兰到此一游”，弄得领导和教练哭笑不得。这丫头太淘气了，实在太淘气了！别的孩子，教练的话近乎“圣旨”，她却敢与教练顶撞，有一次，因为与教练顶嘴，被罚三天停止训练。她和别的小孩不一样，不哭，不闹，她爬上树，坐在树梢上生闷气；她把饭端到屋顶，在房盖上就餐……这种别出心裁的“抗议”，招来了好多人，连领导也来过问了：

“胡丫怎么啦？”

“又给停训啦！”

“为什么？”

“顶撞教练。”

领导到队里给胡丫“说情”去了。自然，也把胡丫从房顶上请下来，抚摸着她的头，耐心教育她：当一个运动员，不能任性，要守纪律，懂礼貌……这时胡丫倒认错了，流泪了。

守球也能“痛快”

她原来打直板攻球，不久，又改打削球了。但是她好斗的性格却和她的削球打法产生了矛盾。以前，她打球喜欢干脆、痛快，狠狠攻上几板，要么胜，要么败下阵来，很少磨磨蹭蹭。可是，守球，是一种后发制人的打法，需要沉稳、耐心和韧劲。这些，胡丫都没有。刚开始打的时候，她觉得别扭极了，人家左一板，右一板，忽而长拉，忽而短吊；而自己，则穷于应付，简直是受罪。有时，削起来她就火了，冲上前去，气急败坏地胡乱攻起来……

看到这景况，教练觉得，对这个风风火火的女孩子，改变打法的工作不

能简单化，光有技术上的改变，远远不够，重要的是，思想要转过弯来。于是，耐心启发她：在乒乓台前，并不是攻球就痛快，守球就受罪，张燮林不是打守球的吗？他却使那些世界名手望而生畏，外国人形容他削过去的球，像一团火，“受罪”的并不是张燮林，而是那些攻球手。在乒乓球比赛中，重要的是你如何制服对手，先得 21 分，不在攻还是守。

胡丫一想，也对。我不能被动挨打。攻，要攻得“痛快”，守，要把对方守“死”。当然，要做到这点，关键是要有本事。从此，人们看到，胡丫不是以前的胡丫了，她不再爬树、上房，干起事来，也不再风风火火了。姑娘要在平时的小事中，培养守球运动员的心性。过去，她打攻球时，恨不得一板就拍“死”人家；现在她要磨练耐性，哪怕削上几十板，也要磨“死”对方。

就这样，时间在“消”、“磨”中度过，汗水洗刷着胡丫的火爆和浮躁。她渐渐成熟起来了。

意外的调令

三年过去了，1962 年的胡丫一晃十七岁了。

在一次东北三省加河北省的四省邀请赛中，她得了第三名；不久，在国家队到辽宁表演的两场比赛中，她打败了当时的国家队队员。

小胡的守球终于守出了信心；信心给她带来了希冀和生机。

打完比赛，国家队教练员要小胡填写一张登记表：年龄、打法、成绩……有经验的运动员都懂得，这是调往国家队的前奏。

但，命运之神扑灭了姑娘心头的第一次希望：这年，国家集训队调整，只调出，不调入！

已经从守球中磨出耐性的姑娘，没有灰心，仍是一板板、一局局、一天天地守、守……

时间又过去了一年，小胡已对调往国家队不再有什么想头了。因为她知道，填表那年，几乎是她最后一次机会了，她若再长一岁，就更不会调了。这年，小胡去上海参加全国比赛。辽宁队，属于中等水平，小胡也成绩平平。但又是一串意外的动作，引出了国家队教练的“灵感”：那时，运动员到另一场地拣球，都是把挡板移开，走过去。可这位辽宁姑娘，却一次次从档板上跳来跳去。那时的挡板是木制的，又笨又重，要是绊上，会重重的摔个嘴啃地。可这姑娘，挺勇敢，而且挺灵活……

真是出乎意料！1964 年初，胡玉兰终于接到了调到国家青年队的调令。

激动吗？姑娘当然是激动的。但，她毕竟已是个青年了，不再像以前那样感情溢于言表。姑娘把喜悦藏在心里，把思索引向更深一层：国家队，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目标和荣耀；但，有机会迈进这体育圣殿的人们，肩上也同时有沉重的担子，我，能承担得起吗？

把心扑在球台上

对于乒乓球选手来说，十九岁才进入青年队，是不多见的。胡玉兰知道，与队里的小妹妹相比，她的时间有更大的局限，因而，特别珍惜这个机会。到青年队集训的几个月，她连一次街都没去，星期天也一头扎进训练馆，把

整个身心都扑在墨绿色的球台上。

她写了一条条警句，贴在球网前：

“顶住困难的最好良方，就是毫不动摇的信心。”

“记住，守球运动员的格言是：不靠一时的冲动，要靠持久的热情。”

“急躁，与其说是性格的特点，不如说是无能的表现。”

“……………”

严格要求和刻苦磨练，使胡玉兰的技术在不断提高。

1965年，北京国际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参加的有日本、朝鲜等世界强队。胡玉兰与印尼选手马拉迪合作，获得女子双打第三名。

年底，她作为国家队成员出访欧洲，在与外国强手的交锋中，一场未输……她开始显露才华。

然而，非常不幸，十年动乱开始了。同其它事业一样，体育事业也受到严重摧残，小胡，自然也逃脱不了这厄运。

第二次改拍

1970年我国体育事业，在周恩来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下，开始恢复。作为开路先锋，我国乒乓球队将重新去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时，胡玉兰已经二十五岁了，从天真烂漫的胡丫变成了“胡阿姨”。

这时，世界乒坛，特别是欧洲的乒乓球运动，有了飞速发展，他们摒弃了原本稳削死守的传统打法，吸收了我国近台快攻和日本的弧圈球打法，形成了横拍两面攻和快攻结合弧圈的新打法。这给初步恢复训练的中国乒乓球队，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为使我国运动员适应这种新打法，领导上让胡玉兰将原来的横板防守，改为横板两面攻。

这，对于胡玉兰来说，是相当困难的。不像儿时那样，思想和性格的可塑性很大，技术尚未定型；现在，她二十五岁了，已是成年人。要改变打法，无异于“另起炉灶”。但是，为了尽快适应外国新打法，为了发展我国的乒乓球运动，她毅然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她起早贪黑，台上台下，进行艰难的探索。尽管动乱的岁月，夺去了她作为一个运动员的最佳的年龄期，体力已经开始下降，新打法又带来一个又一个新课题，但她没有退却。以前，她坚信几十板也要削“死”对手，现在她又恢复了一板就拍“死”对手的信念。她立志要在我国女队中树立一个过得硬的“欧洲对立面”，使主力队员能适应、进而越过她这个“障碍”，重登世界高峰。

攀上了高峰

1973年，胡玉兰已经二十八岁。从年龄上讲，她早已过了运动员的“最佳时期”。但由于她的毅力、刻苦，却迎来了她运动生命的“黄金时代”：这年，她作为中国乒乓球女队的主力，参加了在南斯拉夫举行的第三十二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在这些比赛中，她和队友出师不利，团体决赛，输给了南朝鲜队，胡玉兰和同伴流了两天眼泪，两天没好好吃一顿饭。但是，在领导和教练的帮助下，她很快认识到：泪水是洗刷不掉失败、耻辱的。要挺直腰板，去迎接新的战斗。她当时对教练林慧卿说：“放心，我一定把单打拿下来！”

一轮又一轮，胡玉兰淘汰了日本的横田、罗马尼亚的亚历山德鲁、瑞典的拉德贝里等名将，最后以 3 比 0 战胜了捷克斯洛伐克选手格罗福娃。继邱钟惠、林慧卿之后，成为我国第三个女子乒乓球单打世界冠军。

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经历了无数艰难和曲折，她终于攀上了自己事业的高峰。

羽白色世界中的一只“红筝”
——记我国第一个羽毛球世界冠军庾耀东

陈伟胜

能使得这种强烈，宝石般的火焰一直燃烧着，能保持这种心醉神迷的状态，这是人生的成功。

——佩特

—

这是一幢非常普通的五层楼房，但房顶 70 平方米的露台却成了孩子们编织美丽童话的“迪斯尼乐园”，这里也成为庾耀东成长的第一级台阶。性格、脾气、好胜心、自信心，还有灵敏度、速度、反应都在这里找到了培养的沃土和锻炼的“拳台”。

风和日丽，蔚蓝的晴空，虽然澄碧无限，但却缺乏实在的活力和动感，聪明的孩子们做起了风筝，扯起了银线，在这张无限的“画布”上，创造着流动的“盖世作品”，这似乎是在写诗，又似乎在谱曲。庾耀东也成了这幅集体作品中的一个小“大师”。

庾耀东是在抗美援朝的隆隆炮声中诞生的，1951 年 11 月 17 日，庾耀东的父亲为自己中年得子欣喜若狂。这位广州电木粉厂的工人颇得祖传医术之精髓，是广州荔湾区宝源路一带有名的“中医圣手”，所以人们认为庾耀东——这根庾家的独苗呱呱落地是庾父多年行善的善报。然而，谁能料到，这位能治百病的名医，在庾耀东六岁时，就被肺病夺去了生命。庾耀东与母亲成了孤儿寡母，相依为命。

庾耀东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在楼房的露台上，斗风筝使他的童心得到了极大快乐。

广州的孩子放风筝并不看重风筝的观赏价值，兴趣在于风筝的格斗技能；一般风筝有二种，一种叫“高庄”，结构十分简单，形状呈菱形，“高庄”灵活，速度快，不易控制，却富于进攻性；另一种叫“尾拉”，就是在“高庄”的尾部糊上一条长长的纸尾巴，与“高庄”相反，“尾拉”稳定，易掌握易控制。庾耀东玩风筝从来不做“尾拉”，做就必做“高庄”，他甚至嫌“高庄”不够刺激，把风筝涂成了好战、勇猛、热烈的红色。

开始，庾耀东在宽阔的“拳台”上，总是落败，但他在实战中终于练出了一手好技术。在庾耀东家对面楼房有一个水平相当高的名手，多次击落他的“战鹰”，但庾耀东从不服输，却是越战越勇。一次，他与那位敌手正斗得性起，突然，乌云漫卷，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对手见势欲鸣金收兵，庾耀东怎容对手走脱，一阵猛攻，终于击落了“敌机”。但他的“空中霸王”，也被无情的雨箭射得千疮百孔了。

逐渐，对面楼房的那个高手再也不露面了，庾耀东终于取而代之，获得了“霸主地位”。随后，他又四处征讨，与周围的风筝展开了空中大战，他一天最多曾击落三十九只风筝，自己仅掉了七只。在这之后，只要他的红色风筝一升起，四周的风筝就象在海上航行的船员见到了黑色的海盗旗一样，望风而逃，避而远之。

可能完全是巧合，在中国羽毛球运动员中的确有很多人非常喜欢玩风筝，而且往往他们的球技与“箏技”是相互争辉的，庾耀东后来终于被羽毛球运动这强大的“磁石”吸了进去，他象迷上风筝一样，很快又迷上了那只洁白的羽毛球。

二

1964年盛夏的一个雨天，庾耀东与一个同学跑到广州体育馆门前避雨。

“阿东，你看那是什么。”

庾耀东随着同伴的手指，看见墙上贴了一纸布告：

暑假到了，现拟举办暑期羽毛球训练班，欢迎有兴趣的中小學生踊跃报名参加。报名后将进行速度灵敏、耐力素质的测验。一个星期后将公布录取名单。

广州市体育馆业余体校

1964年×月×日

好动的庾耀东当即拉起同伴的手，到报名处报了名。一周后，录取通知写上了庾耀东的名字。

庾耀东当时就读的学校是广州荔湾区宝盛沙地小学，但并不是重点开展羽毛球活动的学校。所以，在1965年广州市荔湾区小学羽毛球赛上，无人注意。谁料到，庾耀东在有一百多人角逐的单打比赛中，一鸣惊人，一举打入了决赛。决赛的那天细雨濛濛，庾耀东赤脚上场了，论技术，当时那位金雁里小学的对手要胜庾耀东一筹，但庾耀东如同斗风筝一样，死死缠住对手，最后终于以2比1击败了对手，获得了他羽毛球运动生涯中的第一个冠军。

青年作家陈小奇有一首《海天情怀》是这样写的：

摘下一片白云彩，
做一个风筝飞到蓝天外，
赤足追逐在阳光下，
放牧着美丽的梦，
放牧着满天的爱；
风筝里有多少回忆，多少期待，
扯断手中线，
告别白云彩。

“扯断手中线，告别白云彩。”庾耀东赤足争魁后第四个月，被调入了广东省羽毛球队集训，从此，他真正扯断了手中线，与自己心爱的风筝告别，跨入了另一个羽白色的世界。

“触目纵横千万朵，赏心只有二三枝。”与庾耀东一起报名参加业余体校羽毛球班的中小學生当时竟有三千之多，但经过多次淘汰，能入选省队集训的仅有三人，而最后正式披上“广东”队衣的仅仅剩下庾耀东一人，他又成了胜利者。

蓝天里，那只红色的风筝正在搏击风云。

三

庾耀东与风雨有缘。与风雨中的风筝格斗；是风雨把他推进了体育馆的

大门；在风雨中，他夺得了第一个冠军……

1966年，他又遇上了一场漫卷神州大地，人为的急风暴雨——“文化大革命”。

当时年仅十五岁的庾耀东对眼前发生的一切茫然不解，这时走过来的一位持“伞”人，他领护着庾耀东，在风雨中走着自己的路，他就是从印度尼西亚回来的羽坛名将——侯加昌。

侯加昌也非常喜欢玩风筝，而且他放风筝的技术，完全可以与他的球技媲美，在这方面，他也可以当庾耀东的教练。侯加昌这次的确当了庾耀东的临时教练，但教的不是风筝技术，而是给他传授当时在世界上也是一流水平的羽毛球技术。

当时，羽毛球队基本上没有人再练球，但侯加昌带着庾耀东，还有加昌的弟弟侯宏昌一起埋头苦练，因为他太爱这片羽白色的世界了，怎可轻易放弃呢？庾耀东有幸遇到了一位名师。

庾耀东刚进省队时，身体非常瘦弱。侯加昌首先在身体素质训练上向庾耀东提出了高要求、高强度的训练，为庾耀东以后技术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接着就是一系列的羽毛球基本技术的全面训练，从接发球技术，到网前技术、后场技术，从手法训练到步法训练，尤其是步法训练，是当时广东队的看家绝技。侯加昌对庾耀东进行了系统的步法专项训练：并步跑、并步高跳、跨步、垫步、步法变速……

庾耀东的球艺与日俱增。

四

1971年，周恩来总理指示传统优秀项目要恢复，两个小球（乒乓球、羽毛球）不能丢。就这样，1972年在北京正式组建了“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支国家羽毛球队，庾耀东幸运地成为了当时男队的“八骠骑”之一。他们在北京西郊偏僻的红山口训练基地开始了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刻苦训练。

奥地利心理学家A·阿德勒曾经说过：“心理功能发展中的最大因素是兴趣。”从体校到省队，从省队到国家队，庾耀东对羽毛球运动的热爱已经在潜移默化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而正是有这种欲罢不能的不懈追求作为基础，技艺才可能腾空上升。如果把庾耀东的运动生涯比作一枚刺破青云的火箭，那么“文化大革命”期间侯加昌对他的指导和训练可以说是第一级推动器，进入国家队后，汤仙虎则又点燃了推动他前进的第二级推动器。

汤仙虎的后场扣杀，无论是落点、力量、速度都是超乎寻常，令对手防不胜防。为了使庾耀东更快掌握和领会要领，他手把手地一拍一拍地教。直到今天，庾耀东回忆起这些，仍十分动情。庾耀东是进攻型的打法，以“大力重磅扣杀”而著称，不能不说其中颇得汤仙虎后场技术、网上技术的真传。

1973年，亚洲运动会联合会通过决议，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1974年，第七届德黑兰亚运会便成了我国自“文化大革命”以来首次参加的大型比赛，也是国家羽毛球队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在羽毛球男团决赛中，我国遇上了当时的世界冠军、劲敌印尼队。自1963年7月印尼队首次访华以来，中国已与印尼进行了多次交锋，但在大型比赛中相遇，这还是首次。

男子团体决赛，庾耀东与侯加昌列在第三号位置，他们的对手是名将梁春生与洪跃龙。比赛开始，不但印尼选手未曾料到，也出乎我队预料，庾耀

东与侯加昌密切配合，一路顺风，先拔头筹。易地再战，双方争夺更加激烈，最后打到 14 平。梁、洪二将毕竟国际比赛经验丰富，关键时刻险过头关。但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庾耀东当天扁桃腺发炎，高烧达 39.5 ，一个病人在场上能打出这样的水平可以说是超极限的。最后虽然庾、侯二勇士以 1 比 2 负于对方，但也把对手的体力彻底拖垮了，后来当中国队与印尼队总盘数战成 2 比 2 时，中国队三十五岁的老将方凯祥一举击败了年仅二十四岁的梁春生，不能不说这里也有庾耀东、侯加昌的功劳。“同归于尽”——庾耀东的“风筝性格”在球场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1976 年金秋，第四届亚洲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风景优美的南方城市海德拉巴摆开战场地。

当时，印尼新秀林水镜已日趋成熟、在技术上已压倒七获全英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宝座殊荣的梁海量。庾耀东随同中国羽毛球队第一次参战亚洲锦标赛，雄心勃勃的庾耀东当时的目标是打入四强，与林水镜决一雌雄。然而，在争夺进入前八名的比赛中，庾耀东就中箭落马了，而且这支箭实在太冷了，这仅仅是一名印尼的三流选手，至今庾耀东仍不知道他的名字。0 比 2 的惨败，使庾耀东陷入了沉思。

回国后，在领导、教练、队友的帮助下，庾耀东作了深刻的反省。海德拉巴之败除了思想上轻敌麻痹、心理上适应和应变能力差之外，在技术上也有需用“针药”之患处。首先，对进攻的含义理解片面，造成打法单一；第二，网前技术不够细腻；第三，防守能力较差，久攻不下，易产生急躁情绪。带着这些缺憾，他投入了 1976 年的冬训。

五

一年之后，中国与印尼在第二届亚洲羽毛球邀请赛上再次相遇，庾耀东终于与林水镜狭路相逢了。

这次比赛，中国队除了侯加昌以外，都是新手，庾耀东、栾劲等在印尼队看来似乎不屑一顾，为此印尼报界还对中国的羽毛球水平作了一番点评。他们认为：中国队除了汤仙虎、侯加昌、方凯祥等老一辈的球员之外，其他年轻球员不值一提。更有甚者，林水镜与庾耀东比赛的当天，中午不休息，上街买东西，似乎非常“放松”。

晚上，庾耀东、林水镜面对面站在了香港伊丽沙白体育馆的球场上，林水镜斜眼瞄了瞄网后左手持拍的对手，一个轻盈优美的手势，“啪”地一声，发了一个高球，挑战开始了。0 比 2，1 比 6，2 比 8！”不愧为本届比赛的第一号种子选手，林水镜以其迅猛凌厉的攻势，迫使庾耀东节节败退。

此时，庾耀东想起了侯加昌赛前的叮嘱：

“林水镜优点突出，弱点也很突出……”

在 1976 年第四届亚洲锦标赛上，我国第一个战胜林水镜的侯加昌为庾耀东制定了“作战计划”：不与林水镜打对攻，而是多点多拍，多打对角变线，破坏林水镜的进攻节奏，在稳守中，寻机突击。

于是，庾耀东拍面一抖，马上招数大变，竟一口气追成 9 平，林水镜毕竟是一流名手，未容庾耀东反攻，又把比分拉成 12 比 9，庾耀东非常镇定，关键时刻，多次发短球抢攻，频频得手，当打到 10 比 12 时，庾耀东利用变线技术，调动林水镜，最后林水镜竟扑球不及，滚倒在地。接着，庾耀东利

用林水镜多次失误，终于反败为胜，以 15 比 12 胜了第一局。第二局，庾耀东打得主动，牵制住林水镜，以 4 比 1，7 比 3，以渴骥奔泉之势，直取“九宫”，最后以 15 比 4 的悬殊比分再胜一局，成为我国第二个击败林水镜的球员。

淘汰了林水镜之后，庾耀东又碰到了本届第五号种子，日本全国男单打冠军钱谷钦治。当时庾耀东除了打单打外，还要与侯加昌配双打，一天有时要连打三场球，体力消耗过大，所以，当庾耀东以 15 比 3 轻取一局后，第二局竟然劳累得手指抽筋，钱谷乘虚而入，以 18 比 13 追成平手。决胜局中，庾耀东抖擞虎威，咬紧牙关硬是以 9 分的优势把钱谷打落马下。最后，他又战胜了队友栾劲，夺走了第二届羽毛球邀请赛男子单打桂冠。

永不服输，顽强搏杀，这就是庾耀东的“风筝性格”。

六

1978 年 4 月举行的第三届亚洲羽毛球邀请赛，庾耀东力克羽坛另一名怪杰，来自恒河流域的印度名将普拉卡什，蝉联冠军；接着，同年 11 月份，在泰国曼谷举行的第一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上，庾耀东过关斩将，勇冠群雄，一并摘取了男单、男双（与侯加昌合作）两项王冠。

庾耀东成为了我国第一位在世界羽毛球大赛上夺得金牌的男运动员。

当时，正值邓小平同志出访泰国，在颁奖仪式上，邓小平同志亲自把金光闪闪的奖牌挂在了庾耀东的胸前，这也是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在国外亲自为我国运动员授奖。庾耀东在高高“1”号奖台上，握着邓小平同志有力的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半晌才说了一句：

“祝您身体健康。”

邓小平同志点了点头，高兴地笑了。在世界体育奖台上，他们相视而笑了。

我的羽球生涯

侯加昌

我的羽球生涯作为运动员早已结束，作为教练员还在继续着。我和那个小小的白球，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爱那个纯净洁白、欢蹦乱跳的小家伙，有人知道我的一些情况后，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在这条路上坚持走下去，可我却觉得一切都是那么自然。

—

童年时代的生活是最令人难忘的。对童年生活的回忆，永远那么甜蜜。

我的童年是在美丽的“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度过的。我的家在中爪哇三宝垄市。家的屋子四周，树木苍翠，庭院里花草艳丽，终年散发出芬芳的气息。室内宽敞而舒适。屋后有一个沙土地的羽毛球场。我父亲在工作之余，常和他的朋友们在那里打球。我和两个哥哥是最忠实的观众。

有时，父亲他们打累了，在场边稍休息一会儿，我和哥哥便欢天喜地地奔进场内，兴高采烈地模仿着父亲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一场想像中的“激战”。我们“打”得那么认真，那么激烈，又是吊球，又是扣球，活蹦乱跳，大吼大叫，俨然象一场正式的球赛。我们有时还会为了一个球的胜负而争吵不休，逗得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哈哈大笑。这时，我们便不好意思地偃旗息鼓，因为我们手里其实连球拍也没有。

也许是经常观摩和“激战”，熏陶了我和两个哥哥，我们对打球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萌发了一种强烈的愿望：长大了要当个真正的球员！

有一次，父亲和同事打球，忽然，一位同事打断了一把球拍，随手就把它扔到一边。我们看见了立刻跑去把两截拍子拾起来，如获至宝，绞尽脑汁琢磨着怎样把它接起来。父亲看我那么认真，就帮我把断面锯开，用胶水粘上，再用锌皮包紧，钉牢。虽然它比正常的球拍要短好几厘米，却是我的第一把球拍，带我走上了人生之路。

我和哥哥，同邻居的小伙伴们，常在屋后沙土球场上打羽毛球。热带的孩子们习惯整天光着脚东奔西跑，我们也同样不爱穿鞋，总光着脚打球。我的脚不止一次被沙土中的尖刺瓦砾刺破。更讨厌的是，夏天烈日把沙子晒得滚烫，光脚根本无法踩那场地。于是我们就从球场边的一口深井里汲水，泼在场地上降温，球场的温度降下来了，我们却汗流夹背了。但谁也不愿歇一歇，而是争先恐后地奔进球场。

我们对当时印尼的几个著名球星崇拜得五体投地。我最崇拜的是曾获得过世界冠军的陈友福。我在打球时，不但学他的动作，扣球时还高声呼喊他的名字。打一下午球，有时把嗓子都喊哑了。可是我心里却感到十分得意，觉得自己简直无一处不像他。

虽然没有教练，但由于我们经常练习、观看，开始掌握了一些打球要领，再加上伙伴们互相指出毛病，天长日久，我们的球艺真有些进步了。

十四岁时，我第一次参加当地球会举办的一次比赛。那一年的印尼全国女子单打冠军王凤娘，由于没有对手，只好参加男子组比赛，正巧安排和我

同组。比赛中，我一鼓作气战胜了她。最后，我打败了丙组的所有对手，获得了冠军。父亲前去观看了比赛，对我的初次胜利感到非常高兴，我当然更高兴，为此他买了一把新球拍奖励我。可是对这次比赛的成绩我并不满足。我觉得仅参加一个队的比赛不够劲，于是又参加了另一个球队。

二

1957年3月，中国羽毛球队首次到印尼进行访问比赛。当时中国队的成员有王文教、陈福寿、黄世明和施宁安四员大将，他们的到来在广大华侨心中引起极大的震动。因为在印尼，羽毛球被视为“国球”，举国上下都极为重视，水平也确实是非常高的。而今中国的球队要来比赛，这自然成了万众瞩目的大事。华侨同胞想亲眼一睹中国队的风采，而且盼望着中国队能取得胜利。

为了能看到这场球赛，我父亲四处奔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买到了全家人的球票。我们全家人天天都盼望着比赛的日子快些到来。而我更是欣喜若狂，只要一想到看球的事，就兴奋得坐立不安，其他什么事都不愿干。

比赛开始后，我瞪大眼睛，目不转睛地观看双方队员的精彩表演，一心希望中国队能胜，拼命为中国队欢呼鼓掌，加油叫好。可是，令人惋惜，比赛的结果是中国队输给了印尼中爪哇代表队。

比赛结束后，我仍然在赛场边发呆，迟迟不肯离去。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走到我身边，有位叔叔开玩笑地对我说：“怎么样？你将来能不能代表中国队打比赛？”另一位叔叔则亲切地抚摸着我的头，语气深沉地对我说：“好好学，将来看你们的！”

他们说这些话也许是为了安慰我，但句句都刺进我的心里。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就在那不眠之夜，我暗暗地下了决心：长大了，一定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当一个运动员。总有一天，我要穿上中国队的运动服，代表中国参加比赛，为中国争荣誉。

1960年3月，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终于乘上了“芝加莲加”号客轮，离开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和弟弟、妹妹，离开了亲友和朝夕相处的伙伴们，离开了我生长的第二故乡，在一望无涯的大海中，开始了回归祖国的航程。

经过七天七夜的航行，我们安全抵达了祖国的南大门——广州。一下船，我们就被送到广州华侨补习学校。学校的师生们热烈地欢迎我们新归来的同学。在欢迎的人群中，我看见了 my 三哥和几位老同学，心里又高兴又激动，全然忘记了旅途的劳累，一放下行李就和他们叙谈起来。

广州体院的训练基地之一——二沙头，是珠江中的一个小岛，四面环水，树木苍翠，环境十分优美。我新的生活就在这里开始了。

三

到1964年，我国羽毛球不仅在国际比赛中获得了可喜的成绩，技术风格也有了新的发展。在保持“快速”、“凶狠”的基础上，重点发展了“准”（准确）与“活”（多变），形成了“快、狠、准、活”的技术风格。

这年6月，刚刚第三次夺得“汤姆斯杯”的印尼队，来我国访问比赛，

首场比赛在广州进行，我代表广东队迎战印尼队。比赛中，我以悬殊的比分，再次战胜了印尼冠军翁振祥，广东队也以3比2获胜。紧接着，我又乘飞机到北京代表国家队参加比赛。尽管在飞机上我吐得很厉害，但由于有坚实的技术基础作保证，在比赛中，我和汉恂合作，仍然击败了印尼老将陈友福和乌囊，取得了男子双打的胜利。

战胜了童年时代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英雄，打败了自己曾一招一式、一个习惯动作都不时地进行模仿的印尼名将陈友福，并一举击破了他在我国全部比赛不败的纪录，这对我来说，好像肩上突然长出了雪白丰厚的双翼，在太空中任意翱翔……兴奋之情难以言传。

1964年底，由仙虎、汉恂以及颜存彩、徐权亨和我组成的中国羽毛球队，去印尼进行访问，又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在我们多次战胜印尼队的事实面前，印尼队不得不承认我们比他们强，但是又对我们说：“你们对付亚洲人，行。欧洲人身材高，力量大，技术好，你们靠快攻打他们，尤其是对丹麦人，不行！”

听到这番话，我们十分不服气，盼望着能有机会与欧洲人、与丹麦队进行一次较量，让事实来回答。

我们没有等待太久。

1965年冬，由前辈羽毛球名将王文教任教练员，由仙虎、凯祥、建成、俊盛、我以及羽坛著名女将陈玉娘、梁小牧、陈丽娟等组成的中国羽毛球队，受命远征北欧，访问丹麦。我们乘坐的大型客机，降落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国际机场上。来迎接我们的丹麦羽协官员，看来彬彬有礼，但那言谈举止，明显地表露出傲慢之情。

我国驻丹麦大使告诉我们，几天前，丹麦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曾对电视观众介绍：“据说……中国的羽毛球水平很高，但是真是假，我们谁也不知道。说句实话，对中国人究竟会不会打羽毛球，我们还很怀疑。”

听完这番话，我们谁也没有作声，心中却燃起了一团烈火。我们顾不得游览哥本哈根美丽的市容，也无心参观令人神往的海上“鱼美人”，大家一头扎进训练馆，投入了紧张的战前练兵。也许是丹麦队认为对我们不屑一顾，我们训练时，他们连看都不来看。

按原来商定的赛程，我们应先到丹麦其它城市作访问比赛，最后再回哥本哈根，由双方国家队进行正式的中、丹对抗赛。但丹麦羽协官员却突然提出要求：改变原定计划，首先进行正式的对抗赛。我队商量后，一致认为可以同意改变原计划，这样我们也可以趁体力充沛之时争取胜利。

第一天的比赛，我们全部战胜了对手，这出乎丹麦人的意料，也出乎我们的意料。这样，在第二天的决赛中，除一场女子双打由中、丹运动员对垒以外，其他四场决赛，全在中国选手之间进行。最后，我们获得五项冠军和四项亚军，赢得了对抗赛的全部胜利，打破了原来对我们“会不会打羽毛球”的怀疑，他们大大地吃了一惊。

由于中国队多次战胜素有“羽球王国”之称的印度尼西亚队和世界羽球强国丹麦队，又多次在国际比赛中取得重大胜利，世界羽坛一致公认，中国羽毛球队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称誉我们为“无冕之王”，并说：“凡是中國没有参加的比赛，任何一个冠军都是不实在的。”确实，中国羽毛球队的水平已经进入了自己的全盛时期。

在这些年中，由于仙虎和我始终作为主力队员，参加国内、国际比赛，

并多次获得突出的成绩，人们把这一时期，赞誉为“汤侯时期”。我觉得，如果说“汤侯时期”，倒不如说，这是中国羽毛球运动的黄金时期。

正当中国羽毛球队扬起风帆，劈风斩浪，向着胜利的彼岸激流勇进的时候，“文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在这一段漫长的时间里，我们不得不停止训练和比赛，而且被下放到了农村。

四

1972年1月，从中央传来一大喜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正式成立国家羽毛球集训队。当我接到正式通知，要到北京去报到时，真是欣喜若狂，匆匆地整理好行装，就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参加集训队的我和仙虎当时已三十岁了，而另一位入选的队员吴俊盛已三十六岁，对运动员来说，这已经“垂垂老矣”了。可是，我们决心很大，信心很足，都表示要从零开始，重振军威，打出成绩，来报答中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关怀、信任。

1972年建队以后，我们迎战了包括全英锦标赛冠军在内的马来西亚队，并且出访了丹麦、英国，参加了香港的国际邀请赛。在这些比赛中，我们所向无敌，全部获得了胜利。不过，专程赶到丹麦观看我们比赛的印尼羽协主席，对我们的水平并不以为然，他在答记者问时说：“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同中国队比赛，并战胜他们。”

听了这话，我们当然不服气，真想与印尼队一决雌雄。而且，好多东南亚国家，一直想促成印尼与中国进行一次比赛。经过他们紧张的磋商与筹划，1974年，终于在泰国首都曼谷，进行了一场世界瞩目的羽球大战。中国队一举击败了印尼队，使印尼羽毛球界一片哗然，印尼羽协主席也默不作声了。

曼谷之战不久，我们又在伊朗德黑兰举行的第七届亚运会上，与印尼队相逢了。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印尼队没有派主将梁海量出阵，而由梁春生、奴浓、林水镜、纪明发、瓦尤迪和张鑫源等名将参战。我们和印尼队举行正式比赛，这还是第一次，所以，大家决定全力以赴，夺取胜利。

经过激烈的搏斗，在男子团体赛中，我们胜了三场单打（仙虎、凯祥和我都各以2比0战胜林水镜、梁春生和奴浓）。印尼赢了两场双打（梁春生和瓦尤迪以2比1胜庾耀东和我，纪明发和张鑫源以2比1胜仙虎和天祥）。结果，我们以3比2，击败印尼队，捧到了冠军奖杯。

以玉娘为主将的我国女队，也不负众望，一举夺得女子团体金牌。我和玉娘还分别赢得男单和女单的冠军，另外，我还荣获女双冠军。

在总共七个项目中，中国队独得五项冠军。这一辉煌战果，使印尼队大为震惊，也赢得了国际羽坛的热情赞誉。但是，当时我们已经看出，林水镜将来是一个“危险”人物。不出所料，两年之后，他即成为世界羽坛的新星。

1974年后期，我自觉身体素质有所下降，对球的反应不那么敏锐，训练之后，体力的恢复也变得缓慢了。但是那时在比赛中，还没有人能战胜我，我的水平还是保持第一流的。为了国家的荣誉，我还得继续当运动员，还得训练，还得参加比赛，还不能退出球场。于是，我开始咬着牙，默默地向自己的身体，向自然规律，进行艰难而必要的抗争。

1976年2月，仙虎和我带领年轻队员林诗铨和栾劲，参加了在泰国举行的第一届亚洲羽毛球邀请赛。这次比赛的结果，就不仅是使我们“不安”，

而是使我们深感痛心了。

由于赛前一个月，我的小腿肌肉拉伤，经过一星期治疗才恢复训练，但刚一练，又一次拉伤，直到临出发前，还只能勉强跑跑步，体力完全上不去。而仙虎又在出发前一星期患了感冒，到比赛开始时，尚未完全病愈。仙虎在半决赛与印尼选手苏米拉对阵时，由于体力不足而失利。接着在决赛时，我又因体力不足，以1比2失败。我们第一次败在印尼队手下。

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比赛打输球。我要保持不败记录的愿望“破产”了。回来后，我们仍然进行着艰苦的训练，连在地震的日子里，也没停歇过。脚上不知磨了多少泡，身上不知淌出了多少汗水。

1976年10月的第四届亚洲锦标赛，我和仙虎未参加团体赛，而由方凯祥带领新手栾劲出阵。结果团体赛我队又2比3输了。单打比赛我和仙虎打得不错，我们都进入了前四名。半决赛时，他未顶住林水镜的攻势，决赛时，我与林水镜相逢。林水镜那时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体力充沛，攻势凌厉，又连挫多员骁将，士气正旺，志在夺魁。舆论也都认为林水镜占有优势，他夺标呼声的确很高。我自己认为，论实力，我不如他，跟他硬拼肯定不行，只有从战术上想办法取得优势。我发现林水镜的下手技术较差，失误率高，不耐多拍。我决定尽量跟他打多拍，同时，尽力把球向下压，不让他发动攻势，然后，再伺机进攻。

战幕在紧张的气氛中拉开，座无虚席，观众的掌声叫声，如潮似水，此起彼伏。各国教练员、运动员，也遍布四座，聚精会神，拭目观战。场内，比分交替上升，杀得难解难分。第一局打到14比14，加分后，他先声夺人，拿下2分。紧接着，趁我打了个高球，他跃起扣杀，我努力抢救，未能接到。眼看球将落地，不料这球却落在了界外。我夺回了发球权，一鼓作气，连得3分，反以17比16拿下了第一局。

我很了解林水镜，他打球，如第一局失利，往往方寸大乱，节节败退。刚才他丢了第一局，锐气受挫，在第二局中，肯定会受影响，而且，第一局他拼命猛攻，打到加分，体力消耗很大，这也会影响他的攻击力。这样，打第二局时，我心里很有底，还是照原定方案打。最后，我以15比9赢得了第二局。

我以2比0战胜林水镜，获男子单打冠军。这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胜利。这场球，是我羽球生涯中打的最后一场单打比赛。队友们都向我表示了最热烈的祝贺。能够在单打中击败印尼主将，也使我们由于团体赛失利而受到损伤的心，稍稍得到了一点慰藉。

回国以后，我和仙虎都不再打单打了，我们分别接受了帮、带新手庾耀东和林诗铨的任务。

五

1979年春天，我接到家中来信，说父母亲非常想念我们，已到香港，要我们全家去那儿团聚。我立刻请了假，和爱人明珠及四岁的小女儿育新一起，直奔澳门。由于我们的签证是到澳门的，从澳门到香港还需另办手续，我们只得住在弟弟家中。多年不见父母，我也万分思念他们，打了个长途电话给父母。在电话中，我感觉父亲可能由于激动，说话声音有些嘶哑，可我万万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次听到父亲的声音。

还未得到去香港的签证，突然接到母亲加急电报，说父亲病危，要我们尽快去香港，我们忧心如焚。好不容易赶到香港，父亲却因患脑溢血已昏迷不醒。

父亲最终没能再睁眼见我一面就溘然长逝了，我们全家悲痛万分。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当时在港的亲友们，却劝我不要再回内地，趁这次全家到港的机会，留在已经半瘫多年的母亲身边。我和明珠虽然都热爱年迈多病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但想到我俩以前说过的话，想到我们要为祖国的体育事业和教育事业培育新人的誓言，我们终于婉言谢绝了大家的好意，尽力安慰母亲并取得了她的谅解，如期返回北京。

第四届全运会后，在我三十七岁时，结束了我羽毛球运动员的生涯。

作为运动员，我的羽毛球生涯已经结束，然而，作为教练员，我的羽球生涯还在继续，还要继续……

“胜负师”聂卫平传奇

沈果孙

打克郎棋，别人用小头，他用大头

宽敞而昏暗的楼道拐角上，新添了一盘克郎棋，四个人打，六七个人看。

如今轮到他了，他拿起杆来，用大头对准了打子。别人打克郎棋用小头，他却用大头，而且还要憋足了全身劲。

一杆打出，“哗啦，哗啦”一阵，红的，绿的，黄的，带着木纹的打子，一古脑儿钻到盘角的洞里去了，木盘不住地摇晃，人们一阵哄笑，夹杂着喊声“不算，不算，都是杆儿捅下去的。”

“罚他停一次。”

“开除资格！”

他什么也没有听进去，脸红了，一直红到耳根。但是他不恼，牢牢地握着克郎棋杆。

人们重新放好克郎棋：“下不为例，不许杆碰子，不许用大头，不许用手摇晃。”他呆呆地望着克郎棋盘。他也曾用小头打过，一连两枪，打子都往旁边一滑，滑出二三寸，懊丧地停在盘上。他想声明自己没有存心晃悠棋盘，一枪打出去，人都快倒了，我聂卫平不耍赖，耍赖算什么？

然而他还是忍住了，声明无异于求饶，他不干。他不爱用嘴皮子说话，爱用事实。等着吧，三天以后……

午睡的铃声响了，人们快快离去，老实地躺在床上。走廊里却仍然传来一声声打子撞击木盘的声音。

突然，有人大喝一声：“谁这样不自觉！”这显然不是棋队的人，因为此刻时值1981年，聂卫平已经是蝉联四届的全国冠军，“聂旋风”也早已扫过了日本，聂卫平早已是中外闻名的大名人了。在棋队里，大家一起玩的时候，人们尽管哄笑他，可是，谁也不会对他这样一本正经地申斥。

楼道里传来拖动木盘的声音，关门的声音，隐隐约约的打子的声音……

聂卫平仍然没有恼，没有服输，来了个不屈不挠。

三十年的人生，告诉这位棋坛霸主：要赢，就得这样不屈不挠。而赢，又是他这些年来唯一的嗜好。下棋要赢，打牌要赢，打克郎棋焉能不赢！

为了赢，他可以放弃午睡，放弃美餐；赢不了，他食不甘味，夜不能寐。

第二天的中午，几个最先吃完午饭的人，象100米赛跑那样，冲刺上楼，可是远远传来的打子声音使他们顿觉气馁。不错，盘边早有四个打了，其中三位见到来了“生力军”，急忙起身告辞，原来他们都还未吃午饭。唯独一个人不肯离去，人们一再提醒他：“饭凉了”，“食堂关门了”。他总是以不变应万变：“打完这一盘，打完这一盘。”

他终于一滑数步，如箭一般离去，匆忙中抛过一句话来：“卡桑（华君），替我打几杆，等着我！”

人们向他的背影投去各色各样的眼神：钦佩、同情……三分笑意，七分怜悯……

然而，这些他都看不见了，在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卡桑千万别输，千万别被人赶下台去，嗯，不要紧，华以刚是一把好手！”

他甚至希望食堂真的已经关门，这样便能跑回来接下去再打。一顿饭算

得了什么呢？赢的滋味比茅台酒更浓烈，他从小就是喝着这种“天国里的美酒”成长的。

十岁的哥哥下不过八岁的弟弟世界上有一种人，叫做“幸运儿”，他们的成功，往往使落魄者羡慕；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叫做“神童”，他们的才华，往往被爱才者传颂。

聂卫平在中日擂台赛中，力挽狂澜地砸开“双保险”，悬崖搏斗，战胜“老棋圣”，这些早已成为美谈，传扬出去了。他的成功，自然也被许多人羡慕。然而，他既非“幸运儿”，也不是“神童”。

因为每当他举起“赢”——这杯“美酒”的时刻，在这之先，他流下的汗水足以注满三个这样的杯子。说“汗水”是不确切的，世界上会流汗的人不在少数！如果“劳思”可以用车载斗量，如果你也曾为“追求”度过许多个不眠之夜，那么，无需笔者再在这里遣词造句，合上你的眼睛，“聂卫平”就会站在你的面前。

你看，有两个“小不点儿”纹枰对坐，那个小一点的，两只明澈的眼睛骨碌碌地一转，“啪”地一声，下了一颗子，那个大一点的，呆呆的望望棋盘，脸一点点地红起来了……

十岁的哥哥，下不过八岁的弟弟？

哥哥叫“卫平”，弟弟叫“继波”。1961年，他们的家长响应陈毅副总理提出下围棋的号召，让两兄弟同时向外祖父学棋。他们管外祖父叫老爷，老爷的棋艺不高，对小外孙却十分严厉，稍有不端，屈起指节叩小脑袋的声音，就象棋子击在棋盘上一样清脆。卫平见老爷真是怕极了，临枰对坐，他总是紧紧盯着棋盘。天底下的事情就有这么怪，他目不转睛，心无旁骛，全力以赴，仍然下不过他的弟弟。

在南池子飞龙桥独门独院的宅邸，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高墙下低矮的棋室，上述的情景反反复复，出现了一幕又一幕……

孩子们总是好胜的，那幼小的心灵，能不能经受失败的苦痛？

幸而，对面换成了一个比自己还大的孩子。右上角仍然是老爷传授的“双飞燕”；左下角仍然是张福田老师新传的“点三三”，这回却灵了，下得心应手。他不觉怀着胜利的喜悦偷偷地左右顾盼；他开始明白，自己所下的功夫没有白费，自己的强敌只有弟弟一个。继续努力下去，总会有一天……

然而，盼来的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1962年8月，北京市儿童比赛，八岁的弟弟夺得了冠军。接踵而来的是：电视台拍摄电视；人民日报刊出长篇特写《八岁小将占鳌头》。

小卫平傻了。他反反复复自问：“我真不如弟弟聪明么？”“是我用功不够么？”

“不如弟弟聪明”，这是可以从大人们的眼神里看出来的，他看到了，但不能承认。“不用功么”，那好办，从今天起加倍努力。

事隔二十多年，当时的情景，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聂卫平不爱说“套话”，更不像有些人爱说的那样——“我真为弟弟高兴”，而是爽快地告诉笔者：“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从此下棋特别用功！”是的，在家里他们情同手足（直到如今，凡有好差使，卫平总忘不了他的弟弟）；可是，在棋盘上，他们确实确实是天敌，你赢与我赢，决不能互相替代。

兄弟之争始终激烈。前此不久，聂卫平打过一个小小的胜仗。陈毅副总理在北京体育馆南楼接见在京优秀棋手，卫平的父亲带着两兄弟也来了。聂继波和陈毅副总理下，输了；聂卫平和李立三下，赢了，这使卫平极为得意。接着卫平和陈副总理下，桌上摆着汽水，他高兴得喝了一瓶又一瓶，父亲一个劲地朝他瞪眼。在家里，他怕父亲极了，可此刻，他两眼紧盯着棋盘，父亲的眼神他一点都没有看到。回到家里，受到了一顿严厉的申斥，可是他仍然觉得高兴。

这高兴，未能保持多久。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八岁小将占鳌头》一文的日期是1962年8月25日，连同标题是哪几个字，聂卫平至今记得，只怕今生今世再不会忘记。

日本棋坛有位大名人叫坂田荣男，他继吴清源而起，称霸棋坛二十年，曾在一年之中，囊括七种大比赛的桂冠，被称为“七冠王”，至今他所得桂冠，有六十余项，是全日本获冠最多的人。究其获冠原因，是在争胜负上有着非凡的本领，故而又称“胜负师”。他在他的自传《胜负师的霸业》一书中，回忆他的少年时代时说到，“那时父亲常让我下赌博棋，父亲虽然不告诉我，但我从他们的神情中可以察觉，赌注不在少数，为了不让父亲输钱，我就拼死地下。”下棋赌博，在日本名声极坏，可是成名后的坂田荣男仍然坦然地说道：“由于那时的拼命用功，不肯输棋，对我日后成为‘胜负师’起了很大的作用。”

如今的聂卫平，在尽心竭力的“兄弟之争”的悲欢哀乐中，一点点养成争胜负的习惯，开始走上“胜负师”之路。

这里，是他的“领地”

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告别宴会，聂卫平应邀出席，他与胡絮青同席，在这一桌上，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聂卫平和长者在一起，觉得有些拘束，他看到童玲的一桌上尚有空座，于是移了过去。见到有人入席，大家站起身来，作一番介绍：

“这是聂卫平，围棋国手！”

“这是×××，东方歌舞团导演。”

“……”

“这是李秀明。”

人们觉得不必再介绍职务，聂卫平愣一愣，终于忍不住问道：“李秀明同志，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李秀明傻了，人们掩口而笑。在上一年，李秀明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孔雀公主”的大幅广告，布满大街小巷。

聂卫平不知道李秀明，他并不以为这有什么可笑，事后，他将这件事原原本本讲给棋友们听。无独有偶，他竟找到了一位“知己”——马晓春接口道：“李秀明是谁啊？”

不错，“不知道李秀明”这样的笑话，对聂卫平来说，绝比不上打输一盘克郎棋那样难过。

不过，切莫以为聂卫平万事随和，如果你在评论他的棋的时候用词不当，他甚至会一本正经地提出抗议。因为“棋”是他的事业，是他废寝忘食耕耘捍卫的“领地”。

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都会有一块神圣的“领地”，在这“领地”里的一棵草，可以比得上森林里的一棵树。

1971年夏天，黑龙江山河农场×分场里，数千人人头攒动，窃窃私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开会时间已到，可是讲用人还未到来，主办人急得满头大汗，挂电话四外寻找，可是讲用人犹如石沉大海，踪迹全无。讲用人是谁？“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聂卫平。

10分钟、20分钟，……1个小时过去了。主办人勃然大怒：“这还能教育得好么！”“看老子给你好果子吃！”“散会！”

此时此刻的聂卫平正在白城车站月台上徜徉，他焦急地等待着下一趟南下的列车，以便溜上去，“蹭”到北京，他是在前一趟车上被赶下来的，他没有钱，买不起车票。而北京，有一件许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事情等着他呢。

前几天，接到弟弟来信，说有个日本围棋代表团要来。聂卫平度过了两个不眠之夜，觉得请假无望，只有溜。

“溜”，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聂卫平十分清楚。他想起两年前在锣鼓声中，欲泣无声，来到这块一望无际的土地，第一件事情就是收割大豆，每人3000米。聂卫平想别人能，自己也能。可是第一天下来900米，第二天下来800米，手臂再也抬不起来了。他有先天性心脏病，在学校里免修体育课。他以此为理由去找连长。连长惊讶道：“什么？要照顾？”

在这里，没有“照顾”这个词汇，聂卫平得到的第一次“再教育”是：“去，填个病假条，停发工资！”

父母都还没有“解放”，他只有独自在这里“挣扎”。一技之长的围棋，更是无人理解，他只有劳动之余，回到宿舍悄悄地打开一本棋谱，默默地阅读。

两年的“挣扎”终于得到场领导的“抬举”，聂卫平由落后的典型，一举成为“活学活用”的积极分子。这意味着什么？聂卫平当然清楚，可是，就在这节骨眼上，弟弟来了个召唤。

溜上一辆开来的列车，又被赶下来，再溜上一辆，聂卫平终于向着理想的目标奔去。

然而，到了北京，他傻了，日本的代表并没有来。不能说消息完全不确，来的只是日本业余围棋界元老安永一先生，而且已经匆匆去了苏州。

惊愕中的聂卫平并没有恼丧，他当机立断，去寻找在第三通用机械厂当工人的陈祖德、吴淞笙等人下棋。

聂卫平终于又回到了山河农场，等待着他的“好果子”是什么？手铐！他被扔进了“学习班”。

他悔恨么？不悔恨！只是愤怒。在愤怒之余，他认准了自己面前的路只有一条——下棋。在人生的“大起大落”中，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节骨眼上，一定要牢牢抓住。人生中大输大赢的机会是多的。

机会，终于又来到了他的面前。上次溜回北京，他没有全输，他当机立断去“三通用”，和高手们下的几局棋，给高手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1972年底，围棋队恢复集训，他榜上有名。他再次当机立断，脚底抹油。

1973年，坂田荣男十段率领日本围棋代表团来访。7月24日，在北京第一场比赛，聂卫平有幸上场，迎战日本业余高手西村修。他要紧紧地把握住这个机会。在内部比赛中，他的战绩已经名列前茅。实力当在西村修之上，这局棋无论如何要赢来。他每下一子，慎之又慎，握着棋子的手都在颤抖，

然而，结果又是中盘败。7月31日，在郑州第四场比赛，他迎战日本八段石井邦生，结果又输了五子。

在这争胜负中，自己还缺少点什么呢？他陷入了苦思。

“弃”还是“取”

下围棋，有“弃”也有“取”，要成为高手，就得明于“弃取”。对于那些无用的残子，就得毫不吝惜地弃掉，对于那些位居要津的“棋筋”必须牢牢保住。

不是有句名言叫做：“精华已竭多堪弃，劳逸攸关少亦图”么？

在人生的道路上，在整个社会中，同样有着“弃”和“取”。

当聂卫平被铐上双手，扔到“学习班”里的时候，农场里的领导决定“舍弃”他了。这一点，他十分清楚。然而，在这二十年的人生中，又有多少人舍不得舍弃他，热望他成才！陈毅副总理是一个，还有李立三同志，金明同志……不提这些领导人，自己还有那么多老师。那位教会自己“弃子战术”的棋坛前辈过惕生老师便是最明显的一个。

思绪又将聂卫平带到童年。

座落在什刹海南沿的北京棋艺研究社幽雅的院落里，聂卫平正在对弈，他局势不利，正在苦想，许久许久，终于下了一子。突然有一只柔软的大手，两个指头捻着他的耳垂，一口浓重的徽州口音说：“国手、国手！”

聂卫平不解地回过头去，旁边有个“翻译”道：“过先生称赞你是国手。”聂卫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十岁的孩子下不过自己的弟弟，而有人夸他是国手。

聂卫平浑身颤抖，接着一股热流流遍了全身。确实，“国手”这个头衔，他也曾梦想过。

这人是过惕生先生，不久前刚取得全国冠军，他才是真正的国手。

如今，大小“国手”，相对而坐，过先生已经搬到了聂卫平家居住。过先生让卫平五子，卫平施出了浑身解数，截获一段白子，接着又“打劫”缴了几个。过先生不慌不忙地东走一手，西走一手。官子收完了，一数子，白棋赢了，过先生笑笑道：“一起丢，丢了就赢了。”聂卫平开始意识到了高手的弃子战术。

卫平着迷了，放学回家，一头钻进过先生的屋子。过先生家的饭菜极为简单，晚上是稀粥加咸菜，咸菜上滴几滴香油，聂卫平吃起来觉得分外可口。

从此，自家的屋子里见不到聂卫平的身影，一回，二回，母亲终于恼了。母亲大声呼喊：“卫平，快回来，再不回来，要你去姓过了！”卫平明白，母亲并非真要“弃子”，母亲盼望他念个大学，弃了棋。

不过“弃”和“取”，各人有各人的一套技巧。张福田老师采用了另外一种方法：有一次，他走到训练室门口，见到聂卫平正在翻他的书包，他不声不响，躲在一边观看，只见小卫平在书包里找出一本棋谱来，独自观看，其余的东西秋毫未犯。张老师放下了惴惴之心。认定了这十岁的孩子日后必定成才，从此之后，对他的辅导格外多些。

几年的时间一晃而过，在“史无前例”之中，聂卫平也走了一段弯路。他出身高干家庭，不久就学会了打人和抄家，接着自己的家被抄，含着屈辱和悲愤，自暴自弃，在社会上东闯西荡，从此聂卫平的名声不那么好听。当

1971年卫平从农场溜回来，去找高手们的时候，确实怀着忐忑之心，然而，高手们并没有弃他而去，他们取了聂卫平人才难得的好处，跟他一连下了许多盘棋。

许许多多的老师都是弃取有度。在棋盘上弃取更有深奥的学问。

1973年的聂卫平已经是高手了，这些“弃”“取”之理，不需要别人来指点，需要自己来领悟。

在思索中，聂卫平终于明白，要把握关键时刻，不能单靠不想输这股劲头，你越不想输，相反越要输。要不输，就得靠切切实实的办法。这些办法，自己早就会，只在于临场的运用。

聂卫平明于“弃取”了。他在自己的身上弃了些什么？取了些什么？可以不必多说，我们看到，在一年之后，日本宫本直毅九段率团来访，一连六场，所向无敌，在最后一场的关键时刻，聂卫平上阵，轻轻松松地战胜了宫本直毅。

接着，我们又可以看到，曾经有人透露：在围棋队对聂卫平最看不上眼的孔祥明，渐渐地向聂卫平靠拢。直至最后，决心舍弃自己的事业，去辅助聂卫平成功。

面对着大胜负

时间又过去了十年。

聂卫平获得了六次全国冠军。1976年“聂旋风”扫过日本，以六胜一负的战绩震撼日本棋坛。成为我国名副其实的“第一高手”。

聂卫平把握住了一个一个争胜负的关口。为了取得这些胜利，他舍弃了许许多多。他和孔祥明的结婚佳期是1980年3月15日。3月15日是个什么样的节日呢？这只因为3月中旬没有比赛。

聂卫平和孔祥明结婚以后，仍住在南池子飞龙桥父母的家里。他想要一套住房，可是没有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上面已经许可，让他去找具体经办人。聂卫平挂去一个电话，在家静候“佳音”。他也曾想到这样多半不管用，应该去“拜拜门子”，可是他抽不出时间。

他确实很忙，电影院里，看不到他的影子；电视机旁，很少有他的身影。他不爱电影，不爱小说，因为那里不分胜负。

他也不爱开会，一坐下来，议而不决，就头疼。他不想成为“十全十美的英雄”；他自知自己并非天国里的神，而是普普通通的人，除了争胜负，他有许许多多不如别人之处。他需要舍弃，只有舍弃，才能保住这个在关键时刻把握得住的胜负师。聂卫平非常清醒，他明白自己的价值就在于此。

他确是“胜负师”，凡能争胜负的，他都爱。他爱各种各样的棋，爱打各种各样的牌。“三家洗”原来是六人打的，他可以拉个对手，两个人打，看完牌就阖上，大家凭默记。实在急了的时候，一个人也能打，左手和右手。

如今他又面对着大胜负。

1984年10月，中日围棋擂台赛揭开战幕。聂卫平是中方擂主。擂主！身分不同了，已非少时的匹马单枪。要带领七位高手，纹枰交阵，异国交兵，无疑需要他舍弃的更多。

1985年1、2月间，《围棋月刊》主办的“精英赛”在上海举行，聂卫

平很快就被淘汰下来。熟知聂卫平的人说，他从来没有输得这样痛痛快快过。是“精英赛”太小，他不放在眼里么？不会的，在1984年一年里，他失去了全国冠军、国手赛冠军、新体育杯赛冠军，如今是“无冕之王”。

在这些年中，聂卫平服输的事情只有两次，“精英赛”是一次，还有一次是在十多年前，和黄德勋比吃饺子，一口一个，“94”、“95”，两人都要从喉咙口吐出来了。“96”！黄德勋一咬牙，连吞两个，聂卫平“认”了。从此以后，聂卫平添了一个克星，一连几年的大比赛，聂卫平遇到了黄德勋就输，什么样的有利形势，总是输了为止……

“输”对于聂卫平有说不尽的痛苦。然而，在聂卫平耳边时常有这样一个温柔的声音：“小聂，陈老总的遗愿要由你来实现，切莫再留给下一代棋手？”这是“贤内助”孔祥明的声音。

2月6日，聂卫平全神贯注地紧盯着棋枰，他决不愿意再输这局棋，这盘的分量格外沉重。不，这不是他在对弈，这是中日围棋擂台赛第五场，江铸久对片冈聪。

中午封盘时分，众高手都觉得江铸久败局已定，纷纷离去。聂卫平草草吃过午饭，重又坐在棋枰前，他摸索着一个方案又一个方案，终于找出对策，他轻轻舒了一口气，又担心起江铸久能不能想到这个变化。

江铸久同样具备“胜负师”的素质，他找到的钥匙正和聂卫平的出于一个模子，最终，江铸久赢了，两人相视而笑。

擂台赛的胜利已被广泛传颂，江铸久的五连胜和聂卫平砸开双保险，战胜老棋圣，前前后后的情节，读者见到的也许比笔者还多。在此不再赘述，用这省下来的时间，不如让我们共同于一杯，祝愿“胜负师”在今年的比赛中再显身手！

举坛俊杰吴数德

国荣洲

十万大山的广西，人杰地灵，在历史的长河里，涌现过几多风流人物！邕江穿流而过的南宁，美丽富足，给我国的体坛，输送了几多精英名将！在举重台上，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的功臣吴数德，就是从这里走来的。噢，对了，更为荣耀的是，他还摘取了奥林匹克这个“体育王国”的举重“王冠”。

“伯乐”的固执

机遇，这个东西神秘奥妙。“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1973年，在南宁二中读书的吴数德，已经是个中学生了，还是那么不安分，连横过马路都想着玩，来往车辆全不顾，更不用说走人行横道了。一辆公共汽车在闹市区正常行驶，突然间车前窜出一个小孩子，像拧过一股旋风，没等司机反应过来，一眨眼工夫，那孩子已经站到边道上去了，安然无恙。

这个小冒失鬼，招来了车上众多乘客的白眼和司机的恼怒。可也引起了一位乘客吃惊的赞叹：“……反应灵敏，爆发力强，体型好，是举重的好材料……”车一到站，这位乘客便匆匆下车，返身跑回，急着去追寻那块“昆玉璞玉”。然而映入眼帘的，只有车水马龙，人头攒动……

这位乘客叫严锡嵩，本是我国早期的举重运动员、运动健将，曾在广西举重队执教，这时，正在少体校培养举重新苗。他不愧是相术高明的伯乐，就在汽车紧急刹车的瞬间，只扫了那么一眼，仅仅一眼，不知是直觉还是灵感，严锡嵩便认定这个小冒失鬼是举重台上的“千里马”。他下了几个月的工夫，到这一带“搜索”，日复一日，鞋底磨薄了，眼前依然是人海茫茫。

事情竟有这般凑巧。心灰意懒的“伯乐”，这天到一位当医生的朋友家作客，一进门儿，只见那个瘦瘦的大眼睛的机灵鬼儿，正蹲在一块石头上发呆，“就是他！就是他！”严锡嵩如获至宝，狂喜地三步并作两步，上去就抓住了吴数德。来医生家玩的吴数德，还蒙在鼓里，千里马对伯乐的劳顿奔波和良苦用心，全然不知不觉。可是，从此伯乐把千里马引到了可驰骋的天地。

“让弟子（吴数德的小名）练举重，能行？”面对找上门来的严锡嵩教练，吴数德的父亲举棋不定。

难啊，吴家上下七口，只靠做木匠的父亲和做临时工的母亲那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吴数德上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都是张口要吃饭的呀，常年不见荤腥的饭食，使得弟子长得小小瘦瘦，小伙伴们不无嘲讽地戏称他为“瘦骨孙”。那单薄的身子能举重？况且，举重体力消耗大，还得花钱买营养呢，本来家里经济就够拮据的了……

“你是木匠，懂得好的木材才可以做栋梁，差的只能做下脚料，你家弟子可是栋梁之材。”严锡嵩举重的功夫不浅，识人的功夫尤深，嘴皮子上也颇有两下子，几句情辞恳切的话，打动了吴数德的父亲，征得了家庭的支持。

至于吴数德本人，一听说让他进少体校，踢球打弹那好玩的场面顿时一个个飞上心幕，早就乐意去了。尤其是“少体校”那运动服，可是向小伙伴

们炫耀的资本呢。

真的进了少体校举重班，吴数德傻眼了，一天到晚是举起、放下，再举起、再放下，没完没了的老一套，可枯燥死了，又累又没意思。尤其是举重班不发运动服，更打消了吴数德一大半的兴致。没有练多少日子，他便脚底下抹油——溜了。

严锡嵩教练找上门来，劝说吴数德不要半途而废，支持下去，有希望成为运动健将。运动健将？吴数德动心了，又回到那单调乏味的杠铃前，依然日复一日地抓举、挺举、蹲起、宽上拉、窄上拉……毫无热情地与冷冰冰的铁家伙打交道。

过了一些日子，吴数德又腻烦了，再次逃回家去。还是严锡嵩教练，追到吴家好说歹说，硬是把吴数德拉回了举重班。

两三年后，为参加地区的比赛选派代表，领导没看上瘦小干巴的吴数德，挫伤了小家伙的自尊心，他第三次逃回家去。又是严锡嵩教练来到吴家，百般劝说、鼓励，让吴数德第三次回到了少体校。

多么固执的严锡嵩！

有人称此为“严锡嵩‘三顾吴庐’”，为祖国请出了世界冠军；吴数德自己却说：“回想起这一段经历，实在惭愧，要不是严教练苦口婆心地开导我，多方面地关心我，我早就跟举重脱离关系了，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我真是从心底里感激严锡嵩教练。”

中国举坛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1

1979年10月，希腊萨沃尼卡。在第三十三届世界举重锦标赛上，52公斤级的角逐，紧张得扣人心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竞争对手有两个，一个是苏联的沃罗宁，他是上届奥运会金牌获得者、世界锦标赛中52公斤级抓举冠军独霸多年，还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另一个是中国小将吴数德，是青年世界纪录保持者。第一次试举102.5公斤，沃罗宁成功了，吴数德却失败了。中国小将显然有些气恼，平时他能顺顺当当地举起112.5公斤呢！虽然降体重，也不能少举10公斤哪！于是，他急乎乎地站起来，第二把要了107.5公斤！这一举动，招来了观众不少的嘘笑声。一个外国记者耸耸肩摊摊手说：“这个疲惫不堪的中国人，简直是异想天开。”

中国小将出场了，他步子稳健，信心十足。在一片赞叹声中，吴数德把107.5公斤的杠铃居然稳稳地举过头顶，获得了成功。希腊的一位记者叹服地说：“他象古希腊天与地之子，巨人阿尔库俄纽斯，双脚一着地，就会生出千钧神力！”

最后比赛结果，吴数德和沃罗宁举起的都是110公斤。举重规则规定，成绩相等时，伯仲之分，就看赛前的体重了，轻者得金牌，重者得银牌。如果赛前体重也相等，那么，只能赛后再重新称一下体重，来决定名次。

吴数德和沃罗宁，在比赛前两小时运动员称体重时，他俩同是51.90公斤。这数字，经验丰富的黄强辉教练盯在眼里。同时，称体重后的沃罗宁，面对鸡蛋、牛奶、香肠、牛排等狼吞虎咽进食的情景，也被机灵的黄强辉教练盯在眼里。这显然表明，沃罗宁满以为稳操胜券了，所以对体重已经无所顾及。神机妙算的黄强辉教练，悄悄对吴数德说：“你少吃一点。”短短一语，吴数德便心领神会。师徒俩早就经过观察、测算，数定在举起的重量上

吴数德完全有能力“咬”住沃罗宁，若想超出这位奥运冠军，那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要想夺得这项世界冠军，只有寄希望于赛后再称体重上了。

事情按照预料的那样进展，果然最后是靠了体重定伯仲。沃罗宁屈居第二，吴数德，为我国举重史上赢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

压力

三破世界纪录、六破世界青年纪录、两获世界抓举冠军的吴数德，作为夺魁“大热门”，1984年7月飞赴洛杉矶，参加第二十三届奥运盛会。

临行前，领导对举重健儿的希望是“坐一望二”，即拿一块金牌是有把握的，若能拿到两块，就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吴数德在56公斤级世界名将的成绩表上，优势明显，这一块金牌，领导上虽然没点明，寄希望于吴数德，是谁的心里都清楚的。吴数德尽管有十二年的举坛经验，带着这种任务参加这种规模的大赛，毕竟还是第一回，能没压力吗？

压力，吴数德从步入举坛的那一天起，哪一时一刻不是在压力下过日子？

家庭生活那么困难，从他练举重，饭桌上常有一碟小鱼、小虾，或是几片肉，见了荤腥。而全家人的筷子，就连小妹妹的也不伸进这“营养库”；

为了练举重，姐姐做临时工，每月收入31.5元，可他每月的饭费就要30元，父母一咬牙：缴；

“三顾吴庐”的恩师严锡嵩，每月工资30多元，无力资助他，便设法喂上两只大母鸡，用鸡蛋补充他的体力消耗；

杨国劳教练，没黑没白地跟他滚在一起，进行着枯燥乏味的“重复训练法”，月复一月，年复一年；

黄强辉教练，费尽心血，使它的的成绩“更上一层楼”，绞尽脑汁，使他一次次战胜强硬的对手，扬威世界举坛；

吴数德前进的每一个脚印，都有着重重的压力啊！来自父母亲人的，恩师教练的，广大观众的……他在压力下幸福地成长，他在压力下走向世界举重台……

眼下这压力，是祖国和人民对自己的莫大信任啊。

7月30日晚6时，二十名世界大力士，包括日本的小高正宏，我国的赖润明和罗马尼亚的马弗泰这些有竞争实力的名将，和吴数德在玛丽蒙特大学格斯顿体育馆展开了夺魁争冠的激烈角逐。

8时40分，角逐场上只剩下了最后一个人和最后一次机会——吴数德要举147.5公斤。

挺举本来是吴数德的弱项，在征服145公斤的杠铃一役中，小高正宏败下阵来，赖润明败下阵来，马弗泰败下阵来，吴数德却成功了！此举连他的教练黄强辉都感觉是奇迹！所以当他要147.5公斤时，黄强辉意识到这个年轻人在多年压力的坎坎坷坷磨练下，变得成熟了，于是抑制着内心的激动，轻轻地说：“注意，不要受伤。”

吴数德缓步走上举重台。

崇拜英雄、易于发泄感情的美国观众似乎疯狂了，喊声、口哨声、跺地板声山鸣海啸。当他站到杠铃前时，赛场里顿时又变得似无一人，观众都屏息凝神，注视着这位奥运新冠军的诞生。

握杠、猛拉、翻腕、蹲起，干净利落，抵住杠铃，吸气，技巧娴熟地举过头顶。裁判台上的灯亮了。

疯狂的声浪更猛烈了，摇荡着整个比赛大厅。举重英雄却步履踉跄，在与跑上来的教练、队友拥抱中，他疲乏地半闭着眼睛，嘴里默默啜嚅着：“家乡的父老乡亲，祖国的高天厚土……”

冲刺
——记马燕红

冯贵家

体操房怎么这么静！静得令人感到孤寂、冷落。

她，在这空旷的训练场边的条凳上，独自一人，静坐良久。她有气无力，脸色沮丧，眼色迷惘。

那强烈的“画外音”一直响在她耳畔：

“马燕红不行了，该退了，该退了……”

她烦躁地抱着头，捂住耳朵，双目紧闭，那声音却一声高似一声，钻进心窝：

“不行了，不行了；该退了，该退了……”

这是1984年冬训的一天，刚刚二十岁的马燕红面临一次艰难的抉择：进，还是退？

马燕红，驰名世界的体操明星，曾有过令人赞誉的光荣历史。她十五岁时，就在美国沃思堡举行的第二十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上，夺得了高低杠冠军——中国体操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那时，小马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对于突然降临到她头上的世界冠军的殊荣毫无思想准备。只是那闪光的金牌挂在胸前，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鲜花和掌声时，她才真正体会到这荣誉的意义——她的事业和祖国、民族的密切关系，从而激励她向新的目标攀登：

“我还年轻，才十五岁，要继续苦练，为祖国人民拿更多的世界冠军！”

然而，生活并不都是轻松的抒情诗，道路并不都像长安街那样平坦、笔直。从那之后，小马一次次品尝失败的苦果。那冠军的理想，仿佛有意和她开玩笑：她一次次在艰难的道路上奋争，她流汗、流泪、甚至流血，结果却是一次次令人沮丧的挫折。

就在她荣获高低杠冠军两年之后，1981年，她和同伴们去莫斯科参加第二十一届世界体操锦标赛。那时，她已经在国际体操界小有名气；而且，比两年前成熟多了。尽管马燕红排除了重重困难，在高低杠上做出了比两年前更出色的表演，但由于裁判的原因，却只能屈居亚军。

1982年，她的训练情况相当好，第一次在全国比赛中夺得全能冠军。但在第六届世界杯体操大赛上，她却在自己最拿手的动作上砸了锅，失去了争夺冠军的机会。但姑娘没有灰心，憋足了劲儿，准备在年底的第九届亚运会上一显身手。遗憾的是：在赛前的训练中，她手腕不幸骨折，只好把夺魁的希望寄托在同伴身上。

1983年，在第五届全运会高低杠预赛中，她做“特卡切夫”时脱手，在9月份的上海决赛中，只能坐在看台上当观众。这年年底，她作为中国队成员参加了在保加利亚举行的第二十二届世界体操锦标赛。我国男队荣获团体冠军，而女队却由上届的亚军退居第五名。在团体赛中，小马两次失误，高低杠比赛的成绩也被甩出前六名。这使她感到十分羞愧。回国时，她灰溜溜地躲在队尾，无颜见“江东父老”……

她自己也想不通：现实，为什么如此残酷；道路，为何如此坎坷？

是她怕困难了吗？

不，陈孝彰和周济川教练及队里的同伴们，会讲出许多小马以坚强的意志战胜困难的故事：

——莫斯科，第二十一届世界体操锦标赛。女子全能中的高低杠比赛正在进行。小马在高低杠间回环、倒立、转体、翻腾……高难动作一个接着一个，优美而准确。最后，当她以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下，稳稳飘落在垫子上时，看台的苏联观众一面狂热地鼓掌，一面爆发出“10分！10分！”的喊声。教练和同伴们激动地涌上前去，紧紧握住她的手……这一切过去之后，小马伸开手掌，小声对周教练说：“不知怎么搞的，比赛中护掌断了。”周教练听了，心里猛地一惊：谁会想到，小马那出色的表演是在潜伏的危险中进行的，懂行的都知道，护掌对于体操运动员，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个“护身符”，在器械上护掌断了，就有可能发生生命攸关的事故。由于有异物粘在手心上，会大大影响运动员的握力，身体就可被巨大的旋转离心力抛甩出去。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员中断比赛，跳下器械，是无可非议的。可这位中国姑娘，却在这样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出色地完成了全套动作。

——印度，新德里，第九届亚运会。那是在中国健儿到达的第二天，马燕红进行赛前练习，因为场地不平，她一个空翻过去，左脚腕一崴，不能动了。她单脚跳出场地，准备请大夫按摩一下继续练习。但剧烈的疼痛使她额头不断渗出冷汗；不得已，只得由音乐伴奏周家声老师背到汽车上。尽管如此，马燕红仍不甘心。她坚持要参加比赛。赛前，她请大夫在脚腕打上一针封闭。可是，疼痛仍未减轻。

“再来一针！”小马咬牙说。

第二针下去，脚仍疼得不敢着地。

“再来一针！”第三针了，疼痛仍未解除。教练命令她退出比赛。小马眼里噙着泪水，大夫在她腿上缠起厚厚的纱布。但，她仍不肯休息。她拖着伤腿，忍着疼痛，为同伴调整器械，搬动踏板……

哦，多可爱的姑娘！但，请不要忘记，她，毕竟是个女孩，同其他女孩一样，她的泪腺也是发达的。遇到不顺心的事，她也会撅嘴，耍小孩脾气，眼睛也会“下雨”……

你看，此刻，她真的有点顶不住了。她伤心地想：也许，我真的象人们说的那样，不行了，“老”啦！

这时，她眼前却映出了小时候的一幕：

小时候的小马，能歌善舞。有时在幼儿园的舞台上表演节目之后，还觉得不过瘾，回到家，还要把全家人都“折腾”起来：缠住爸爸妈妈当“观众”，拉住姐姐当舞伴儿，以壁橱当“后台”，门帘当“幕布”，节目啊，一个又一个，演个没完。

小燕红七岁时，小学里的体育老师单青把她从学校文艺宣传队“夺”到体操班。在这里，她受到了最初的磨练。在老师指导下，她练劈叉、滚翻、倒立，觉得很有趣。

燕红进什刹海体校了。她走进体操房，颤悠悠的高低杠、软绵绵的垫子、老大老大的地毯……燕红感到一切都新鲜。她比以前更着迷了。

后来，燕红到唐山参加全国少年体操比赛，得了个平衡木第二名。回来后，传来了喜讯：马燕红被“八一”队选中啦！

周济川教练决心带领马燕红去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真是出乎意料，经过一段短时间的训练，小马很快就能做高难动作了。她心里甭提多高兴啦。

小马作为中国体操代表团的成员，前往美国沃斯堡，参加第二十届世界体操锦标赛。这是十年动乱之后，中国选手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中国运动员会取得怎样的成绩呢？对外国人来说，这是个迷；中国运动员自己心里也感到没底。小马呢，是想跟大哥哥、大姐姐们见见世面、学点东西，思想上没什么压力。

不知是初生牛犊的闯劲，还是无“荷”一身轻的轻松感起了作用，小马在高低杠比赛中发挥得特别好。前两场比赛，她与东德名将格瑙克一同处于领先地位。单项决赛，小马表现得更加出色，她以那独创的高难度“旋”下结束全套动作，获得9.9的高分，与格瑙克同获世界冠军。

教练和同伴们流着喜泪、拍红了手掌，他们终于盼到了今天——中国体操运动员登上了世界冠军的奖台。十五岁的马燕红，实现了几代体操运动员的心愿。

“小马呀小马，好汉不提当年勇噢。”

静寂中，马燕红耳边响起了一位教练与她开玩笑的话。

是啊，生活是美好的；走过的路，令人难忘。但，人不能靠回忆来生活，过去的一切再美好，也不能代替现实，更不能预示未来。小马的心，回到现实中来。而现实却是：有人说她“老”了，不行啦，该退了。

此时的小马，不是孩提时代的小燕红了，她已成熟，明白了好多事理。她懂得，新陈代谢对于生命乃至事业的重要意义，一个运动队，只有适时地新老交替，才能生机勃勃地向新的高峰、新的领域进军。如今，小马这一代选手，大都已退出了竞争的舞台，被后起之秀代替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也真的该退役了——她已经二十岁了，连续参加了三届世界锦标赛，在“换血”特别频繁的当代女子竞技体操运动员中，她是“老”了。

然而，她还不能退。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女子体操这几年的战略衔接失调，新手没有完全接上来，还需要马燕红继续奋斗，完成带班任务。

周教练对她说：“你吃了那么多苦，经受了那么多失败和挫折，最后的关头就顶不住啦？你的目标不要啦？这可不是小马的性格哟！”

小马呵，“找回”你那可贵的性格吧！人可以“老”，但精神、气质不能“老”呵。

呵，小马没有“老”，小马还是我们的小马，你听听她的思想汇报：

“……为了参加奥运会，不论有多大困难，我也要顶过去，对我来说，搏的时间不多了，但我要为国家出最后一把力，站好最后一班岗。”

为了把这诺言兑现，小马付出了比以往更昂贵的代价。

你信吗？象小马这样多伤、多病的老队员，冬训后，力量素质都大大提高了：从前，在杠铃架上能举起60公斤重的杠铃，现在，却能举起120公斤——是她体重的两倍。

你信吗？在她体重比从前增加5公斤的情况下，她的高低杠等技术都有了新的突破：学会了大回环、“特卡切夫”腾越；那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下，由转体180度加难到转体360度。

你信吗？“老”树开了新花：冬训后，奥运会前，小马在中美对抗赛中，在北京国际体操邀请赛上，连连夺得冠军。

洛杉矶，加州大学。中国代表团驻地。第二十三届奥运会女子体操全能

比赛前夕。

午饭过后，马燕红躺在床上，却难以入睡。不知为什么，她有点紧张。

世界上的事物也真怪。当她刚刚十五岁时，去参加第二十届世界体操锦标赛时，只想好好学点本事，长点经验，没想，也不敢想有什么惊人之举，结果却为祖国夺得了第一枚体操世界冠军的金牌。在那之后，她成名了。她想再接再厉，去夺新的金牌，可那金牌却可望不可及。如今，她作为中国女队的一员“老将”在退役的前夕，却出现了再挂金牌的好兆头；在团体赛中，她的高低杠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都得了9.9的高分，跃居群芳之首。

下面还有两场比赛——全能和单项决赛。能继续发挥出最佳水平吗？小马不断地问自己。

怎么？肚子有点隐隐作痛。该不是那该死的阑尾作怪吧？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她不由得担心起来……

疼痛加剧了！小马不安地坐起来。啊，部位和症状正是它——可恨的阑尾！阑尾炎已经折磨她好几年了，要不是怕耽误训练，她早就把它一刀割了。但，不能，比赛任务一个连一个，她没有那么多时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而只能采取保守疗法。这下可好，在这样的时刻，它来算总帐了。

疼啊，她冒汗了，她受不住了，她在床上直打滚！惊动了全队，惊动了中国代表团团部。同伴来了，教练来了，领队来了，连代表团副团长也来了。他们看着燕红被疼痛折磨的样子，心急如焚！

服药，无用，按摩、掐穴，还是无用。

领队陈孝彰，蹲在床边，轻轻地对小马说：“小马，忍耐些！小马，还行吗？”

被巨痛攫住每根神经的小马，感到领队那声音仿佛是从遥远的地方飘来的，但她还是听清楚了：领队那“能行吗”意味着什么。

中国女队从第二十二届世界锦标赛以来，一直不景气，从上届的亚军降为第五名，全能和单项也都砸了锅；这次洛杉矶奥运会，女子团体只得第三，女子单项比赛，她成绩最好，高低杠暂时领先，夺金牌的希望就靠她了。记得第二十二届世界锦标赛时，她因为团体比赛发挥不好，又旧伤复发，退出了全能和单项比赛。回国总结时，队里批评她在关键时刻顶不住，首先是精神上垮了。这教训够她记一辈子的了，她不会再如此了。眼下，她的精神是向上的、昂奋的，谁想到，那可恨的阑尾炎又发作了……

领队要派人去与体操竞委会联系，说明运动员处于这种紧急情况，可否免去全能比赛，直接参加后面的单项决赛。联系的人带回了结果：任何运动员，全能比赛不得24分以上，就免去单项决赛资格。

后路，没了。怎么办？

小马，没力气说话了，却用那坚毅的眼神向周围的人说：“比！再痛也要比！”

下午三时多，医生给她注射了“杜冷丁”，但还是止不住剧烈的腹痛。

小马顾不得这些了：做出场的准备。

下午四时多，马燕红由小队员黄群、周秋瑞扶进赛场。她感到头昏，四肢发软，只得蹲在场地的一角。就在这时，又一个意外的情况把她进一步“逼”到了独脚戏的地位上：就在赛前练习时，吴佳妮脚部扭伤，不得不退出比赛。

小队员扶着马燕红，轻声说：

“坚持住啊，燕红姐，女队就剩你一个人啦！”

“放心，燕红姐知道。”

下午五时整，比赛开始了。赛场啊，对运动员来说，真是一个神奇的兴奋剂，燕红忍着疼痛，打起精神，果断地向裁判举手示意；开始比赛！这是她的弱项：自由体操；这是一个被疾病折腾的身躯；在舞蹈、在翻腾、在飞跃……9.35分！——分数不算高，但只有含着泪水关注着这场比赛的中国队教练和队员们，才懂得这分数的实际价值。

跳马，她坚持做完了动作。

该高低杠了。此刻，小马已经看不出一点病态，那表情、那目光，流露的是果敢、是自信。

分腿越低杠、抓高杠……后摆倒立、下摆兜腿、振浪——特卡切夫腾越，好！身体高高飘起，双手稳稳抓住横杠……腾身倒立，腹回环转体……再倒立，转体、后摆绷杠、撒手、空翻、转体360度、落地，欢呼、掌声，全场轰动。

10分！无可争议的10分——体操赛场上的最高奖赏。但，它奖励的，不仅是一个体操运动员那高超的表演技艺，还包含着对这位中国姑娘那惊人毅力的赞美。

两天后，在单项决赛中，小马又以10分的成绩结束了高低杠决赛，终于为祖国夺得了一枚光灿灿的奥运会金牌。

一位记者跟她开玩笑：

“小马，你可真有福气，在最后一班岗上捞了个世界冠军。”

小马没正面作答，只嫣然一笑。

是的，只有姑娘自己才能掂量出那金牌的分量。它，不是用合金，而是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熔铸的啊！

她战胜了“跳水女皇” ——记跳水明星史美琴

傅溪鹏

墨西哥高原的秋天景色，虽然异常美丽迷人，但气候却变化无常，时雨时晴，难以捉摸。在墨西哥城举行的第十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群芳荟萃，你争我夺，鹿死谁手，有时是出人意料的。女子跳板跳水决赛即将开始。中国年轻选手史美琴和陈肖霞走进赛场，号称“跳水女皇”、连夺数次世界冠军的苏联选手卡列尼娜，已在池边做准备活动，这是唯一最强的对手。参加如此大型的世界比赛，小史是第一次，尽管心里有些紧张，但想到赛前训练中，自己对卡列尼娜的观察，人们的评价预测，在技术的娴熟细腻和优美难度上，都认为与“跳水女皇”比起来，要胜一筹。因此，她的信心甚足。

史美琴踏上跳板，熟练地完成了五个规定动作，得分均与卡列尼娜等强手交替上升。然而，自选动作比赛开始后，局面开始发生微妙变化。当小史发现卡列尼娜的动作与训练时大不一样，一个比一个漂亮，比分逐渐超过自己时，心头一震，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感顿时传遍全身……以后的动作如何完成的，她自己几乎都不知道了。

领奖时，卡列尼娜获得金牌，连在国内的跳板比赛中多次负于小史的陈肖霞，也赶到前面去了。小史手里攥着块铜牌，眼眶噙着泪花，伤心地哭了……

从墨西哥回来后，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小史投入了紧张的冬训。她暗暗地对自己说：“上次比赛，缺乏经验固然是个主要原因，但也暴露了自己轻视对手，思想准备不足的弱点。要吃一堑长一智，更扎实地刻苦训练，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事隔一年两个月，1980年11月26日，小史前往英国伦敦水晶宫，参加马蒂尼国际跳水比赛，最强的对手仍是苏联的“跳水女皇”卡列尼娜。十八岁的史美琴终于以她的艰辛努力，用她的无数心血，在世界跳水竞坛上浇开了艳丽的鲜花，放出了耀眼的异彩。开赛后，跳板的五个规定动作，史美琴得分落在卡列尼娜后面。但她毫不气馁，沉着冷静，出色漂亮地完成了五个自选动作。她做的面对板向内翻腾两周半抱膝、面对池向前翻腾两周半抱膝等高难动作，赢得了全场观众的热烈喝采声和雷鸣般的掌声。她以473.38分的总成绩，把世界“跳水女皇”远远甩在后面，夺得了女子跳板金牌。回顾小史的跳水生涯，也并非一马平川。她是在崎岖的小路上，不断攀登，不断向新的境界奋进的。

1972年，十岁的史美琴从上海少体校体操班，被挑选进市跳水队。她身段苗条，四肢修长，动作灵敏快捷，是练体操和跳水的好材料。但她从小缺乏勇敢精神，胆子特别小。在露天跳水池边，她好几次愣着不敢下水，任教练怎么劝导，甚至吼斥，她都像根木头一般站着不动。这时，在这里训练的几位水球队的大哥哥看着有趣，也围过来劝说，都自告奋勇要教她，可小史还是把头摇得象货郎鼓似的，不吭一声，不移一步。这时，两位大哥哥彼此使了个眼色，一人一边，不由分说拽起小史的胳膊，扑通一声，一起跳进水里，向前游去。如此几次，小史虽然每回都少不了喝几口水，倒也慢慢有些门道了。有一次，两个大哥哥早商量好，在水中高高托起小史，使劲一抛，把她扔到深水区。小史在碧浪里，哇哇喊叫了几声，伸开手脚，扑通扑通胡

乱划水，击起一簇簇水花，竟奋力向前游去了……大哥哥们教给她游水的本领，也教给了她向前的勇气。

小史脑子聪明，接受能力强，教练一指点，便能领会掌握，技术上进步很快。但有时也够淘气的。那时，她活泼好动，整天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训练课下来，提包一扔，便跑去打乒乓球，跳橡皮筋。中午也不好好睡觉，几个女孩子闲聊天、打扑克，直到午睡起床铃快响的前五分钟，才钻进被窝里装睡。每回教练问她们睡得好不好，她们都“嗯嗯”地支吾过去。不久，教练发现下午训练时，几个女孩子都无精打采。第二天中午一查铺，才揭开了这个“秘密”。为此，教练用了整整一个下午，同小史她们谈心，讲跳水也是一项严肃的事业，讲祖国的跳水运动在世界上还是一片空白，讲怎样为祖国争光，讲其他运动项目的优秀运动员创世界纪录夺世界冠军的事迹。这一席话，像几块小石子投进了小史的心潭，激起了一层层难以平息的浪花，她沉思了好久好久，夜里好几次梦见自己站在领奖台上，捧着闪光的金牌，含着热泪看着五星红旗高高升起……“不能贪玩了，要为祖国争气，做个有出息的运动员”。她在心里暗暗发誓。

从此，史美琴勤奋专心，而且爱动脑子，对每个训练细节都要细细琢磨、钻研，对教练的指导常能举一反三。她进步飞快，不到两年，便较好地掌握了跳台和跳板的各五个规定动作，两个项目的各五个自选动作也做得很出色。

1974年，十二岁的史美琴代表上海队，到广东湛江参加全国比赛。赛前，她争分夺秒地加紧训练。一天下午，教练让她首次到10米跳台试跳一下，她从7米台顺扶梯登上去，站在10米台往下一看，下面的运动员变得像“小人国”里的小人似的。“天啊！这么高。”她心一紧，一阵头昏目眩，扶着栏杆，止不住急促的心跳，再也不敢向前跨一步，在台上呆愣了大半天。教练催促几次，她还是像木头人似的挺直站着。

太阳下山了，轻纱般的暮霭悄悄降临。这时，小史才心急起来。她看到大家都还在紧张地训练，“通通”的跳水声，像一支支木棒敲着她的心鼓。她突然想起初到跳水队时怕下水的情景，大哥哥们教给她的勇气，教练要她为国争光的希望。她的心潮起伏，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和勇气，流进了她的全身。她终于勇敢地挺起胸脯，深深吸了一口气，跨出了第一步，接着增加跑速，蹦的一下，轻巧地从跳台上弹起，闭紧双目，向前团身翻腾两周半后，笔直插入水中。

她跨出艰难的第一步，逐渐步上坦途。在这次湛江全国比赛中，初出茅庐的史美琴，崭露头角，夺得跳板第五名，跳台第六名。后来根据自己的特长，她专门主攻跳板项目。从1977年到1980年，她连年蝉联全国女子跳板冠军，并在1978年夺得第八届亚洲运动会女子跳板跳水冠军，为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冠军立下汗马功劳。

在1980年英国伦敦水晶宫马蒂尼国际跳水赛中，史美琴战胜苏联的“跳水女皇”卡列尼娜，夺得金牌后，英国报纸赞叹说：“在这次重大国际比赛中，中国队的李孔政、陈肖霞和史美琴，一举夺走了四个比赛项目中的三项冠军，并荣获团体奖……在这三颗东方明星中，皮肤乌黑闪光的史美琴，犹如一朵美丽的黑牡丹……”在1981年6月12日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杯跳水赛上，她又以优异成绩获得女子3米跳板跳水冠军，得了金牌。

美丽的黑牡丹，但愿她沐浴着祖国四化的春光，开放得更加瑰丽芬芳。

通向世界冠军的道路 ——记跳水女将陈肖霞

傅溪鹏

每一位少年，都会有兴趣爱好、理想抱负，但是，怎样把它们变成现实呢？年轻的陈肖霞走过的道路，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陈肖霞 1962 年出生在广州市一个普通工人家庭。虽是个女孩子，但她从小胆大好动，就是话儿不多，凡事闷头干，很有心计。上小学后，功课不错，但她特别爱好游泳和跳水运动，可就是很少有学习和训练的机会。

1974 年，她正上小学四年级。一个星期天，她因得感冒，躺在床上休息。突然，一个同学来告诉她，业余体校来招收跳水班学员。她听后从床上一骨碌跃起，和同伴们赶到越秀山游泳池考场。

“你会不会游泳？”一位女教练打量了一下陈肖霞，微笑地问。

“会两下。”陈肖霞满自信地回答。

“敢不敢跳水？”教练站在池边，指一指清澈见底的碧波说。

“敢。”陈肖霞说完，两臂往前伸直，“扑通”一声，头朝下钻进水池。只见她的身子隐没处，冒出了一溜儿气泡，等了好一会儿功夫，也没见她露头出水。教练见事情不好，忙跳下水去把她“打捞”上来。

“呛水了吗？”

“没，没——”陈肖霞喘着气儿，湿漉漉的头“扑楞”了几下，头发上的水珠儿甩到了四周人的脸上和身上……

她的勇敢精神和苗条的身材，使教练决定收下这个徒弟。

小肖霞的家离业余体校较远，坐汽车要花七分钱。开始，家里每天给她两角钱，再买一只烧饼吃。时间久了，爸爸对她说：“咱家不宽裕，花不起钱，体校就别去了。”

但小肖霞心里爱着跳水运动，父母拿不起“车马费”，她就每天放学步行到体校，训练完了，饿着肚子走回家。就这样，没有缺过一次训练课，直到被选入省集训队。

到了省队，陈肖霞在训练中，仍是满能吃苦耐劳的，什么仰卧抬腿，俯卧撑，举哑铃，垫上滚翻，网上空翻……一练就是几十次、几百次，而且每次练起来很自觉，常常超过了教练规定的运动量，完成的速度和质量都不错。有一次跳水班进行观察教学，四小时要进行一千五百次陆上极限练习。年龄最小、训练时间最短的陈肖霞，只用三个多小时就完成了。她的顽强毅力和出色体能，把教练的眼睛都看直了。

陈肖霞当然也有她的缺点，那就是脾气犟，有些任性，有一回，肖霞对教练说：“我姐要下乡，我得请假去送送她。”

教练同意说：“你提前半节课回去吧。”

陈肖霞见没有让马上走，心里不高兴，把嘴撅得老高。训练开始了，又是陆上极限练习。只见她唰唰唰，一个接一个地跳，不管动作准确与否，不一会儿就跳好几十个。教练对陈肖霞严肃地说：“我要验收，质量不好的动作，一个也不算！”

陈肖霞一听傻了眼，索性“罢跳”了。呆在那里不动，委屈地抹起眼泪来。

教练见这倔强的孩子少见地哭了，便和颜悦色地对她说：

“你这样不负责任，对吗？现在不认真对待，只凭高兴来练，是打不好基础的。‘地基’不坚实，将来盖不了高楼大厦，出不了更优秀的成绩，哪能为祖国争光呀？送姐姐应该，但是训练更重要。你也长大了，该懂事了，应该把跳水训练看做是一项革命事业，认真对待啊！”

教练的谆谆教诲，犹如绵绵春雨，滋润着陈肖霞稚嫩的心田……她默默想了好一阵，然后擦干了泪水，迈步走向自己的训练岗位……

她没有去送姐姐，但她却很高兴，在写给姐姐的信上说：“从现在起，我要真正树立事业心，争分夺秒地苦练下去……”

苦练使陈肖霞的水平直线上升，在全国比赛中，她的成绩很突出，引起了人们的注视。她被选拔进国家集训队，继续深造。

聪敏倔强的陈肖霞，在各级教练的辛勤培训下，在为祖国荣誉而奋斗的道路上，不断披荆斩棘，开辟出一个个新的境界……

1978年12月，陈肖霞代表祖国到泰国曼谷参加第八届亚洲运动会，她克服气候上的不适应和生活上的困难，以舒展优美的姿态，准确协调的动作，为祖国夺得了跳台跳水冠军。但当她站在领奖台上，面对着徐徐升起的五星红旗，倾听着激越亲切的祖国国歌时，心里却十分不平静：“一次冠军又是一个起点，荣誉前面的步子，应该迈得更坚定！”

回到祖国后，爱沉思的陈肖霞，话语更少了，练得更多了。训练中，她每跳完一次，从水池上岸后，总请教练讲评一下她压水花的动作结果，尔后，结合自己的水中感受，细细琢磨一番，加以改进。常常女队练完了，她还独自留下来观察男队员的压水花动作……为了奔向新的高度，她付出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费了更多的心血和汗水。

1978年8月下旬，陈肖霞随祖国的体育代表团飞越太平洋，到了美洲的高原国家墨西哥，参加第十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离比赛还有些日子，运动员们抓紧进行适应性训练。由于高山缺氧反应，加上时差变化，许多运动员失眠、头晕、呕吐、低烧，训练进行得十分艰苦。有一次训练前，陈肖霞病了。教练见她脸色苍白，精神不好，示意让她留下休息，但她没有回答，而是默默地跟着队伍出发了。

到了练习馆，陈肖霞以刚强的意志，坚持着各项训练。

一个坚强的人，精神的力量有时是无法估量的。这一天，小陈带病苦练，居然越练越有劲。她熬过了疲劳极限，反而显得格外精神，练完了跳台又练跳板。下训练课时，大家都上车了，她还站在跳板上。教练着急地催促她：“快，快！要开车了！”她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跳水馆。

9月8日下午3时，大学生运动会女子10米跳台决赛开始了，观众席上挤满了墨西哥的和来自世界各国的观众。

陈肖霞沉着地站在10米跳台上，等候裁判的发令信号。前两天，她曾在跳板跳水决赛中，以相当接近的比分，震动了多次获世界冠军的苏联“跳水女皇”卡列尼娜，夺得银牌，卡列尼娜得金牌。今天，这场比赛，已经进行了一半。前四个规定动作比赛的结果是卡列尼娜和苏联的另一位运动员及中国的陈肖霞、陈新名列前茅。

卡列尼娜只高出陈肖霞不到一分。下面自选动作的角逐，在比分如此接近的情况下，争夺当然会更加激烈。

“中国的陈肖霞跳，自选动作‘405’……”播音器传来呼报比赛程序的

声音。

陈肖霞轻轻地扬起头，作了个深呼吸，从高高的跳台后端起跑，箭一般射向跳台前端，闪身一跃，腾上空中，反身翻腾两周半，犹如矫健的海燕，在碧波上搏击，盘旋……她完成了一整套优美的空中动作后，倒悬笔直的身躯，向碧绿的池面上俯冲下来。她那细巧纤长的美丽身段，犹如一支闪光的银针，悄然没入水中，居然没有激起什么水花。这一优美的跳水动作，高超的跳水技术，轰然激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当陈肖霞从跳水池上岸后，人们不等她换下湿淋淋的游泳衣，便一拥而上，向她祝贺。观众、裁判、工作人员、各国运动员和教练员，从四面八方拥上来，伸出友谊之手……两位素不相识的意大利记者，献上两束雪白清香的鲜花……

在高的领奖台上，十七岁的陈肖霞居于世界“跳水女皇”卡列尼娜之上，胸前佩上了金光闪闪的金牌。这是中国解放三十年来，在世界性跳水比赛中，获得的第一块金牌。

9月18日，荣获世界冠军的陈肖霞飞回祖国。征尘未洗，立即投入了第四届全国运动会的训练和比赛，又在10米跳台上，荣获了全国冠军。

祖国的荣誉，人民的嘱托，激励着陈肖霞越过一个个艰难的历程；这以后，在1981年、1983年、1985年的世界杯跳水比赛中为中国跳水队荣登冠军宝座立下了赫赫战功。

相映成趣
——记女双运动员曾建华、印武二三事

许宗强

一个金发姑娘，用蜻蜓点水姿势，支撑在另一个健美壮实姑娘的单臂上，一健一美，静中寓动，娇艳和谐，相映成趣。她们就是曾获得第三届世界杯技巧比赛金牌的广西技巧队女双运动员曾建华和印武。下面介绍几则她们的故事：

哭星下凡？！

1978年秋末冬初的一天，技巧训练房热火朝天，运动员个个挥汗如雨，练得正起劲，突然，在海绵池拐角墙边传出切切哭声，女双底座罗国眉摊着双手说：

“哭了，又哭了！”

“谁？谁哭了？”

“曾建华呗，都十三岁了，还哭鼻子，真是哭星下凡！”

罗国眉是原来的女双底座，和曾建华有相近的体型，也是柔和温顺的性格。可是柔和加温顺却奇怪地闹出一个“暗斗”的局面。她们极易闹别扭，结局总是建华走向墙旮旯饮泣，现在就在小黄毛满面泪痕的时候，拨开她遮额的双手看看她的尊容吧：好漂亮的一头金黄色的秀发，蓝中透黑的双眸，水灵灵的，温声慢语，羞涩中露着不服气的自信，这爱哭的姑娘，还天生一副线条优美的身材。

美和娇弱的不协调，使这个被同伴呢称为“小黄毛”的曾建华在体育门槛有传奇般的“三进三出”……

小黄毛入学的第一天，她那天生丽质立即受到老师们赞赏。柳州市业余体校教练李润芬闻风而至，选了小黄毛为体操队员。很快，广西体操队教练又慕名找来，可是她在地毯上翻了半年筋斗就哭了半年，教练员无可奈何：“她具有冠军的脸蛋和体态，却缺乏冠军的素质！”她遗憾地被退回来了。后来，解放军队的教练经过一个月的观察训练，也是同样原因把她送回来了。第三次，小黄毛到广西跳水队学跳水，希望碧波池里的浪花能冲刷她的眼泪，可是依然被退了回来！直到第四次，踏入技巧队，溶音乐、艺术、雕塑美为一体的技巧运动似琳琅满目的艺术构图，吸引了她的注意力。情绪稳定了，可是，她仿佛仍未遇到知音。

1980年曾建华开始和印武合作。她终于笑了，在印武活泼、爽朗、大刀阔斧风格的震慑和“导游”之下，小黄毛笑了，并且在笑声中增国威、震民心，夺了金牌。

“我是中国人！”

那是在波兰参加第四届技巧世界锦标赛，她和印武感情真挚、细腻动人的表演，获得满堂喝彩，当她骄傲地从赛台上走下来时，一位外国人拉着曾建华的手，激动地说：

“你表演十分出色，激动得我热泪盈眶，请问你是欧洲人吗？”

“不，我是中国人！”

“那……你……”外国朋友指着曾建华那一头漂亮的金发惊愕地嗫嚅着。

“我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曾建华礼仪适度，声音不高，却字字响亮。她用手一撩额前一绺秀发，昂然走向领奖台。

曾建华的的确确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俗语说：山青水秀，人杰地灵。广西柳州市是富有神话色彩的刘三姐的故乡，美丽的柳江从这儿流过。曾建华家就住在柳江边一间简陋的木屋里。她从小饮着澄碧的河水，耳聆“刘三姐”歌声，青山绿水洗濯她的心灵。建华的爸爸是电器厂的木工，母亲是市郊朴实的农妇，父母勤劳的双手操持着九个孩子之家。建华排行第八。她生性娇弱，少言寡语，在姐姐们到沙滩玩耍时，她却独自凭栏出神地看河中穿梭白帆，入迷地欣赏鱼儿在水中觅食泛起的涟漪。

曾建华喜欢心儿的歌唱，爱出神地思考。虽遇挫折，却并不弯腰；虽“三进三出”，毕竟坚持了下来，一个画家看了她的哭态，逗趣地说：“黄毛是个外秀内坚的姑娘，她的哭也是美！”

一旦好花插在合适的花瓶——遇到了印武，她的爱和力量的光华，不是益发璀璨夺目么！

相得益彰

曾建华颀长，印武健壮，一个低声细气，一个笑声琅琅。她们不仅在体态、性格上，即使技术风格也截然相反。你看，小黄毛含蓄温顺，盈盈若凌波仙子，印武锋芒毕露，铿锵如大江东去。然而阴电阳电相碰，能击起炽烈火花，两个性格迥异的姑娘配合在一起，正好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小曾的细腻柔情，弥补了小印的粗犷率直，印武的魄力又弥补了黄毛的谨慎，“极端的相反，糅合而产生和谐，相映成趣，这便是辩证法！”这是印武在自己日记本里记录教练的教导。她善于动脑子、爱唱歌、画画，那些笑逐颜开的不倒翁，披长发缀彩巾的少女群像，还有那圈圈点点的“豆芽”符号——这是她们自己做的各种动作的图式设计。她性如竹筒倒豆子——干脆爽直，脑子想什么，手下这支笔便立即反映她的喜爱情绪。当曾建华高高地金鸡独立在印武手掌之上时真是如履平地，有印武的豪爽与力量，建华真似吃了定心丸呢！

印武常常向建华眉飞色舞地描述她的“业绩”：

“六七岁的时候，我就像个野男孩子，倔强好胜，有个男同学拍了我一巴掌，企图躲到树上，”印武小嘴一翘，头一扬，骄傲地说，“我才不怕呢！多高的树也敢爬上去，非撵他下来不可！”

“嗨，我可不敢！”建华小声嚅动双唇。

“爬树有什么了不起，掏鸟窝，翻墙壁也敢呢！你知道吗？像消防队员，一蹦就过去了。”小印边说边比划，小黄毛像听惊险故事，佩服得五体投地。

印武活泼好动的性格，与家庭熏陶很有关系。她父亲曾是军人，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地区某县武装部任军事科长，性格豁达大度。几个哥哥都爱好

体育，从小就带她去爬山、跑步、游水、打乒乓球、翻筋斗，那一身丰满结实的肌肉，便是千锤百炼的收获。印武的父亲不仅鼓励她锻炼身体，还常常在现实生活中给她智慧启迪。比如后来她父亲转业到地方一家聋哑人工厂工作，就经常让她参观聋哑人极其感人的劳动，印武耳濡目染，被残废人的毅力感动了。她用父亲说过的话，鼓励着曾建华：

“人们要想有所造就，一定要付出艰辛代价，要锤炼坚决向生活求索的毅力！”

曾建华点点头，她们彼此凝望，仿佛心有灵犀，胸襟顿然开阔。这一对亲密合作的姐妹，不时在灯下、草地上，月色溶溶的夏夜，倾吐感情。她们并不怕失利，更不怕暂时落后，为了攀登世界技巧高峰，她们都说：

“首先在自己心上竖起一座高峰！”

邵伟萍的路

王剑冰

邵伟萍，女，河南省双向飞碟射击队员，1986年河南十佳运动员之一，曾十数年征战沙场，我国连续五次夺得世界女子飞碟团体冠军中唯一的“五连冠”队员。然而，却是第一次正式接受记者采访……

那时还是个小丫头，和所有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循着同一的轨迹：出家上学——放学回家。那时她似乎没有什么出奇处，在洛阳那条热闹繁杂的街市穿过，也没有谁曾预见到这个女孩子会是将来世界瞩目的人物。也许，当初她这样走下去，会走进大学，像两个姐姐一样，成为一名医生或者是一名教师；也许像爸爸妈妈，到一个研究所谋份工作。生活，总会给每一个人都做出适当的安排的。

然而，是从什么时候，小伟萍觉出单调来了？还是儿时的顽皮与好奇心的驱使呢？她开始寻找另外一种声音了。

那是一种枪声。很容易让孩子们——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着迷的枪声。那枪声天天从她家住的房子后面传来，那样脆亮，那样清新，令人神往心驰。

她开始向那个业余体校的射击场探望了，并且缠磨着二姐带自己“混”进去。二姐就是从学校选来的。

“小三儿，要练就钻进去练，要不就别来！”

二姐的话，更让小伟萍兴趣大增。呵，终于握住了这差不多同自己一般高、迷人而又诱人的步枪。屏住气，心扑扑地跳着，纤细的手指，慢慢地却是坚毅地扣响了平生第一枪。

邵伟萍没有想到，她就此便与枪结下了不解之缘，走上了一条迷恋而又艰难的风雨之路。先她练枪的二姐呢，却上了大学，成了一名穿白大褂的医生。

说起来，枪也不是那么好玩的。玩得多了，时间长了，又形成了一条新的循环轨迹：上学——回家——练枪。仍是一种单调。何况大热天还得穿件棉衣趴在那里，直热得浑身是汗，枪声震耳欲聋呢；何况刚刚十来岁的小孩子，正在寻求着约束以外的乐趣呢。又赶上1973年抓教育，学习又成了第一重要。打枪是业余的，能打出什么名堂来吗？

她脱滑了。先是去射击场少了，慢慢就连着几个月没有再去。这几个月呀，她就像出笼的鸟儿，玩得开心极了，似乎她如今方才明白过来，什么叫“自由自在”。谁想后来，那位教练又找到家里来了，一连好几次呢。现在想起来，多亏了那位教练呵，教练说：

“伟萍，你能行！”

教练这么器重自己？小伟萍感动了，看看妈妈，也多亏了妈妈，妈妈说什么来着：

“主意还是你自己拿吧，不过，要练就要练出个名堂来！”

是啊，在那时候，引路是多么重要呵。在那时候，教练如果不再找来，妈妈如果不给予鼓励，会有自己的现在吗？

后来，她就参加了河南省青少年射击比赛，小伟萍代表洛阳市一举夺得了步枪射击冠军。

1978年，十五岁的邵伟萍被招到省队集训来了。不知怎么，她却走到了飞碟射击场，并且一下子就看呆了。

手持双筒猎枪的射手们，英姿飒爽地摆好姿势，搜寻着随时要出现的目标。突然，一只飞碟魔幻般飞了出来，并极快地逃离人们的视线。说时迟那时快，就听“砰砰啪啪”一阵枪响，薄而轻的飞碟在空中开成了黑色的花朵，随风碎落得到处都是。当然也有漏网的，它们旋即消逝得无影无踪，让人落下个追悔莫及的遗憾。嘿，那阵势，比打步枪来劲多了。

要是自己打，能打下几个来呢？能一个都不让它跑掉吗？

刘继升教练真是慧眼，他走了过来。

“你喜欢飞碟吗？到飞碟队来怎么样？”

于是，小伟萍告别了伴随自己好几年的步枪，开始了一门新的学科。下面是邵伟萍讲述的她为之奋斗了十年的事业。

来后不久，我就被抽到北京集训，参加1980年元月在菲律宾举行的亚洲射击锦标赛。

我一点把握都没有哇，你想我连全国比赛都没参加过就来了，真担心打不好。结果呢，还真是没打好，200个靶打了154中。这么多人把我选拔出来了，这是对我的信任呀！我心情糟透了，下决心回去要好好练。那时候年龄也小，没什么杂念干扰，只是攒着劲地练，白天练打靶，晚上练举枪，吃的苦都在心里了，说也说不清楚。

1981年在阿根廷的第一次世界锦标赛，我又被选拔上了，取得了个人第五名。

接着就是1982年的世界锦标赛。那一次比赛呵，让我一生都难忘。在委内瑞拉。也总算参加过几场大赛了，参赛多了，心里就有数了。一上场，感觉就不错，头一组打了24中，跑了一个。哦，我们比赛每人要打200个靶，分8组，每组25靶。我心想，我准能打25中，果然，第二组我一个都没让它跑掉，25靶全打中了。这样，前一天的100靶我就打了98中。

第二天打后100个靶，我又连打了两组25中。多让人兴奋呵，这可是比赛场上从来没有的好成绩呀！哎，你说呢，我这路，说顺也不顺，顺呢，自从到省队，几乎每次都被选拔参加国际比赛，这回要把后两组打好，准破世界纪录了。你要说不顺呢，也是真不顺，运动员比赛就怕干扰，可就在这会儿偏偏在我身后来了几位外国记者，等着要采访的样子，还有一个队员问了下我的成绩，我立时感觉到了，目前准是我打得好了，全场都盯上我了。心里忍不住就波动了一下，这一波动不要紧，上去再打那最后50个靶，前一组就跑了两个，第二组——那个紧张就甭提啦，结果打了个21中，嗨，成绩一下子就下来了。我特别惋惜呀，真是到嘴的鸭子飞了。人家都说我呀，都怪我经验不足，思想准备也不够，什么时候我都不能忘了这次教训。

不过，个人冠军虽然丢了，只得了第三名，但我们团体成绩还是不错的，仍然夺得了团体冠军，并且打破了世界纪录……

你说那是去年（1986年）在东德参加的世界射击锦标赛。那次一开始就不顺，我们先在罗马尼亚停留“倒时差”。人从飞机上下来，等了好半天，行李没下来。飞机又飞回去了。急忙和国内联系。晚上住在党中央的一个招待所，偏偏半夜又赶上6.7级左右大地震。好玄乎呀，电话、台灯都甩到地上了，大家没头没脑地往外跑，有的还想从窗户上向下跳，后来领队清点了一下人数，幸好都还健在，可谁也不敢上楼去了，一夜也没休息好。

到了民主德国苏尔市，哎哟，没想到那里这么冷呀，是8月份哪，正是热的时候。我们穿着裙子，呼喇喇的风吹得人像没穿衣服似的，嘴唇都冻紫了。等晚上10点钟了，行李还没到，还有枪呢，枪也是托运的呀，没有枪怎么参加明天的比赛呢？急死人了。咱们民航来电说，一定要赶在比赛以前把行李运到，让大伙放心。你说那心能安静下来吗？好在凌晨5点行李来了，6点钟吃完饭就往赛场赶，真跟打仗似的，紧张极了。这且不说，某些国家在比赛时还做手脚，比赛表册变动也不通知。本来冯梅梅早等候在那里了吧，可某国裁判硬说她迟到了，扣了三个靶。而且总是把咱们中国队排在后面和不利的位上，谁心里不窝火。

就这么上场了。结果呢，一上场头两组就没打好，只打了22中，21中。我心里那个气呵，泪忍不住直往下掉。你知道，几次世界比赛，苏联队都和咱们较着劲，总是不服气似的，还有其他强手，都盯着中国呢。再说，还有十亿人民，都在等着咱们的消息呢！这下好了，我当时真想大哭一场。刘教练不知什么时候过来了，正需要稳定情绪呵，教练的话语不多，却有很大的鼓励性，他说：

“你才打了两组，后面还有六组呢，稳着打！”

我咬咬牙，上去了。第三组就拿下了25中。心里一稳下来，动作立时也就有了，后六组打完，没有下24中的。

就这样，我们在面临许多不利条件的情况下，还是夺得了世界团体冠军，险赢苏联三个靶。这是我们连续夺得的第五次团体冠军了。

……有人觉得出国比赛是件美事，可首先你是去比赛呀，心里都有一种使命感，因为你不是代表个人，你是代表国家！哪有那么好心思想着观光呀、旅游的。再说，有时出国比赛是很苦的，刚才说过的不说了，就说在加拿大的那次飞碟射击赛吧，正是6月天气，我们出发时没做过多的准备。谁想到那儿就下大雨呀，那雨可真大，风也好大，挺大的空子弹箱子刮起来就跑哇。

要说，这么大的雨就该停止比赛了，向后延期，但是由于每个国家一到比赛地点就订返程的飞机票，如果一推迟，经济上都要受损失，所以就在大雨中比赛了。

我们把带的衣服全套在身上，最厚的恐怕就是毛衣了，外面是一层薄薄的防雨绸。那不，就是门后面挂的那件。赛场上就看出咱们的防雨设备不行呵。结果很快就淋湿了。国际比赛不允许有棚子什么的，场上连树木都不准有的，所以没有一点遮雨的条件，那真是里外全湿了。打一组下来，衣服全贴在身上了。那风吹得人站不稳似的，拿着枪都来回地晃。就那么坚持呀，那时候，恐怕是谁也不会感到有多美气。

在那次比赛中，我们个人成绩都不太理想，但也争取进了前八名，团体总成绩依然是第一。我当时就想，这胜利果实，可是大家拼出来的呀！

……

阳光从南面的窗子上斜射进来，明亮的小房间雅净而有条理。靠窗的两张床上，有书和未织就的毛衣摊在枕旁，床单和被子的颜色素淡而和谐，一走进来，让人想起军营女兵的宿舍。

两杯茶水早就凉了。

初谈时，邵伟萍还有些拘束，慢慢的，就什么都忘了。似乎坐在她对面的不是一名记者，而是一位老同学。谈起自己的生活道路，经验教训，她是那么痴迷，那么忘情。她太热爱枪、飞碟和靶场了，那是她的志向、她的事

业呵。

其实，又有多少人知道，这带有点神秘色彩的射击场，又是多么的普通，运动员的生活又是多么的平凡。

这里离市区十几里远，一圈灰色的围墙隔离了四外的荒郊野地，然而风雨却仍可以八方袭来。飞碟射击场几乎没有树木，却丛生着密密的荒草。草丛中，被打碎的沥青做的碟靶散乱得到处都是，那碎片时常有人捡拾，一堆一堆的堆在那里，堆得多了，会有人拉走。常常打，常常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日子如流水，不舍昼夜，这里传出的枪声，也是从未断过。周围的老农就象住在道边的工人熟悉了火车一样，熟悉了这枪声。

白天打，晚上练，十来斤重的枪，成了他们手上的小玩意。好玩吗？说不来，单调倒是有些。晚上很少能放一场电影，看电视得到指定的地方看，又无多少好节目。无非听听收音机，看看书，写写每天的训练日记。

纪律是严明的，队员二十三岁以前不许谈恋爱，平时不许离队外出，有家在市里的，星期天早上走，晚饭前得归队。集训不分节假日，遇着大型比赛，训练更是紧张。他们马上又要去北京集训了，连集训带比赛，看来明年才能松口气。

这倒也好，更专一些。她现在上了北京体院的函授，一年多了。三年毕业，有东西学。

从十五岁来到射击训练基地，快十年了，人在这里长大，也在这里成熟，黑了，却也结实了。打飞碟靶的，谁脸上没有风霜的烙痕呢？既然选中了这条路，整个青春都搭上也在所不惜。

家里给了邵伟萍有力的支持，一来信就是告诫她要跟队友搞好团结，不要想家，要常想着为国争光。有这么一件事：邵伟萍是外婆带大的，跟外婆的感情很深，就在她出国比赛之前，外婆病逝了。为不影响她的情绪，家里一直瞒着，直到国内的比赛都结束了，年终邵伟萍放假回家时才知道。家里对自己寄托的希望，邵伟萍是不会忘记的。她也不会忘记自己的好教练刘继升，还有那些姐妹们，她说自己的进步多亏了刘教练和李莉、冯梅梅、巫兰英等，嘱我一定不要忘了这一点。她总是说自己没有什么可写的，因为还没有拿下个人世界冠军。她有些话，讲得很坦诚、很天真。

她拿出一本影集：“你看前边吧，后边没有什么……”

前面大部分都是她参加比赛的留念，后边的照片里，一张小伙子的照片特显眼地对我笑着。邵伟萍二十四岁了，成了大姑娘，有朋友了吗？她有些嗫嚅，大眼睛躲过了我的视线。后来终于下决心似的，点了点头：

“算有了吧。”

大方中无法掩饰住腼腆。我早猜到她不让看影集后面的含意了。小伙子是北京部队射击队的，29岁，两人认识时间还不长。去年春节专程从北京赶来了，想去洛阳看看，刘教练开放了，准了三天假，大年初一那天邵伟萍便坐车往回赶，初二便投入了紧张的训练。

当然，后面这些是从刘教练那里得知的，教练还告诉我，邵伟萍现在已是中共正式党员了。

采访完毕，已是下午1点30分，训练又要开始了。邵伟萍外套黄色训练服，脚穿翻毛皮鞋，戴着墨镜，扛着枪走向靶场，俨然一位久经磨练的猎手。枪声响了，靶场上空霎时又飞起了团团碟花。

世界最佳二传手孙晋芳

国帼

1981年11月16日晚,日本大阪体育馆灯火辉煌,观众席上坐得满满的。英国音乐大师亨德尔的名曲《英雄凯旋曲》那激昂雄壮的乐声,在偌大的体育馆内回荡。这旋律曾倾倒过欧罗巴的帝王将相,英国国王乔治二世甚至率众起立恭听。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的主持人,在大赛发奖的时候,特地安排了这支世界名曲,是出于对排坛获奖的巾帼英雄们的敬意。荣耀,无限荣耀啊,登上领奖台的世界冠军!

站在领奖台最高处的,是第一次为祖国夺得了世界冠军的中国女排。

中国女排队长孙晋芳,在发奖短短的几分钟内,她那双善于化险为夷的手,先后接过了四只奖杯,除了为中国三大球翻身夺得的头一个万分珍贵的世界冠军杯外,她个人还光荣地获得了“最佳选手”、“优秀运动员”和“最佳二传手”三只金碧辉煌的奖杯。

在这万众欢腾的情景中,得到如此无比荣耀的,世界排坛,还只有孙晋芳一人。

然而,她当之无愧,直至今天,世界排坛仍然没有一人超越她这个优秀主力二传。她把女子排球二传技、战术发展到了一个令人崇拜的高度。这么说,并不为过。

孙晋芳站在世界杯赛最高的领奖台上,这位健美的姑娘,脸带微笑,落落大方。她在亲切的《义勇军进行曲》声中,注视着五星红旗徐徐升起后,再一次沉静而安详地举起那金光灿烂的奖杯把观众带入了狂热的欢腾中。那欢呼祝贺的声浪,使人不禁想到刚刚结束的那惊涛骇浪的竞技场。

—

已经取得六战六胜辉煌战绩的中国女排,只剩下最后一役。中、日之战,中国女排只要能拿下两局球,就是输掉了这一场,也稳获女排第三届世界杯冠军。

1981年11月16日傍晚,这激烈的角逐,在日本大阪体育馆紧张地展开。

三大球打翻身仗,夺取世界冠军,这是当年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贺龙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热望啊!可是,多少年来,我们中国人还无缘问鼎。所以,当中国姑娘在中、日之战中,顺利地拿下前两局,为中国三大球打翻身仗,取得第一个世界冠军成了定局后,场上场下,凡是炎黄子孙,无不欣喜若狂。场上为国争光的中国姑娘,更是热血沸腾,热泪流淌。这当是情理中的自然表现。

可就在中国姑娘的狂喜中,战局迅速发生了逆转,中国队攻守稍稍失度,日本女排在数千日本观众震耳欲聋的呐喊助威声中,乘机接连扳回了两局:2比2平。场上空气顿时紧张了起来。孙晋芳被眼前的严酷形势震得清醒了。她习惯地挺着胸脯,两手叉腰,时而用衣袖抹脸上的汗水,锐利的目光左右扫视着,一股愧疚的波涛在心海里奔腾。她自问自责起来:“孙晋芳啊,孙晋芳,你是队长、二传、场上战斗的组织者,这两局球没有打好,你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啊!”

这时，一向不为胜败动容的袁伟民教练，脸上也露出了激动的表情。在孙晋芳把队员们招呼到一起后，袁伟民言简意深地说：“你们以为稳拿冠军，就满足了？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人！几亿人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祖国不许我们输这场球！这场球拿不下来，你们会后悔一辈子！”

是的，尤其对孙晋芳，袁伟民的话字字句句如千斤铁锤，重重地敲击着她的心。真的，若拿不下个“一场不败的全胜冠军”，该多么窝囊啊！确实会后悔一辈子的。尤其是她，四年后的世界杯赛，到那时已经二十六岁的孙晋芳肯定无缘参战了。今日不搏，更待何时！

第五局战幕一拉开，场上的激战便达到了白热化状态，那球算是打“疯”了。每得一分，都要几度交换发球权。日本队乘着连胜两局的余威，更兼满场观众那雷鸣般的助威呐喊，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便宜，越战越勇；中国姑娘也从狂喜中震得清醒了过来，重整战袍，抖擞精神，再展英姿。

孙晋芳在场上眼观全局，机智、敏捷地处理着一个个十分险恶的球，经过她轻盈快捷的脚步和柔软灵巧的手，缓冲、调整、传递的球，恰到好处地送到队友出击的点上。她施展出高超的传球技艺术，组织着一个个变化莫测的战术。她针对自己队友攻击类型的特长，传出一个个精采的战术球：平拉开、短平快、交叉、背溜儿、近体快……

比分交替上升，几成胶着状态，平局屡屡出现：13平、14平、15平！这时，偌大的体育馆，似乎已经容不下观众的呐喊，巨大的声浪好像有意要把体育馆涨破了似的。危局险势紧缩着每一个人的心脏。

中国女排队长孙晋芳，轻快地跑动着，向队员们逐个打着手势，让大家稳住阵脚：“顶住！我们一定要拿下这一局！”

“拼了！不拼没有机会了！”她富有鼓动力地喊着。

然后，她又缜密地组织着一个个精采出众的战术。正像一位热情的观众在给孙晋芳的信中写的那样：“……看你打球，使人想起了听交响乐，在你的指挥棒下，可以演奏出各种旋律不同的优美乐章。钦佩你——中国女排的场上中坚。”

17比15，英雄的中国女排拿下了决胜局！终于以七战七捷的辉煌战果，当之无愧地登上了世界冠军的宝座。为祖国夺得了三大球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二

有幸登上荣耀宝塔之顶的人，无疑是花了比别人多得多的心力的。孙晋芳所以能成为中国女排的场上中坚，首先就是用顽强的毅力，向自己的弱点挑战，不断地磨练性格，战胜了自我。

孙晋芳是一位苏州姑娘。姑苏城是垂柳拂溪、林园遍城，可与“天堂”媲美的好地方。1955年，她出生在姑苏城里一位铁路职工的家庭里，是这个家庭里的宠儿，到了上学的年龄，她又喜欢读书写字，成了个“学习迷”，门门功课考满分，得了个“小秀才”的绰号。这客观现实，养成了孙晋芳从小自尊、好强的性格，家里、家外，不论大小事情，她都习惯地把自己摆在“显赫”的位置上。

可她偏偏被选来做“二传手”！

打排球，本来就不是这位“小秀才”自己情愿的，她说自己是被赶上架

的“小鸭子”，才干这专“为她人做嫁衣”的二传手差事，更不是孙晋芳的心愿。赛场上，二传手凭着自己娴熟的技艺，灵敏的反应，聪颖的头脑，把“流星炮弹”似的球，缓冲得“绵羊似的驯服”；把激流漩涡似的球，调整得“潺潺流水”似的平稳。二传把一个个险恶的球，恰到好处地送到攻击手最得力的高度，攻击手或轻舒猿臂妙吊落地，或抡圆铁拳“一锤子定音”。每当这个时刻，攻击手的成功，总会搏得观众席上惊涛拍岸般的响亮掌声，该是何等的荣耀，该是何等的鼓舞！作为二传手，“喂”球的功劳往往是被热心观众忽略了的。可是，二传稍有失手时，或传球不准，或战术稍欠妥当，只要一有闪失，观众发出的惋惜、指责，甚至嘲骂之声，劈头盖脸全冲着二传手压来。这个倒霉的差事，有功不显，有过俱见。这跟孙晋芳自尊、要强的性格是背道而驰的啊！

还是1974年，孙晋芳第一次代表江苏女排与来我国访问比赛的日本日立武藏女子排球队交锋，江苏队拼全力苦战，结果以悬殊比分，惨败在“东洋魔女”的手下。这惨败重重地刺痛了这位苏州姑娘的心。她开始认识到，和祖国的荣誉、人民的事业相比，个人的荣辱成败算得了什么？真正自尊、好强的青年，怎么能只考虑个人的得失，而置国家的荣誉于不顾呢？

从此，孙晋芳自觉地当好二传手，练拦网、练防守、托、垫、扣、吊，这个左撇子，练得能攻善守，不时组织起变幻莫测的远近体快球战术，还常常出其不意地打出漂亮的两次球，或是声东击西地跳传转移，使对方猝不及防……尤其是当她1976年进入国家队成为中国女排的一位主力二传后，在中国女排这个大熔炉里，从思想到技术，经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磨砺，终于坐上了“世界最佳二传手”的交椅。

三

1983年9月，第九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在秘鲁的利马举行，队长孙晋芳，带伤上阵，顽强拼搏，带领中国女排的姐妹们，为中国女排再一次夺得世界冠军，立下了汗马功劳。

1981、1983年，国家体委为表彰孙晋芳为国争光和对排球事业的贡献，两次向她颁发了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81、1982年，她连续被评为全国十名最佳运动员之一。

孙晋芳光荣退役后，1985年在她结束了南京体育学院的学习后，这位扬威世界排坛的一代巾帼名将，担起了江苏省体委副主任这副重担。

从中国女排“解甲”回归故里的孙晋芳，学习、工作反倒更忙了起来，她虽然告别了南征北战、东征西杀的排球疆场，然而，她在省体委副主任的岗位上，四年多的时间里，辛劳减轻了她好几斤体重。

目前，孙晋芳正主持江苏省有关参加第六届全运会的工作。江苏省的体育工作历来开展得不错，在国际、国内比赛中成绩斐然，在各省、市、自治区中，名列前茅，在这里主持工作，可谓重任在肩。千头万绪，她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常常是她料理完公务，匆匆往家赶的时候，古都南京往往已是繁星满天，万家灯火了。

这样，自然把一些家务就落在了她的爱人江伟光的身上。江伟光是一位助理工程师，在南京航空学院自动控制专业工作，每天下班回家就开始动手忙里忙外，小夫妻逗趣时江伟光常自豪地说：“你看看，我才是家里的顶梁

柱呢！”可是，尽管孙晋芳公务很忙，总让江伟光独自操持家务，她也不忍心，怕累着他，于是，一有点时间，便急着、抢着洗衣服、炒菜、搞卫生，尽力体贴爱人。小家庭充满着柔情蜜意。他们的女儿小六六，已经一岁多了，圆圆的脸，弯弯的眉，聪明乖巧，活脱脱一个小孙晋芳。

已逾而立之年的孙晋芳，仍以当年球场上那种拼搏精神，在新的征途上前进。

“历史性的一击打下世界” ——张蓉芳的道路

冯速

—

“张蓉芳历史性的一击打下世界！”
“中国女排‘三连冠’的头等功臣！”

……

世界各大新闻机构的记者发出的电波，向地球的四面八方冲击，一时间，世界在震动。

1984年8月7日晚，在洛杉矶长滩体育馆举行的第二十三届奥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中国姑娘以16比14和15比3连赢美国队两局之后，第三局，打到了14比9。这时，数万观众沸腾的声浪平息下去了，人们都等待着这“历史性的一球”。

银白色的皮球，带着呼啸之声，向中国队场地飞来，张蓉芳等正着，她似疾鹰腾飞，高高地跳起，使出浑身力气，圆抡铁臂，手腕一抖，把球又狠又刁地扣过网去，“砰”的一声，那球快似流星，重如炮弹，砸在美国队员身上后，远远的弹到了观众席上！

中国队以直落三局的战绩，打败了最后一个对手——美国队，夺得了奥运会冠军，完成了连续在世界杯、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夺魁的“三连冠”的伟业，举世仰慕的壮举，为祖国赢得了殊荣，为人民立下了殊勋。

队长张蓉芳哭了，主攻手郎平哭了……哭出声来了，哭得像个泪人儿。中国女排多年的苦苦追求，醒里梦里想着的“三连冠”终于实现了，姑娘用如雨的泪水倾泻着心底的喜悦。

金秋硕果的甜蜜，使姑娘们想起了春夏播种耕耘的艰辛。

二

女排队长张蓉芳，在这幸福的时刻，不由得想起了那难忘的童年，那充满荆棘的奋争之路，然而，那是值得令人留恋的年代。

1957年4月15日，张蓉芳出生在成都市成平街一户普通工人家庭里。虽然上边有了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可是父母对刚刚来到人世的这个逗人的女娃子，十分喜爱，那喜欢疼爱劲儿，从起的这名字中也透了出来，蓉芳不就是“芬芳满蓉城”的意思嘛！

蓉芳从小勤快好动，洗菜、扫地、挑水，成了妈妈一个小小的好帮手。上小学时，她喜欢上了游泳和打乒乓球。蓉芳十三岁上，身高长到了1.69米，比新华东路小学的同龄女孩高出一头。1970年夏末，一个偶然的时机，省运动队的夏翔教练发现了她，让她去体育场找教练测试身体。蓉芳自己不敢去，就找了一位高个子伙伴，壮着胆子走进了成都市人民体育场。袁福征教练看中了她，把她留在四川省青少年排球训练班，一招一式地开始训练她打排球。这位当年曾是西南女子排球队著名运动员的袁福征教练，给她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能吃苦、肯动脑的张蓉芳，技术的飞快进步引起了四川省女排教练王德芬的注目，十五岁上，这位少女便迈进了省队的大门。

省女排队员年龄都大了，有的已经三十多岁，有三位已是孩子的妈妈，她们摸爬滚打，仍然奋力拼搏在排球场上，然而毕竟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可是新一茬又接不上班，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大姐姐们在场上拼老命。这现实，激励着张蓉芳，她决心加倍锤炼自己。

老队员见刚入队的张蓉芳，小小年纪，聪明伶俐，球性极佳，又吃得苦，骁勇善战，大家都十分喜爱她，认定她是一个有希望有前途的运动员。在体育界青黄不接的年头，老队员见来了张蓉芳，都喜滋滋的亲切地叫她“苗苗”。后来，队员们发现这个小姑娘，出于求进步心切而常常造成场上失误，一失误就爱发急，一急，她就爱抓起球来“砰砰”乱摔；干事也毛手毛脚的，于是就又送她一个雅号叫“毛毛”，“苗苗”和“毛毛”，在四川人说来，声音无大差别，久而久之，人们倒渐渐地把“毛毛”叫响了。于是，“毛毛”成了大姐姐们对这个小妹妹的亲切称呼。

“严是爱，松是害。”王德芬教练，以另一种爱的方式——近乎残酷的训练，培育着这个争强好胜的排坛新秀。“毛毛，你身高只有1.74米，将来要在世界排坛出类拔萃，没有过硬的基本功是不行的！”这饱含着教练一腔热情掷地有声的金玉之言，常常使训练中累得瘫倒于地的张蓉芳，犟劲儿陡然而生，奋然而起！

金色的年华啊！是血和汗闪光，情和谊照人的岁月。

三

1976年的全国甲级联赛，四川女排所向披靡，十九岁的张蓉芳锋芒显露，她眼明手快，变化多端，落点刁猾，攻球凶猛，被人们戏称为“魔力大炮”。明眼的袁伟民教练一下就看中了她，决定把她调入刚刚组建不久的国家队，张蓉芳成了中国女排最初选中的十四名集训队员之一。张蓉芳踏上了隆隆北去的列车，也踏上了排球事业更艰辛的征程。

组建初期的中国女排，训练条件艰苦异常，夏日她们常常在青岛沙子场地上翻滚；冬天则在福建漳州那大草坪里摔打。可是，在袁伟民主教练的率领下，她们向着既有高度又有灵活性，既能攻也能守，能高能快的全面型球队的目标挺进。汗和血、智和力，是她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利器。全队上下，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而昼夜兼程地拼练。1979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在香港举行，有志气的中国姑娘，以3比1力克日本女排，终于结束了二十年败在日本队手下的历史，首次夺得亚洲冠军。

曙光曦微，中国女排在翘首企盼着霞光万道。张蓉芳自知在高个子林立的排坛上，自己这1.74米的身材，必须“先天不足，后天补”，所以她自觉地比别人练得更勤苦些。生性倔强的张蓉芳，尽管她在大个儿对手面前，攻球常常受阻，但她就是不承认小个儿就真的没有办法攻破大个儿的防线，她要练出击溃对手的绝招，要努力提高自己的进攻技巧和战术水平，要使自己具备进攻的突破能力。

苦心人，天不负。张蓉芳不仅练得攻势凌厉，而且防守也很出色。还有，发球攻击性也很大。第四届全运会女排比赛的统计资料表明：当时张蓉芳的扣球名列第一，防守第二，发球第三。张蓉芳脱颖而出。

1981年11月7日，第三届世界杯女排赛，在日本东京燃起烽火，张蓉芳随队东征，战胜了日、美、古、苏等世界排坛各路劲旅，以七战七胜的战绩，于1981年11月16日晚8时零5分，在日本大阪市体育馆，她和十一位队友，登上了高高的冠军领奖台，第一次捧起那金光灿灿的世界冠军金杯！

1982年9月12日，第九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在秘鲁利马举行，中国女排雄心勃勃，决心摘取锦标赛桂冠。小组预赛，出师不利，被超水平发挥的美国女排3比0打败。争气的中国姑娘，遇险不惊，团结奋战，在其后的六场比赛中，以六个3比0的绝对优势，为祖国夺得了第二个世界冠军的金杯。作为主力队员之一的张蓉芳，当时虽然已属女排“元老”，赛场上依然是生龙活虎，冲锋陷阵，越战越勇。被一些世界女排劲旅，视为是难以对付的“怪球手”！扬威世界排坛。

四

俗话说“重担压快步”。诚然，步倒是被压快了，那快中却含满了重担下的坎坷、艰辛甚或是凄苦。

夺得“世界排球锦标赛”冠军后，中国女排作了调整，曹慧英、孙晋芳、杨希等退役，组建时的“元老”，就剩下张蓉芳了。

在排坛上苦拼苦搏了已经十二年的张蓉芳，这时也是伤病缠身，况且已是二五六的大姑娘了。“激流勇退”，“见好就收”在某些人看来此其时矣。可是张蓉芳，在中国女排这个练技术、更练思想的大熔炉里摔打了六年的倔强姑娘，一想到“大换血”后的女排需要自己，为祖国再夺荣誉需要自己，在大病一场后，她又急不可待地返回北京，回到自己朝夕相处荣辱与共的战友们中间。她要做为一名老兵，去起那稳定军心的作用。

她未曾料到的是，在一次全队会议上，袁伟民教练以不容改变的口气宣布了一项任命：“队长由张蓉芳担任。”

环顾队员和教练、领队，送来的全是信任的目光，张蓉芳爽快地承担了这历史赋予她的重担。她还默默下定决心：当队长就得称职，就当出个队长样子来。然而，这一队之长毕竟不是那么好当的，何况这是个夺得过两次世界冠军的球队啊。重担在肩，倔强好胜的姑娘必须快步向前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张蓉芳念小学时就熟知这句名言。训练、比赛，作为老队员，尽管伤病时时袭来，她都能咬牙坚持，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生活中，休息、娱乐，衣食冷暖，她也蛮像个大姐姐似的关心着新队员。自己勤苦些，就都有了。唯独这做思想工作，在她说来可是个难以攻克的新课题。中国女排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都敬慕的世界冠军队，可队员毕竟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啊，这个年龄的女孩子，不少还依偎在父母面前撒娇呢！

也偏偏就在这时，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上，中国队以0比3败在日本队手下。中国女排队长受不住了，重担在她肩上，丢掉了四年前夺来的奖杯，她伤心地痛哭流涕，继而心头泛起了委屈、抱怨情绪：“光我们几个老的拼命，有什么用呢？”

袁伟民无愧是世界优秀教练员，他培养出了中国女排世界第一流的技、战术，也培养出了女排姑娘们世界第一流的思想素质。他像寒暑表一样，随时随地准确无误地掌握着姑娘们感情脉搏的跳动。0比3输给日本队以后，

队员中一度出现了情绪低落。心情不好，便难免出现矛盾。一有矛盾，袁伟民教练便让队长张蓉芳去做思想工作。奥运会一天天逼近，如果不很快从失败的懊恼中挣脱出来，坚定起夺取奥运大赛桂冠的信心，时间可是最无情的！它惠顾的只是争分夺秒奋力搏击的强者，绝不怜悯那些一味抱着失败去痛苦的弱者。

然而，做思想工作，这是张蓉芳的“弱项”，何况，她自己还一直被“0比3”的痛苦所困扰着呢。

袁伟民教练或重锤敲击或精雕细刻地塑造着“三连冠”女排英雄们的群像。蛇无头不行，鸟无头不飞，首当其冲，他头一个就找到张蓉芳：“你自己树立起奥运会冠军非我们拿不可的思想没有？”

“有希望没有把握。”张蓉芳坦荡地直言不讳。

“自己都没有树立起必胜信念，怎么去要求新队员，怎么去带动新队员？”袁伟民丝毫不留情面地锤击着张蓉芳。

张蓉芳感到了莫大的委屈，委屈得呜呜直哭。

夜，已深。

也刚刚挨了袁伟民教练批评的郎平，和张蓉芳并肩走在漳州基地的甬道上，这对难姐难妹互相倾诉着衷曲，抱怨着袁指导的冷面寒心！

气话倾尽时，情绪也便平静了。张蓉芳想到了袁指导那日渐消瘦的面容，那布满血丝的眼睛，那深夜里的声声咳嗽……他这是为谁呢？袁指导呕心沥血，废寝忘食是在谋划着夺取那个举世瞩目的“三连冠”啊！我们是正、副队长，他不抓我们抓谁呢？队员的思想工作，正该是我们去抓啊！想当初，1981年的世界杯赛、1982年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打从那时起，袁指导就把张蓉芳、郎平和已退役了的当时的队长孙晋芳，视为“两把铁锤和一个二传手”的核心使用了。每临大赛，都是先找她们三人开会，通过她们向全队贯彻战术思想和把握、调节全队情绪的。可眼下，新女排不仅水平不如老队，就是训练作风也不如老队扎实、刻苦呢。这局面，这思想工作不正该是通过正、副队长来抓吗！

思想通了，办法也随之而来。机敏果敢的张蓉芳，当即便和郎平商定，“咱俩找××聊聊，今天袁指导在球场上批评了她，她未必能马上想通。你说呢？”……

这之后，平时不大爱说话的张蓉芳，经常在空闲时和队员们说说笑笑，谈思想、谈技术、谈家常；每逢开会，原先总是捡个角落里坐的张蓉芳，这会儿她坐在最前排，畅抒己见，出谋献策，常常几句话就切中会议议题的要害。更主要的，是她以身作则，她在新队员面前，既重言传，更重身教。

袁伟民教练看到迅速成长起来的女排队长，从心底里笑了。中国女排，在这位队长的任期内，终于为祖国赢得了“三连冠”的殊荣。

在风光旖旎、气候宜人的南国小城——福建漳州的体育训练基地前，耸立着一座中国姑娘夺得“三连冠”功业的丰碑，在24米高的三棱碑柱上，英姿飒爽地站着一位端庄秀丽的女排队员，这位青铜铸成的姑娘，身高5.6米，体重4吨，胸前佩着三枚光芒熠熠的圆形金牌，左手捧着冠军奖杯，右手高擎鲜花，莞尔含笑，向仰望的人们亲切致意！

每逢看到这女排“三连冠”纪念碑，便不禁想起“三连冠”的功臣张蓉芳！在她光荣退役之后，又作为中国女排的主教练，率队参加了1986年9月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第十届世界女排锦标赛，为中国女排夺

得“五连冠”立下汗马功劳。1987年，张蓉芳出任国家体委训练局副局长，如今，她正在为腾飞的中国体育界，辛勤地贡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天安门城墙” ——记周晓兰

薇薇

周晓兰，中国女排夺得1981年第三届世界杯、1982年第九届世界锦标赛和1984年奥运会女排大赛“三连冠”的主力队员之一。功勋卓著，两次获得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被誉为“攻不破的天安门城墙”。

—

来自山西女排的上海姑娘周晓兰，容貌漂亮，球技高超。可她到底是哪里人？江苏的同志说，周晓兰的父亲周广信是南京人，晓兰的籍贯无疑应是江苏；上海的同志说，她的母亲潘梦兰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她出生在上海的外婆家，应该算上海人；山西的同志则说，晓兰的父母多年来全在山西工作，晓兰在山西上学，是从山西队选入中国女排的，自然应算山西的运动健将了。不必争论，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孩子的籍贯以父亲的老家为准，周晓兰还是把自己的籍贯写上了南京。

1957年10月9日，周晓兰诞生在上海淮海路附近一条弄堂的小阁楼上。当时，她的父母都在山西太原工作，晓兰来到人世间才十九天，母亲把她留给外婆，便回太原去了。晓兰孩提时代，在嘉兴南湖边上的舅舅家，得到了无穷的快乐。那挂满丝瓜、豆荚的篱笆小院，那微风吹皱的南湖碧波，那湖边小水沟里自由自在摇着尾巴游戏的小鱼……都使晓兰开心极了，整天乐得合不拢嘴，她被南湖大自然的美丽所陶醉，南湖是她孩提时代的天堂。

六岁半的周晓兰，该上学了，父母接她到了太原。谁知，没过二三年，突然晴天一声霹雳，“文化大革命”风狂雨骤地震荡着中华大地。家家户户的平静生活一时都被震得乱了套。周晓兰十三岁上随着父母被下放到了山西一个偏远的山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当时被称为“臭老九”。可“臭老九”还是很重视自己女儿的知识追求。尽管二十里路外的公社小镇上才有学校，艰难的山路，中间要经过一条又深又长的大沟，还要翻过两道高高的山梁，父母还是决意让女儿去求学。晓兰回忆起这段生活的艰苦时，倒笑着说，这对自己后来在排坛之路上的拼搏，预先做了准备，大有好处呢！

晓兰少年时代，她的身体条件就引起了体坛人士的注目。十五岁进太原少年体校开始了排球训练；之后，入山西省女排；1977年进中国青年女排；旋即加盟中国女排。她都是作为主力队员驰骋于赛场上的。周晓兰不仅有1.82米优越的身高条件，作为副攻手，她扣、拦技术全面，实属难得的人才。晓兰擅长打短平快、时间差、位置差，常常在眼花缭乱中，球已落地开花。她练就的那手拦网技术，判断准确，手法巧妙，成功率高，常使对方攻球手望而生畏。她在排坛厮杀十二年，战功累累，名扬海内外。

二

自古雄才多磨难。艰苦生活，锻炼了周晓兰，使她有胆有识，智勇兼备。在中国女排姑娘中，晓兰是有名的大胆敢为者。她的胆量大得过人，与她长

得清丽文静的外表简直不合拍。因此，得了个“拼命三郎”的雅号。

1981年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女排比赛中，中苏之战，第二局中国女排曾经以0比9落后，这一局看来已经是无法挽回的了，周晓兰却绝不甘心输掉，“拼回来！怎么能输？！”她浑身是劲，一身是胆，和曹慧英一起，在网上筑起了一道攻不破的手墙，使苏联队的千钧重扣，连连吃了“闭门羹”。她们拦网连得4分，为扭转危局铺平了道路，人们怎能忘记她们的汗马功劳。若是没有超人的技术和胆量，是不会有这挽狂澜于即倒的魄力和效果的。

说到周晓兰的胆量，还真有一些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呢。

她十三四岁上，在山西山村上学时，冬天天黑得早，放学后就沿着险峻的山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赶。一天，男孩子们走得快，早不见了踪影，路上只剩下了她这个从大城市里来的小姑娘。月亮好像有意捉弄她，在云层里出没着，探出脸来时，抖落着昏黄的清光；隐入黑云后面时，天地间变得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山梁也是黑黝黝的。煞是怕人。晓兰心里正有些惶惶然的时候，偏偏眼前出现了一对绿色的“小泡泡”。这在寒冷黑暗的旷野里，阴森森的，顿时增加了晓兰的恐怖之感。身上瘫软，腿也抖了起来。狼！是狼！是吃人的凶恶的狼，老乡们说过的。怎么办？呼叫吗？山野空旷，多老远没有一个人，更何况是漆黑的冬夜！奔跑吗？一个小姑娘的两条腿，怎么跑得过恶狼的四条腿呢！更甭说这时晓兰的腿已经迈不开步了呢！她镇静了一下，想起老乡们嘱咐她遇到狼，躲进牧羊人躲风避雨的土洞脱险的话，便颤抖着艰难地拖着两条沉重的腿，在雪地里找了好一会儿工夫，才找到并钻进了一个土洞。但是，要躲避到何时呢？忧心如焚的妈妈在家里正倚门相望哩……想到这里，晓兰鼓足勇气从洞里猛地冲了出来。或许那狼被小姑娘的勇敢吓住了，还是无意伤害弱小？反正狼是悄然走开了。晓兰抖抖威风，大步流星地朝家里奔去。她想：看来狼也是欺软怕硬呢！

周晓兰进入中国女排之后，她还干过一次令人替她后怕的大胆冒险行动。一次在海边游泳，她和曹慧英借助一个充气的皮筏子，向400米开外的一个小岛游去，等到她们在小岛上玩够了，想返回岸边时，糟糕，皮筏子的气全都跑光了！怎么办？游回去？晓兰的游泳技术实在不怎么高明，在游泳池里，她顶多也不过游50米，而横在眼前的深深的海水，足足有400米啊！坐等别人救援？晓兰生来就不是这种脾气。“游！”周晓兰把牙一咬，像下一道军令似的果断地说。于是，两位“拼命三郎”竟真的浮浮沉沉地游上了岸。事后，朋友们批评她们冒险时，晓兰诙谐地笑着说：“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啊！胆量，也是练出来的。

三

自信，是一个运动员情绪稳定的保证。周晓兰，总是那么胸有成竹，有着坚定必胜的信念。

一般说来，一个运动员在赛场上要是曾经输给了对方，再遇上这个对手时，自觉不自觉地会有一种发怵的“阴影”罩在心头。晓兰却不然，她是一位拿得起、放得下的姑娘。在第三届世界杯赛上，中国女排遇上古巴女排时，因为在前不久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半决赛时，中国女排曾以0比3输给了古巴，而且那场球，周晓兰打得实在不敢奉承。这次又与古巴队交锋，以前输过的阴影，会不会在晓兰心里作祟？人们不无理由地替她担心。没有。一上

场，晓兰就伸出三个指头和对方队员开玩笑，意思是说，我们要以 3 比 0 战胜你们。她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队友和教练。是啊，战场上好马也难免有失蹄的时候，跌了一跤，捡了个明白，倒也值得。这一场，全队上下齐心协力，果然以 3 比 0 战胜了古巴队。周晓兰场上表现出色，快攻命中率高达百分之四十八，拦网得了 14 分。

后来对日本女排一场，晓兰更是前飞、后飞、前快、后快，跑动果断，劈杀凌厉，把对方打了个落花流水，拦网队员几乎全无招架之力了。周晓兰全场扣快球二十五次，取得了十五次落地开花的优异成绩。当时，她这位“天安门城墙”一人拦网全场得二十二分。名列世界第二。周晓兰立下了赫赫战功。

四

既然与排球结缘，就要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排球事业。这是周晓兰的志向。

随着年龄的增长，体质也一天天地发生变化。新陈代谢，这是人们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在排球场上，摸爬滚打了整整八个寒暑春秋的周晓兰，这位前两届夺得世界冠军的中国女排的主力，在 1984 年的奥运会大赛上，她退居二线了。但她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作为老队员，除了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外，她还学着做新队员的思想工作，把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言传身教，让新队友少走弯路，尽快成熟起来。

1984 年奥运会上，中国女排获得“三连冠”后，周晓兰“光荣退役”。和原中国男排主攻手侯晓非结为伉俪，同时进入上海体院教练员进修班学习。可晓兰人离队心不离队，她和其他几位“退役”的老队员一样，时刻关注着队友们的战斗步履。她学业届满后，又回到国家体委去为排球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现在，她已担任了中国排球协会的副秘书长。周晓兰这种孜孜以求的精神，多么值得学习，多么令人敬佩啊！

再见，亲爱的观众 ——郎平自述

郎平

一大早儿，我匆匆收拾好英语书、英语资料和英语词典，挟起一叠又厚又重的作业本，看着表算着时间，向教学大楼走去，向一个崭新的世界走去……

西北风刮得树梢飕飕作响。我眼望着越走越近的教学大楼，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牵动着我的心，若有所失……

进高等学府学习英语，这不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吗？如今如愿以偿向这个世界迈去时，又为何如此惆怅？……

说不清，我怎么也说不清。直到上学数天后，我才弄明白：原来，一个人要改变早已习惯了的生活是多么不容易哪！那过去了的十二个寒来暑往，我几乎天天早上都要收拾好训练用品，换洗衣裳，挎上鲜红颜色的塑料桶，迈着习惯的步伐，向训练馆走去，向与困苦、伤痛厮杀的战场走去，整整十二年哪，天天早上边走边思考着怎样度过这艰苦训练的一天……

我被热情的师生们拥进了教室。他们向我献花，赠送书籍，一起合影。新同学、新伙伴、新环境、新生活，这一切和过去多么异样却又多么相似。新的到来，意味着旧的结束。我热爱新生活，却更难摆脱对过去的留恋。学习再紧张，空闲时间再少，我仍常常情不自禁地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我思念曾朝夕相处、风雨同舟的战友和教练，我感谢所有给过我帮助和支持的朋友，我尤其不会忘记广大的、陌生的观众所给予我的热情、关心和力量。直到现在，我每天还会收到不少的观众来信。他们鼓励我好好学习、注意身体。有的还寄来了英语书和英语磁带。黑龙江一位长者一次就给我寄来了五本英语书。俗话说：“人走茶凉。”我退役了，可观众仍对我这么热情，我怎能不激动！

十二年球坛生涯，可以说我无时不沐浴着观众所带来的阳光。1977年9月，我第一次作为北京女排的主攻手，出现在上海观众面前，难忘的情景至今还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那时的我，才十八岁，虽然身高出众，但纤瘦得体重只有百把斤。扣球还不能得心应手，有时甚至软绵绵的。令人奇怪的是观众却常常对我的进攻报以热烈掌声。我生平第一次从这掌声中真正领悟到什么是鼓励，什么是希望。打完比赛，回到我们下榻的上海体育俱乐部招待所，我刚放下球包，四楼服务台就叫我听电话。原来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位副教授打来的。话筒里传来了这位素不相识的观众的声音，语调十分和蔼可亲。他称呼我“4号小妹妹”，问我“打完球后累不累，身体情况怎么样”？她希望我既要好好练球，掌握高超球技，又要注意身体。最后还特意强调了两遍：“千万不要急于求成，多多保重身体。”

返回北京后，我收到了十几封寄自上海的观众来信。这些信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新秀给予了很大肯定，对我的前景充满信心。如今回想起来，真佩服这些观众，他们认识我比我自己认识自己还早。

两个月后，我被选进了国家女排。袁指导的胆略不仅在看中了我这个技术还差一大截的新秀，更在于他破格把我推向了国际大赛的第一线经受考验。这年年底，在曼谷举行的亚运会上，进国家队才一个月的我，作为中国

女排的主力强攻，参加了对日本、韩国女排的两场硬仗。对韩国比赛我打得还可以，对日本队那场球我全然打“哑”了。

回到北京，在欢迎亚运健儿归来的庆功会上，袁指导拿着一大摞观众来信读。他顺手递给我一封重庆观众的来信，我好奇地读了下去。这位观众开门见山就指责袁指导：“本次亚运会，中国队夺魁颇有希望，用原主力阵容去拼，有可能战胜日本队，可是你作为中国女排的主教练，却错失了良机，让还不成器的北京4号去挑大梁，从而败阵，遗憾之极……”

我用颤抖的手，把信慢慢叠好，轻轻插回信封里，紧紧闭住双眼，羞辱已使我满脸通红……

“难道有我上场，中国队就要输球？”“难道新秀就注定不行？……”我表面沉默，内心却“翻江倒海”……

我没有抱怨这位观众，我相信这位观众也完全出于好心，要不然他不会花时间、费精力给袁指导写信。我请袁指导把这封信给我，留在我的身边。

信，伴随我开始了在国家队的艰苦训练。袁指导加码培养我，几乎天天给我吃“小灶”（加练），我满脑子只有练，练，练！光阴荏苒，我在苦练中成长。一年以后，日本报刊登出了这样的标题：“郎平打乱了全日本女排的阵脚。”也就是这年年底，在香港举行的第二届亚洲锦标赛上，我们战胜了二十年未曾战胜过的日本女排，首次夺得亚洲桂冠。那时的我已经成为中国女排真正的主力。我永远不会忘记1979年12月12日这一天。我怎么也没想到，我们的胜利在香港观众中会引起这么大的震动。比赛结束，我们走出伊丽莎白体育馆，成百上千的观众，冲破由警察围起的“防线”，向我们拥来。夜幕中，黑压压的人群里，闪动着一张张兴奋和激动的脸。汽车开动了，一些观众便跟着车长跑起来，一直护送到我们下榻的旅社。

从那次比赛之后，香港观众开始熟悉我。直到1986年12月10日，每年，我过生日的这一天，都会准时收到香港观众来信，祝贺我生日快乐。从1980年到现在，香港女青年吴嘉佩一直和我保持联系。我们每次出征参加大赛，或一般出访比赛之前，她都要打电报来祝我们走运；胜利归来后，她还要打电报来祝贺。她还常常给我寄钥匙链，上面有各种吉祥物，让我挂在球包上，带到比赛场地去。我退役后，她仍经常来信，我和白帆结婚那天，她给我们寄来了一对“情侣表”，祝我们百年合好。

香港一家报纸曾报道我喜欢丝绒做的动物。一些香港球迷便通过种种渠道，给我寄来、捎来狗啊、猫啊、猴子、米老鼠、小白兔等各式各样的丝绒动物。现在，这些毛茸茸的“小生命”，都陈列在我的柜子里，活象个小动物园。

冲出亚洲后，我们开始向世界冠军进军。崇高的目标吸引了更多的人关心我们。1981世界杯赛前，南京大学一位名叫金芳的女同学，特意找到我们集训地，送给我一块鲜艳的红手帕，说这是她奶奶特意为我绣的。我把它珍藏在身边，带到了日本世界杯赛上。每场比赛前，我几乎都要掏出来亮一下相，袁指导奇怪地问我：“为什么总带着它？”我说：“南京那位老奶奶说，红色象征着吉利。带着它，我们一定能赢球。如果这次真拿世界冠军，我就把这个吉祥物送给你。”袁指导笑了笑说：“还挺迷信呢！”

我们终于如愿以偿。当然，我也履行了我的诺言，把红手帕送给了袁指导。说来也怪，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时，我还看见袁指导的笔记本里夹着这块红手帕呢！

在众多支持、关心我的观众中，有我的同龄人，有我的父辈长者，也有我的弟弟、小妹妹。北京市龙潭中学初一班有一位小姑娘，曾几次给我写信说：“亲爱的郎平大姐姐，你为国争光，天天训练一定很辛苦，我是一位非常崇拜你的体育迷，请你答应我，每天放学后我给你洗运动衣。”她说到做到。一天，我们下训练课后已经很晚，我刚走出练习馆，就见昏暗的路灯下一位小姑娘向我走来，她那大大的眼睛里含着羞怯，鼓了半天勇气才轻声说：“郎平大姐姐，我来帮你洗衣服。”我拉过她的小手，说：“小妹妹，我不累，你放学后要做功课，也很辛苦，谢谢你啦，以后千万别来了，这样会耽误你学习的，听见了吗？”她没说话，鼻子一抽一抽的，她哭了。我赶紧拿出毛巾给她擦去泪水。她没有停止哭，转身走了。我追上去，很想和她再聊几句，可是她一边用手抹去眼泪，一边挥手让我回去休息。我久久地站在路边，望着这位可爱的小妹妹远去……

从第一次赢得世界冠军，到第五次夺魁，每一次世界大赛之后，我们队都要收到上万封观众来信，而我个人收到的信总是居全队之首，每次大赛后几乎都达四位数（上千封）。有祝贺，有鼓励，有建议，有要求签名的，有需要帮助的……有人问我：这么多来信你看得过来吗？是的，我们的空闲时间有限。一天读十来封信还有可能，可最多的时候我一天要收到五六十封信，那就怎么也读不过来了。不过，我总是尽量挤出时间多读一些。我觉得观众寄来的不仅仅是一封信，而是他们的一颗心。我只有首先理解，尊重观众才能赢得观众对我的理解和尊重。渐渐地，读观众来信便成了我生活中的习惯。紧张的集训生活，是很枯燥的，天天与球打交道，很少与外界接触，可是每当我读完一摞观众来信后，就仿佛这一天与许多人谈过心、聊过天了，从中可以吸取许多养料。

我常常被一些细心的观众对我的爱护和关心所打动，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应该是相互的，观众想我所想，我也应该想观众所想。有一次我收到安徽农村一位聋哑人的来信，他说他从小因为误吃中药而成残疾，现在虽然听不见、说不出，但是他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中国女排的拼搏精神，深受感动。他希望我能寄一双穿过的球鞋给他，激励他与人生搏斗的勇气。读完他的信，我似乎感受到了这位年轻残疾人的痛苦，第二天我便抽空给他寄去了一双我们夺取世界冠军时穿过的球鞋，我在信中写道：我相信你一定会和我们一样，成为胜利者。

我当上体育集邮协会主席以后，不是大赛期间，我每天也要收十来封观众来信，要我在邮票上签名，要我代他们买邮票等等。由于前一时期我身体欠佳，现在学习又比较紧张，我为不能满足观众的要求而感到不安。把这些信退回去吧，我又于心不忍。我爱人白帆看出了我焦急的心情，于是主动承担了义务，驾驶着车去代观众买邮票，尽量满足观众的要求。

也许是有的报道中提到过白帆，观众也已经熟悉他。现在，每当我和他一起去游玩或出现在公共场合时，有的观众便会直呼其名：“白帆！白帆！”围住他问这问那：“你个子有多高？”“在哪儿工作？”“原来是运动员吗？”……常常把不爱在生人面前说话的白帆窘得够呛，也真有点难为他了。

我们结婚度假的一天，去到香山，过去两人谁也没有上过“鬼见愁”，这次便决定登上去。空中飞行的缆车是那样吸引人，我们决定到山脚下坐缆车上山。可到那儿一看，站满了人，票已售完。我们只好向后转，原路回去。没走几步，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追上来，坚持要请我们去坐缆车。我回

头一看惊呆了，人群已自动让开一条胡同，请我们俩走进去。盛情难却，这情景已容不得我们再转身离去。我和白帆连连致意道谢坐上了缆车。车速很慢，正在爬山的旅客也一下就认出了我们俩，有人高声大喊：“郎平、白帆，祝你们幸福！”这声音在枫叶映红的山谷中久久回荡，使我们难以平静……

现在，如果有人问我世界上最珍贵的是什么，我会告诉他：最珍贵的是感情，珍惜感情的人是最富有的人。当我告别排坛时，倍加感到观众所给予我的感情比金子还珍贵。这感情已深深地播进我的心田，它将伴我去度过新的岁月……

再见，亲爱的观众！

李宁从竹乡走来

国荣洲

我喜欢称赞竹子的两句诗：“百尺竿头仍上进，凌云深处更虚心。”我也喜欢竹子，更希望自己象竹子一样不断长进！

——李宁

1984年8月4日，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美国第三大城市洛杉矶，加州大学体育馆。第二十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体操男子单项比赛正在这里激烈角逐。面对美、日等国如林的强劲对手，中国运动员李宁，用他的力和美，用他的拼搏精神，技压群雄，连战连捷，一举夺得了自由体操、鞍马、吊环三项冠军。这辉煌战绩，载入了奥运会的史册。中华健儿一洗“东亚病夫”之耻，立于健与美的峰巅，扬眉吐气，大振国威！

当场，一位香港记者拥抱着李宁热泪滚滚地说：“谢谢你，谢谢你啊！你为我们中华民族争了气！”美国体操名将威德马尔无限感慨地说：“李宁是有史以来的最伟大的体操选手，作为一名体操绝技表演者，他已自成境界。”美国历史最长的报纸《纽约时报》称颂李宁为“李宁力塔”。当场观看李宁比赛的美国人甚至说：“今晚是李宁的天下！”日本的《朝日新闻》评论说：“中国体操健儿最后的大跃进，显示了世界冠军队的真正实力。”中国体操运动员李宁，扬威洛杉矶，独得三枚奥运会金牌的壮举，当时，鼓荡起多少海内外炎黄子孙心海里的狂涛巨澜；这以后，每逢谈起这激动人心的历史一幕，又会呼唤起多少中国人的满腔豪情！

—

李宁，壮族，1963年出生于广西柳州。两三岁的时候，就被在柳州做小学教师的父亲李世波送到了广西来宾县农村的祖父母那里。壮族竹乡，山清水秀，翠竹簇簇，水牛牧童，农桑耕织。在古朴纯良的乡风熏陶下，小李宁长得敦敦实实，憨厚而机灵。六岁上，到了入学的年龄，李宁回到了柳州父母的身边。

炯炯有神，时时透着好奇的一双大眼睛，显示出小李宁浑身充满着活力和才华。唱“样板戏”他拿手，在沙滩上拿大顶，他更是小伙伴中间的佼佼者。尽管如此，因为年岁小，学校的小体操队，不肯吸收他参加。为此，小李宁憋了满满一肚子气，非得和他们比个上下高低不可。这个从小就有一股犟劲儿的小家伙，不仅在沙堆上练，到了家里也没有一时一会儿的手脚安生。他在床上练倒立，他把棉被铺在地上当垫子，在上面又是前滚翻，又是后滚翻。帐子、被子哪里有力量跟他较劲儿，很快就“漏洞百出”了。可也有失有得，小李宁的功夫“与洞俱增”。当然，更重要的恐怕是靠了他的倔强引起了体育老师的注意，破格吸收这个“小不点儿”入了学校体操队。

要说李宁迈出人生的重要一步，有幸与体操结缘，还多亏了广西体操队的梁文杰教练慧眼识人。

1971年，梁文杰到柳州物色体操苗子。一群十来岁的孩子在市田径场应试。梁教练一眼就看中了这个比别人矮半截子的大头娃娃。一问年龄，虽然李宁怕人家嫌他小，连年带月地一古脑儿全说了出来：“八岁零三个月！”

可是，梁教练还是爱抚地摸着他的大脑瓜儿，惋惜地摇了摇头。

然而，伯乐怎肯舍弃千里马呢？小李宁那股机灵劲、倔强劲，还有他翻出的跟斗那稚嫩的韵味，都给梁教练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象。过了不久，小李宁破例被吸收进了广西体操集训队，来到南宁，边读书边训练，开始了他的体操生涯。

二

好钢重锤，一年多的刻苦磨砺，小李宁有了长足进步。1973年春天，李宁参加了全国少年体操分区比赛。在南昌市体育馆里，当广西队出场比赛时，观众席上发出了一片笑声，人们看到：在齐刷刷的运动员队伍的尾巴上，大模大样地走着一个人比别人矮了大半的大头娃娃，小家伙还旁若无人地瞪着一双大眼睛朝台上东张西望呢！他作完表演动作后，还总爱调皮地冲着观众吐一下舌头儿。当时李宁身高才1.29米，还没有跳马高，他踩着教练垫的厚厚的一摞垫子，才勉强够得着双杠。可就是这个令人发笑的大头娃娃，居然作出了当时还没有几个人会作的高难动作——双杠前摆转体成倒立，跟头也翻得干净利落。头一回参赛的李宁，就夺得了双杠第四名、自由体操的冠军。

世上的事情，哪里能尽遂人意。况且，越是有作为的人，遇到的磨难就越多。不是吗，这只雏鹰正要搏击长空的时候，令人憎恶的厄运之神无情地向他袭来了。李宁先是患了骨骼炎，后又摔坏了肘关节，一块碎骨片卡着，左臂无法伸直了。李宁在极度痛苦中，咬着牙关与病魔整整搏斗了三个春秋寒暑。三年，他用了三年的时光与厄运抗争，终于战胜了伤病。同时，也锻炼了他的毅力，并且，挫折使他懂得了练体操光凭勇敢和坚强意志还不行，还必须讲究科学和掌握高超的技术。

1980年底，李宁进入国家体操集训队以后，在著名教练张健的悉心指导下，逐渐克服了动作姿态不够优美，爱钩脚尖，还有动作完了常常习惯地吐一下舌头儿的毛病，进步很快。这一年，他到英国参加国际比赛，获得鞍马第三名。当他看到日本选手梶谷仅仅比他多了0.1分而获得冠军时，心里象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打这以后，他训练更加刻苦，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了。尤其是进了国家队，遇到了张健教练这位严师，使他很快成熟起来，逐渐形成了他个人的独特风格。1981年7月，在第十一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自由体操，李宁一上场就做了一个空翻两周加转体360°，一时四座皆惊，随着来了个屈体后空翻两周，然后又把鞍马上的托马斯全旋，搬到了地毯上，最后以空翻两周结束，动作新，力量大，轻、飘、稳，全套动作一气呵成。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这次比赛，李宁夺得了三项桂冠。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三

1981年11月，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第二十一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上，还没有比赛，李宁在适应场地时，不慎将右踝骨严重扭伤，脚脖子肿得象发面馒头，脚一着地就痛得钻心。团部研究决定，不让李宁上场参赛了。李宁一听，心如刀绞：“唉！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平时流血流汗，在就要为祖国赢得荣誉的时刻，我……我这不是临阵脱逃吗！回国后有何面目见祖国亲人

呀！”李宁动作灵巧，心眼也灵巧，他知道仅仅靠空口白牙磨嘴皮子请求参战，领导是绝对不会批准的。于是，在报名最后截止的那天凌晨，繁星在天空眨着眼睛，莫斯科的夜幕还没有退尽，李宁便悄悄披衣起床，咬着牙跑步去了。并当着教练的面，他先是试着劲儿的在凳子上往下跳，然后信心十足的用受伤脚做单腿平衡和深蹲……

这行动、这骨气，终于争得了领导的同意。李宁精神抖擞地上场了，并且不负众望，在团体赛中，项项都是有效分数，为中国体操队进入世界前三名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要知道李宁带伤上场，忍受了多么巨大的痛楚啊！

四

1982年6月，在有苏、美、日、民主德国等世界体操强国参加的国际体操邀请赛上，李宁夺得了全能冠军和自由体操、鞍马、吊环三个单项的金牌。就在这一年的10月中旬，第六届世界杯体操赛在南斯拉夫的萨格勒布市举行。世界大赛，名将云集，高手如林，李宁不慌不躁，却又争分夺秒认真对待。赛前，他一项一项地摸熟了各种器械的“脾气”，面对较硬的垫子，他在心里默默记下“要掌握好力度”；而对颤颤悠悠的单杠，他告诫自己“晚一点发力，借一借杠子的弹性”。心里有了底，就看临场发挥了。

比赛这天，李宁紧紧盯着苏联名将科罗廖夫。在1981年第二十一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中，这位世界体坛上大名鼎鼎的科罗廖夫，体现了苏联体操动作质量较高的传统，不仅为苏队夺魁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荣获了个人全能冠军。这是一位最有实力的对抗强手。自由体操、鞍马……李宁一项项地比赛着，比分也一项项地领先着，“沉着”、“加油”、“今日不拼何日拼”！李宁靠了实力和自信，奋勇而上，经过奋力拼搏，中国小将技惊体坛，李宁和童非一举包揽了这次大赛的全能冠、亚军，同时李宁还获得了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

单杠等五个单项冠军。这是中国运动员首次打破苏、日运动员多年来一直垄断世界体操全能冠、亚军的局面，李宁也成为男子体操运动员在世界比赛中一次获得金牌最多的选手。同时，这辉煌战绩，也标志着我国体操运动的水平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注：团体赛每队六人上场，计算成绩时，前五名的分数为有效分数。

五

爱好体操的人们，常常喜闻乐道什么“托马斯全旋”、“京格尔空翻”、“马凯洛夫腾越”、“冢原跳”等等脍炙人口的惊险动作，津津有味地品评这些动作的高难优美。是的，这些以运动员的名字命名的体操动作，确实是被世界体操界公认的难新动作，而世界体操运动，又总是伴随着每一个用创新者之名命名的动作的出现，在这一项运动中开辟出一条新途径来，从而对该项运动技术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世界体操界有史以来，还从未曾用过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体操动作。面对这严酷的现实，拥有十亿人口的大国的体操健儿，会作何感想？

——拼搏？唯有拼搏，才能为祖国建功立业！

张健教练作过拼搏，张健教练的教练也曾拼搏过，张健教练又指导着李宁拼搏……中国体操健儿，为了祖国的荣誉，他们几代人前赴后继地拼搏着，用苦和累，用血和汗，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一砖一石地把祖国的荣誉之塔砌铸。

1984年11月底，国际体操联合会向世界公布：四个体操创新动作，用中国人的名字命名！这些动作不仅为中国运动员所首创，而且，他们还成功地用于世界性比赛。这四项动作，除了李月久和童非各一项外，是：

“吊环李宁”——正吊臂后悬垂前摆上接直角支撑

“双杠李宁”——大回环转体180度成倒立

李宁一人占了两项！“金榜”题名，何等的荣耀啊！中国人！体操健儿把中国人的名字刻在了世界体坛的金榜上！

六

“李宁力塔”、“金童子”、“体操王子”……在桂冠、美誉纷至沓来的时刻，喜悦固然喜悦，但李宁从未飘飘然。他清醒地对待自己，也清醒地观察着世界体操界的变幻风云。

学无止境，艺无止境，李宁为了使自己技艺更臻炉火纯青，也为了创出新的高难动作，训练时，体操馆里无时无刻不闪动着他那矫健的身影，不论炎暑隆冬，他总是大汗淋漓，孜孜以求；训练之余，李宁依然是整个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他一是听音乐，二是提笔作画，以此来陶冶自己在体操动作上美的韵味。同时也以此来陶冶自己的人品。

李宁喜欢画竹，并且善于捕捉竹子内在的美。他笔下的竹子秀逸而雄奇，俊雅而挺拔。李宁生长在青竹遍野的广西，从小就喜欢那簇簇青翠挺拔的竹子，他说：“竹子的气质好，不畏严寒，坚韧不拔，它给我带来精神上的鼓舞。”所以，他一直把青年画家吴东魁赠给他的那幅寓意颇深的《青竹》挂在床头。这青竹，通直向上，挺拔俊逸，虚心而尚气节。这不正是对体操健儿生动的写照吗！

是的，李宁从竹乡走来。

骏马嘶鸣
——记围棋世界冠军马晓春

姚毓武

—

1983年2月15日，日本大阪日航饭店的大厅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十六张长桌，一场无声的战斗即将在这里展开，来自三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三十二名围棋高手，要在这里争夺第五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的桂冠。

当地时间10点钟，身着各种服装，操着各种语言的棋手，怀着一试身手的心情齐集赛场。

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从1979年创办以来，每年举行一次。中国选手已获得过第一届、第三届、第四届的世界冠军。今年能否第四次获得冠军？自然，注意力都集中在中国浙江选手马晓春身上。

十九岁的马晓春，身材颀长，嘴角时常露出腼腆的微笑，眼神、举止也流露着少年稚气。他是参加这届比赛最年轻的选手。

本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还是采用淘汰制，要一盘不输才有缘问鼎。

三十二名选手只剩下四名了，马晓春明天的比赛更为关键，对日本的高手今村文明。今村文明是第二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的冠军。那一届的比赛中，我国派出三员大将，刘小光、陈嘉锐、王群。可是，三员战将虽勇，还是都败于今村文明手下，可见这位今村文明具有的雄厚实力了。

另一场比赛，是我国女将李杨对日本的上将三浦浩。如果李杨负给三浦浩，则马晓春要夺取冠军就得连闯两关。加之“天时、地利、人和”，折桂路上困难重重……

二

马晓春出生在越剧的故乡浙江嵊县，县城虽不算大，却是文明昌盛之邦，棋风颇盛，出过一些围棋名手。

马晓春的父亲马尧祥，是浙江球县县城中学老师，会下围棋。在晓春七岁那年，他的父亲开始诱导和启发他下围棋，父亲让他和哥哥马晓明一起学弈。

马晓春的运气极好，九岁那年，正赶上棋坛解冻，他参加了地区的少年比赛。紧接着马晓春就被调到杭州接受当地棋坛名宿姜闰霞的指导。以后在全国比赛时，又遇到了陈祖德、聂卫平等高手，大家觉得小马是块好材料，都悉心指教。这样的“机遇”造就了马晓春。

当然，马晓春的成功，离不开他自己的天赋和奋斗。

人们大抵会这样想：马晓春准是位非常用功的棋手。

少年时代的马晓春就已经透出了下围棋的天分。他在浙江省棋队，平时看不见他怎么下工夫看棋谱，而他依仗反应灵敏，却能杀败比他大的孩子。他下棋时，全局性很强，经常设下“圈套”，让对手去吃他的棋，从而吃了大亏。晓春不但棋上占了便宜，嘴上还要沾光：“叫你吃，叫你吃，你怎么不多吃些。”负了棋的大孩子，当然又气又恼，往往要采取武力报复，马晓

春缺乏腿脚功夫，常常哭着鼻子去找领队。

领队也为他担心：“这孩子聪明，可是人太小，不知道用功。”领队想在他身上多用些气力。

当孩子们不在屋子里的时候，领队走进他们的寝室，要看看孩子们课余都在干些什么。每个人的床头都放着各种书籍，马晓春的枕头旁却整整齐齐放着一摞小人书，领队过去一翻，愣住了，压在小人书下面的却是棋谱。

过了几天，领队又来了，可马晓春的小人书下面已经换了另一本棋谱。领队明白了，原来马晓春在偷偷用功。马晓春从小养成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为他今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1978年，马晓春到国家围棋队集训。当时，集训队以老带新。聂卫平一眼就看中了全国第九名的马晓春，“这小孩很有希望，值得培养。”十四岁的马晓春从师于聂卫平。他勤奋善学，每天跟聂卫平对弈，复盘，在与聂卫平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形影不离，连聂卫平自己都说：“他象个跟班警卫。”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了一段时间，马晓春的棋力提高相当快，把老师的一些长处很快学到了手。他棋路灵活，不是一条道走到底；判断清楚，能准确地把握住局势；思考周密，不错过细枝末节。因此，有人称他为“小聂卫平”。但马晓春并不满足于现状，他汲取众家之长，兼收并蓄。其中，有的棋手善于力战，有的棋手稳健顽强，小马都主动博采。因此他的棋招儿既灵活多变，又敢于拼争，经得起重锤敲击；他思路敏捷，能速战速胜；又不怕软磨硬泡，能打持久战。

三

在我国棋坛上，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代表人物。解放初期是“南刘北过”（刘棣怀，过惕生）；六十年代是陈祖德和吴淞笙；七十年代是聂卫平，八十年代呢？群雄竞起：刘小光、邵震中、曹大元……江铸久。然而，人们还是将目光集中到了马晓春的身上。马晓春以罕见的才能和辉煌的战绩确定了他八十年代棋坛代表人物的地位。

1981年3月，马晓春赴日本，参加第三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第一轮就碰上了日本业余围棋冠军平田博刚。此人有四十多年棋龄，曾胜过我国吴淞里等许多高手。一开局，平田就先发制人，使马晓春一度陷入被动。尔后，马晓春沉着应战，灵活多变，关键时刻把握住局势，同时抓住机会奋力反击，结果中盘取胜。之后，又击败日本九段高手小岛高穗，取得锦标赛的亚军。日本棋圣藤泽秀行赞誉他为“天才少年”。

他是天才？

如果说天才意味着天资聪颖，那么他的确是天才。他记忆力强，反应快。他外出比赛，坐在火车上没事干，随手翻一翻列车时刻表，能记住大部分火车经过的站名，到达和开出的时间；他看别人下棋可以过目不忘。三国时“建安七子”中有个叫王粲的才子，此人读路旁的碑文，读过之后能一字不落地背诵出来；他看人下棋，棋局被弄乱，能一子不错地“复现”出来，留下了“王粲复局”的故事。马晓春能与这位王粲相媲美。

马晓春基本功好，技术全面，能攻善守，而且“大局观”强，敏捷机灵而又顽强。在重大比赛中，对名将强手敢于走出新格式，表明他艺高胆大，勇于创新。1982年全国赛中，他在通向冠军征途中，与我国棋坛高手华以刚、

黄德勋、邵震中的三盘棋，都没用中国流、三连星这种传统布局方法，而是在中国流的基础上加以变化，第三子占大场，下在目外。这种不落俗套的新颖下法，围棋行话称为“趣向”。马晓春夺冠后，华以刚流露出由衷的喜悦：“他比我们当时的水平强得太多了！”

1982年十八岁的马晓春就取得了全国冠军，正式学棋不足九年，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史无前例的，虽然在我国历史上曾有“范西屏、施定庵十六岁时而成国手”的记载，然而，那时的“国手”与现今的冠军的实质却大不相同，古时候凡被最高水平者让一领先的人，都可以称之为国手。

有人说，取得全国比赛冠军并不足以为奇，只不过是国内成绩，只有与日本棋手比试之后方知真功夫。

1982年3月，马晓春取得全国冠军之后，6月随团出访日本。在东京的第一场比赛，马晓春与户泽昭宣遭遇，下到中盘以后，马晓春大块还未活，全盘实地也不足，眼看败局已定，唯一的胜机要靠对方来吃棋，马晓春灵机一动，装出一副毫无斗志、落荒败将的样子，随手往盘上下了一子，对方真的被假象所迷惑，吃掉马晓春的棋子后，马晓春接二连三地下出一连串好棋，终于反败为胜。

马晓春还有一个特点，下棋时，两眼不死盯棋盘。原来在他的脑子里有着一块无形的棋盘。马晓春的这手本领是从小练就的。1977年的全国比赛在哈尔滨举行，那时马晓春十三岁，赛场设在松花江畔，窗外正好有座大桥，一天，马晓春迎战江铸久，当棋局杀得难解难分之时，马晓春两眼发直，望着窗外，数着行驰在大桥上的火车，有人戏称马晓春将“计谋”藏在窗外的大桥上，藏在奔驰向前的火车里。领队心中暗暗发急。突然，他发出妙手。了解马晓春的人都知道，大桥的雄伟之处，及火车驰过多少辆，他根本都没看清。在如此紧张的对局中，他的心思怎能离开脑子里的那块棋盘呢？

6月26日，在日本进行的最后一轮比赛中，他战胜了一位八段。回国之后，顾不得大赛之后的倦怠和旅途疲劳，7月1日又赴京，参加第二届“国手赛”，将这次大赛的冠军从聂卫平手里夺了过来。仅过三天，他又转战承德避暑山庄的赛场，经过十一轮的较量，夺得了“避暑山庄杯”冠军。不到半年，马晓春“马不停蹄”，力挫中外棋坛名将夺得了三个冠军，真乃我国围棋史所罕见。也难怪弈林老将都看重了马晓春，同时也寄予他无限的希望。

然而，却有苛刻者固执地认为，只有取得世界冠军才能称为极佳的战绩。

四

1983年2月17日上午9时，马晓春与日本棋坛高手今村文明的战幕拉开。双方就坐，马晓春猜得白子，今村文明得意地一笑，还有意地将黑子重重地打在棋盘上，似乎要震震对面这位年纪轻轻的小将。今村随即布下“错小目布局”。马晓春十分清楚，他的这种布局，是为了趋于平稳，又易于掌握。马晓春略加思索，用两个“三·三”来对抗。

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1980年，今村文明夺得世界冠军后，马晓春就已经对他的棋谱作了详尽研究。

马晓春自十四岁起，就遇事深究。那时，他与贵州选手杨慧人对垒，杨慧人棋风细腻，两人一局棋一直杀到七点多钟。他顾不上吃饭，找到住在另一个招待所的聂卫平老师，进行复盘讨教。

他平时见人总是说话随随便便，遇事一笑了之，仿佛漫不经心。在一次与今村文明的交谈中，今村自称爱占实地，细心的马晓春，对于了解到的这一点一直牢记心中，可见他是个有心人。

今天这一布局，马晓春过去很少用，这次是针对今村爱占实地这一特点采用的。

一盘棋，开始的几步虽说不能定局，可是能够迷惑对方，为棋的进展起意想不到的作用。当对局进行到十几手的时候，黑方在上边开拆，下一步要打入白空。这时小马采用了一手“并”，出人意料。这步棋在棋界早有定论：白方稍稍吃亏。这，马晓春当然清楚。马晓春是有意这样走，别有用意。这里吃亏有限，却埋下了一个机关，需要时再在此挑起战斗，不但不会吃亏，倒是占到便宜。

小马暂设埋伏之后，又在下边打了一个小小的战役，立即腾出手回师原处一扳，今村不假思索，满有把握地随手一退。如此认为是定论的一着棋，不管你今村细想没有，可马晓春却细想过了，正中小马下怀。正当今村认为自己一退是好棋时，小马预感到这盘棋已经赢了。小马紧接着角上扳，要求活棋，这时，那一步“坏”棋的“并”成了好棋。这样一来，前世界冠军今村文明英雄无用武之地了，下午1点44分，小马与今村文明见了分晓。

之后，今村感慨地说：“噢，原来你更爱占实地。”小马实实在在地笑了。

18日上午10时，中国棋手马晓春夺杯最艰苦的一战开始了，最后一仗，对手是日本的三浦浩。三浦浩既不是世界冠军，论实力又在今村文明之下，马晓春不是更有把握取胜吗？其实不然，三浦浩大局感强，棋风和马晓春相似，棋手对路更难对付。

小马又抽到了白子。在右下角下了一个定式以后，他毅然向中腹投子，暂放实地，目的在于使子力与两侧相呼应。复盘时，日本九段加藤正夫说，这着棋不如走在边上夹实在。小马高就高在八方呼应的棋风上。

几经折冲之后，小马的左侧已见眉目，随手向腹中关起，下一手再打入黑方的拆三。黑方如果退补，小马可以顺利占优势。三浦浩却先下手了，打入了白空。小马意识到这样的走法是一厢情愿。面临三浦浩的挑战，小马反而退补。中午封局的时候，白棋形势略有不利。

马晓春思索着怎样改变不利局面。那腼腆的笑容仍然挂在嘴角上，流露出信心……

他边想棋，边吃饭。为了方便，他中午常吃面条。今天，他把面条里的两个鹌鹑蛋拨到一边，意思是叫三浦浩去吃“蛋”。领队胡昌荣看到孩子气的小马，实在好笑：“你不吃，拿来给我吃。”小马却把鹌鹑蛋偷偷地藏了起来，并调皮地一笑。这紧要关节的一个恶作剧，不正说明，马晓春一副坦然、胸有成竹的样子吗？

封局后，小马经过苦苦思索，下一步不能将黑子封锁起来，那么，黑子会乘求活之机顺手扳下去，得了官子，仍然改变不了不利的局面。

接着比赛。心情舒畅的马晓春心明眼亮，将黑子逼到最小限度，随即占大场。以后，黑方的应手稍有不妥，小马立即捕捉战机，直插对方要害。一击中的！顿时局势起了骤然变化。

三浦浩看到局势起了变化，镇定了片刻。三浦浩年已三十六岁，毕竟久经沙场，为了使局势再扭转回来，他紧紧地咬住。小马顽强拼搏，苦战到下

午 3 时，终以 7 目半的优势，取得了胜利。

年仅十九岁的马晓春，夺得了世界围棋锦标赛的桂冠。马晓春正象一匹嘶鸣疆场的骏马，在世界棋坛上驰骋！

海模之恋 ——记世界冠军王谷平

印伟昌

只有对人类最强烈的爱情，才能激发出一种必要的力量来追寻和领会生活的意义。

——高尔基

—

那是 1984 年 4 月一个周日的夜晚，位于上海闹市区西端的静安寺，在结束了白天的喧哗之后，显得格外宁静。一位身穿运动服的男青年，面带若有所失的神态，在这朦胧的夜色中徘徊着，他就是上海航海模型运动员王谷平。一阵冷风袭来，才使他从紊乱的思绪中清醒过来。

“四年的恋情，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刚才发生的一幕又重新浮现在他的脑海：

他的女友，本市某纺机厂的一位女工，晚饭后照例来到他家，唯一不同的是那张秀丽活泼的脸庞上失去了往日的笑容。屁股尚未坐稳，她就起身告辞了。临别时，她冷冷地说道：“既然你对海模的感情远远超过了我，那么我们就此分手吧。”话语中表明了一种不容分辩的力量，还夹杂着几分怨恨。

要么像周围同龄的情侣们那样，相依在花前柳下，尽情享受青春与爱情的欢乐；要么回到那十多平方米的工作室去，整日整夜迷恋着那些铁木疙瘩。大概她早发出了“‘爱’的美敦书”，他的反应却那样迟钝。相处也快四年了，我对海模的执着追求，包括对爱情的深沉和专注，你还不理解么？

爱情与事业，本来就不应该存在什么矛盾，然而现在却要王谷平在二者之间作出抉择。生活呵，难道你就给我们年轻的世界冠军出了这样一道难题吗？

二

要谈王谷平与航模的“恋爱史”，那就说来话长了。

1958 年 11 月，王谷平出生在东海之滨的一个工人家庭里。不知是什么原因使他从小对船就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四岁那年，他跟随父亲去十六铺轮船码头，送祖母去浙江舟山，巨大的客轮，在小谷平幼小心灵中留下很深的印象。一回家，他就嚷着让爸爸找来纸与笔，歪歪扭扭地画了一只大船，要寄给奶奶过目。八岁的时候，他在一块小木板一端的中央，锯了一个缺口，配上橡皮盘作为螺旋桨，在大脚盆里开来开去，这算是做的第一艘船模了。位于南京西路的翼风航模材料商店常常是王谷平流连忘返的地方，他时常把爸爸、妈妈给的零用钱，五分、一角地积攒起来，购买船模材料，他以步代车，半小时的路程从不轻易坐车，在他的头脑里，七分钱的车费，正好等于三根半松木条的价格。谷平老有祖母，幼有两个弟弟，家境并不太宽裕，近 30 平方米的住房内，仅放着一张吃饭的方桌。为了不影响家里的正常生活。他懂事地把“小工场”从桌上搬到了大床底下。在那个小天地里，他既可以

摆开工具、胶水和各种材料，又可以免受包括两个弟弟在内的干预和影响。到了十四岁，他已经制作了十余艘大小船只，有鱼雷快艇和巡洋舰，陈列在屋内的大橱顶上，箱子上面。在课余时间，谷平时常与几位同学结伴来到黄浦江边，尽情地观赏着江中往来的船只。有一回在一艘浮吊空中作业时，意外地看到了一艘船只的水下部位，他与小伙伴们竟忘情地叫喊了起来。

尽管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里，王谷平的兴趣、爱好和志向还是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支持和鼓励。1975年，他参加了静安区业余航模队，在赵传莹教练指导下，开始接受了正规、系统的训练。为了减少参加业余训练的影响，他所在中学的班主任沈金培老师破例地批准他缩短下乡学农的时间。1977年10月，他中学毕业后分配去静安区四十九粮店工作，清晨，他在路边设摊卖面包和酱菜，为居民提供方便。白天，他在师傅的带领下，时常把粮食送往附近医院、托儿所和烈军属家里。夜晚，他几乎都是在区体育俱乐部的海模工作室度过。累了，两只台子一并，就是一个简易床铺了。翌年，为了迎接上海市第六届运动会，王谷平早起晚睡地足足花了七个多月时间，制作了一艘“加利福尼亚导弹巡洋舰”的模型。没想到一鸣惊人，其工艺质量和加工的精细程度在赛场内外得到了广泛好评，一位年过半百的老行家高兴地连声说：“这是近年来我所见到的最好的航海模型之一。”

三

孩提时的梦幻终于变成了现实。1978年底，王谷平加入了上海市航海模型队的行列。昔日迷恋的航模，已经升腾为国争光的崇高事业。在海模队里，他如鱼得水，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和责任感。在潘祖震、吴振雄等教练的指导下，他又开始了新的拼搏。

为了及早掌握海模技术的基本功，他反复实践，不耻下问，在短短时间内就学会了车、铣、刨床的基本技术。他依靠自学，硬是把清华大学编印的《晶体管电路》一书三册啃了下来。他还向父亲的朋友们与钟表师傅讨教，学会了开模具和制作微型零件的方法。

运动员在制作船模之前，首先要选好船样，这常常是能否在国内外大赛中争雄问鼎的先决条件。为此，王谷平时而在沿江码头上“私访”，时而开着快艇在黄浦江内寻找，有时还掏钱乘坐浦江游览船外出“碰碰运气”。有一回，他在打捞局“私访”时突然发现码头上停靠着一艘浅灰色的海难求打捞船，船的整体布局错落有致，十分完美，他欣喜地给这艘船又是照相，又是上船去一一量明尺寸，难怪有人诙谐地说，王谷平选船的要求比选女朋友的要求还要高。

王谷平的心里装满着船，有时他周日回家坐在电视机旁，但心里还思索着船模在设计、制作、训练和操作过程中的一些难题。晚上睡觉前，他照例要在床头放上一支笔和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载着他每一天训练的经历和感受，以及明天的计划安排。有时候，大半夜里，灵感一来，他立即起身，及时把它记在小本上。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3年6月，在保加利亚举行的第三届世界航海模型锦标赛上，王谷平在F₂-A极无线电遥控绕标模型比赛中首次夺得了世界冠军。

正当王谷平踌躇满志，向新的目标进军时，他的女友却在这个时刻离开

了他，怎么能不使他思绪万千呢？

见好就收吧？不！“人生能有几回搏”。经受过十年动乱风浪的人，更感受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明媚阳光的可贵，他要在有限的运动生命中，为祖国争得更大荣誉。

是的，生活中是不能没有爱情的，然而更不能没有事业。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事业故，二者皆可抛。女友可以远远地离开了他，但船是不会离开他的，只要他不抛弃它。

第二天清晨，在上海海模训练基地内，一艘标有“失恋一号”红色字样的绕标训练船划开平静的湖面，飞速地前进着，新的一天紧张的赛前训练已经开始了。

四

辛勤的耕耘，执着的追求，迎来了丰硕的成果。

1985年6月12日，第三届世界外观航海模型锦标赛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拉斯塔特市揭开战幕。赛场大厅内陈列着来自苏、英、法、东德、西德、意、比、捷、瑞典、瑞典、奥、荷、匈、保、爱尔兰、波和中国等十多个国家数百艘大小船模。在C2级的船模中，有艘淡灰色的海难求助打捞船“沪救捞3号”，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富有东方的艺术特色，错落有致的“黄金分割线”，丝丝入扣的精细程度和巧夺天工的工艺质量。

“gvonderfue！”观赏的人群不时发出由衷的赞叹声，国际裁判们正在紧张地工作着。不一会儿，人们一起把目光投入电子计分器。当计分器上显示出“C2级，中国王谷平，97分”时，大厅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奇迹，这是世界外观航海模型锦标赛举办以来第一个最高分。

人流一齐涌向新产生的世界冠军。照相机闪光灯闪个不停。有上前握手祝贺的，有要求签名留念的，也有索讨中国纪念品的。联邦德国的航海模型名星汉斯拉着夫人挤进了人群，他友好地拍拍王谷平的肩膀，向年轻的世界冠军表示祝贺，接着打着手势告诉他夫人，他说王谷平是他的对手，中国选手一来，就把我给打倒了，顿时四周响起了一阵欢快的笑声。

授奖名单公布后，国际海模主席把一枚刻有协会标记的金牌挂在了王谷平的胸前，激越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异乡他国响起，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王谷平不觉流下了兴奋的热泪，他想起了自己童年那温馨的梦幻和少年时代苦苦的追求，他也想起了辛勤培育自己成长的父母、教练和老师那熟悉的面容……

五

王谷平不仅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时隔二年，再次夺得了世界冠军的桂冠；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欣慰地告诉广大读者，王谷平在生活中也寻回了失去的爱情。就在他强忍失恋后的痛苦，继续向新的目标顽强拼搏之际，同在上海市军事体育俱乐部工作的一位文静而漂亮的小徐姑娘向他抛来了爱情的“绣球”。她把真挚热烈的爱情深深地溶进了恋人的事业，她陪伴着他在工作室度过了多少个夜晚，经常把热腾腾的夜宵送到他的手里，她没有悔恨，也没有怨言，因为她不仅理解我们的世界冠军，而且理解他所追求的事业。

他为祖国搞回一颗灿烂的星
——记航模世界冠军王国才

李华平

记得小时候作文，总爱用“金秋十月，硕果累累”这句话来开头。至今我喜爱秋天的充实。

又是秋天，在世界航模史上，祖国体坛健儿书写了中华民族光辉的一页——1983年10月4日12时，中华健儿力挫群雄，夺得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第二十一届世界自由飞航空模型锦标赛 F₁B——橡筋动力模型项目团体冠军。这，可是闪光的金果。

我为有史以来，中国第一次得到这项世界冠军荣誉而高兴；同时又为这为国争光的三名运动员中，有王国才——这位从我的家乡河北省走上世界冠军领奖台的健儿感到骄傲、自豪。

啊，秋天，收获的季节！

秋天的果实令人欣慰，春天的耕耘更使人难以忘却。

一切成功离不开默默的支持。

一粒未播种的种子

那是1976年9月的一天，跨进承德市铁路子弟中学还不到一个月的王国才，放学后被老师留了下来。

“王国才，学校要恢复航模小组，你愿不愿意参加？”老师问，“航模小组选的都是好学生，机会难得，你还是去吧。”没等王国才回答，老师就定了下来。

“航模，航模是什么？老师说是一种轻木片做成的飞机模型，能飞上天。我只会叠纸飞机，而且顶多也就飞一人多高……”放学回家的路上，王国才的脑海里不停地翻腾着，直到思绪纷乱地推开家门，和正要出门的妈妈撞了个满怀。

“这孩子，今天怎么这么慌神呀？”妈妈嗔怪地接过儿子手里的书包。

“妈妈，我参加学校航模小组了，以后，每天放学后要学做飞机模型，还有星期天，小组都要参加活动。妈妈，您同意吗？”

“同意。”妈妈欣然答应。不过，妈妈有些担心地问：“你能行吗？”

“妈，爸爸说过，一切本领都是学来的，我爸爸连汽车都没坐过几次，不也跑火车吗？还当列车长呢。我为什么就学不会做飞机模型！”说着话，国才已麻利地用纸叠好一架小飞机，他嘴里“嗡嗡”地举着纸飞机在屋里旋转、奔跑着。

屋里，响起母子俩欢快的笑声。

从此，这粒种子播在了航模这块土地里。

种子露出了尖尖角

1

1978年4月，王国才作为承德市业余航模运动员，首次参加全省航模比赛，就崭露头角，夺得 F₁B——橡盘动力模型个人第五名。同时，他接到了

省集训队通知，让他准备参加9月在太原举行的全国航模比赛。

对王国才来说，这无疑是一件让他兴奋得三天睡不着觉的高兴事。

一年多来，航模，为他的心灵打开了一扇智慧的窗，使他看到了那明朗的天空，隐藏着无数深奥的秘密。

航模，还使他磨练出一双灵巧的手，几片木片，几张薄纸，经他手一过，便成了一架架穿云破雾的银燕。

他盼望着有一天能“驾驶”自己制作的银燕，为祖国摘回一颗灿烂的星。

但是，当王国才把荣誉证书和通知书双手交给父母后，两位老人高兴之余，又都低头沉默不语了，他们在想：王家世代没个大文化人，国才是他们四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也是最聪明的一个，他们一心希望把他培养成一名大学生。

在这就要升高中的节骨眼上，国才一去几个月，因此，不想叫他去。

父母的阻拦；老师对他这个门门功课领先的优等生的停学，所表达的惋惜之情，使刚满十七岁的王国才有些不知所措了。困惑中，他想起了手把手把他一步步领进航模大门的教练们。他来到了市集训队教练李德才家中。

自去年暑假，王国才来到市集训队，李教练就喜欢上了这个聪明好学的孩子。别看他平时白净的脸上总带有几分姑娘似的羞涩，身材在同龄孩子中也显得瘦弱些。但是，每当搞起训练，他身上就能释放出一股惊人的能量。

训练的头一天。

“王国才。”

“到！”随着这响亮但不失稚气的一声回答，王国才出列上前，并按要求迅速作好了绕筋准备。

“开始！”教练命令发出，王国才握着绕钻的右手顺时针旋转起来。起初，他摇得还不慢。随着像筋拉力的增强，不一会儿，他的小脸蛋憋得通红，每摇一圈，都显得格外吃力。

“摇快些。”教练命令。王国才狠着劲加快速度，又摇了两圈。突然，他腿抽搐，绕钻在他手里挣脱着往回倒转。“撒手，快撒手！后退，别让转把打着。”教练喊道。

王国才那纤细的胳膊已被倒转的钻把扭成了一个圈。但他仍不肯撒手离去，咬紧双唇，狠命和绕钻较着劲。

教练见状，一面攥牢模型，一面伸腿把他向后蹬开。王国才身子一仰，手一松，再看绕钻，噗噜噗噜飞快倒转起来，把王国才对它使的蛮劲，一古脑地发泄了出来。

“好险！”队友们喊道。

教练心疼地把王国才从地上扶起来，拽过他的右手，只见细嫩的手掌上，已挂起了几个圆溜溜的泡。

“老师，没关系，我不怕吃苦。”王国才从教练手中挣脱，下意识地把手背在背后，微笑着对教练说：“我会让绕钻乖乖的听话，您等着瞧吧。”

手掌上的泡破了，疼痛难忍，王国才还在咬着牙练，直到磨出一层茧，纤细的胳膊红肿得象一个大水萝卜，晚上，妈妈用毛巾边给他热敷，边掉泪。第二天，瞅个空儿他又溜了。

绕钻终于向王国才投降了。王国才的“牛犊”、“毛头青”雅号也叫出了名。

王国才那股子拼劲，不仅表现在飞行训练中。学习飞行原理，模型制作，

他钻进去，就不出来。进队集训才几个月工夫，他把几个教练经过十年浩劫保存下来的书，都翻着看了一遍，还不罢休地见谁就问：“老师，回家再看看，保不准还有书压在哪儿忘记了。”惹得大家忍俊不禁。

多好的一颗苗子呀！

十年动乱，我国航模运动一落千丈。如今，百废待兴，恢复航模运动，急需人才呀。李教练立即推车带上国才，到他家中去做两位老人的说服工作。

在参加完太原的全国比赛后（他取得个人单项第七名），他被吸收为省队队员。

一个秋阳高照的上午，王国才带着亲人们的叮嘱，带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登上了南下的列车，来到了一个新天地。

风雨的考验

王国才抱着美好的愿望来到省队。但是，第二年，他参加全国比赛，却名落第二十三名。王国才心中十分委屈。“这一年来，我劲使得不小呀，怎么……难道我不是搞航模的材料？难道……”王国才常常一个人瞅着模型发愣。

细心的教练观察到了王国才的变化，就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人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哪一个运动员要取得好的成绩，都必须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和刻苦磨练。这次比赛成绩不理想，你心里难过，我们大家理解，可不能因为学走路跌了一跤，就从此不敢迈步了呀……”

教练的话，在王国才耳边久久萦绕。

晚上，他虽然早早上床，却迟迟难入梦乡。新情旧事，如走马灯一样在脑子里不停地打转转：

“小才，到了省里要用心学习，刻苦训练。咱世代出身百姓，与人家不要比吃穿，要比对国家做出的贡献，全家人都盼你出好成绩。”这是父亲在临别时叮嘱的话语；

“人生的道路曲折，只有坚韧不拔，才有希望走到尽头。”这是中学老师离别赠言；

“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却拿出高于培养一名大学生几倍的财力来培养一名航模运动员。作为我们运动员本身该怎样报效国家呢！希望大家认真考虑考虑这个问题，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出回答。”这是队政委在为王国才他们新入队的运动员上第一课时讲的。

……

越想，王国才心中越加感到惭愧不安，脸上像被谁打了两巴掌，热辣辣的，他再也躺不下去了，翻身下床，一条条地列出了学习、训练计划。

他终于重新找回了那个自我，回到了那个属于他的运行轨迹，开始了一个新阶段的攀登。

一分一秒的时间，对王国才都变得那样宝贵了。星期天，节假日，上街的人群里再也难找到他的影子。唯一的文娱生活——看电视，也被他十分坚决地“戒”掉了。每到夜晚，他的身影总是在工作室的操作台上，或是宿舍的书桌前。

搞野外飞行训练，王国才更是早出晚归。而且每遇风雨天气，他在旷野里练得越发起劲。他有他的打算：准确判断气流变化，是航模运动员练好飞

行的关键。要想掌握一套判断气流的硬工夫，除坚持在大风大雨等恶劣条件下进行训练，是别无更好途径的。

大运动量的训练，使王国才每每一双新鞋上脚不到一个月，“大哥”就溜出来“放风”了。

为了多学些东西，参加比赛时，王国才的口袋里总装上个小小本本，看到有不懂的、新鲜的，就一一问清，并记在本本上。

1981年，在一次比赛中，他“侦察”到河南队模型上用的双控装置比较先进，比赛回来，他一头扎进工作室，顾不得休息，按照小本子上记的，画了一张张草图，试制了一遍又一遍。一个星期后，他终于把先进装置用到了自己的航模上。而且，还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又前进了一步。

一切成功离不开默默的坚持。王国才在人生和事业的道路上，一步步坚实地前进着。

1980年，他的比赛成绩由二十三名跨到第九名；1982年，他夺得全国单项个人亚军；1983年，在第二十一届世界自由飞锦标赛运动员选拔赛上，王国才以第一名的成绩取得了进军澳大利亚资格。

他终于盼到了这一天，“驾驶”着自己制作的银燕，为祖国摘回一颗灿烂的星。

机遇，终归属于强者
——许志强从失败到成功的经历和思索

孙晓青

假如我初出茅庐便获得世界冠军，也许就不会想这么多了。

——许志强的话

他不明白，这顶桂冠的姗姗来迟究竟意味着命运的不公，还是证明了自己的幸运？

他不清楚，当他的冠军梦在历尽艰辛之后突然实现时，自己是该高兴，还是该忧伤？

1986年9月1日下午，许志强在首都体育馆一万八千名观众的欢呼声中登上第七届世界杯体操赛双杠冠军的宝座时，脑子里竟是一片空白。回荡在比赛馆内的雷鸣般的声浪，在他耳畔也仿佛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微弱回声。

“我很开心。”在休息室，他这样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然而，人们从他脸上看到的，却分明是忧郁，一种和他那眉清目秀的娃娃脸极不相称的忧郁。

抓住，小强！抓住就是冠军！嗨！你怎么……一次失却的机会，一次终身的遗憾。

为了这一天，他整整等了四年。不，何止四年，假如从他第一次踏上柔软的体操垫算起该是十五年了吧。

十五载春秋，十五个寒暑，不都是为了今天吗？

1986年8月30日晚，灯火辉煌的首都体育馆蒸腾着热气，回荡着喧嚣。许志强环顾左右，看到的全是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科罗廖夫，阿尔吉莫夫，莫吉里尼，克劳尔，连同自己的队友李宁和楼云，全都是老朋友、老对手了。他突然感到一阵兴奋，体内升腾起一种跃跃欲试的渴望。不错，那些世界名将将在以往的大赛中，成绩往往优于自己，但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实力比他们差多少。记得有位记者曾向他提过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你认为你将来可以超过李宁和科罗廖夫吗？”他的回答却令人吃惊又耐人寻味：“如果我认为超不过他们，我就不会再练体操了。”他坚信，机会对任何人都是均等的，在同一水平的较量中，谁发挥得好，谁就赢。

况且，许志强是全能型选手。男子体操六个单项，他项项不弱，成绩稳定。今天，他等的就是这场全能比赛。

果然，前四个项目结束，许志强出人意料而又理所当然地稳居榜首。他的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四项，累计得分39.05分，比李宁多0.2分，比科罗廖夫多0.3分。

幸运女神向他微笑了。梦寐以求的全能桂冠似乎已飘至眼前，唾手可得。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令许志强至今耿耿于怀，懊丧万分。

当他笔挺地站在在墨绿色的垫子上，仰望横在头顶上的那根乌黑发亮的单杠时，他的内心确实充满了征服欲，根本不曾想到失败。可失败却又实实在

在在地发生在几十秒钟之后。

前空翻抓杠。许志强高高地腾起：空翻，落下。不好！抓杠脱手！

站在一旁的教练高健张开双臂，一个箭步跨上去，竟被许志强砸倒在地。

仅仅是一瞬间的失败，全场观众只来得及喊了声：“哎呀！”

仅仅是一瞬间的失败，许志强从第一名掉到了第六名。

他完全木然了，什么感觉也没有，只有当李宁和科罗廖夫并排站在冠军台上向观众挥手致意时，他才恨恨地想到：难道这辈子真的踏不上这个台子了？！

机会，机会，他又一次失去了机会。

你觉得“新秀”刺耳？怪谁呢？当初，谁让你悄悄溜号，放弃了那么好的机会！

算起来，许志强初学体操的启蒙老师，还是他的姐姐呢。

小时候，他和姐姐分别就读的小学，相隔不到 200 米。小强的母校重视乒乓球，他却迷上了体操，下了课就往姐姐的学校跑，干嘛？看姐姐练体操。不过，他那时对体操的全部理解只是“翻跟头”。光看别人翻自然不过瘾，干脆在姐姐的指导下自己也试着翻。谁知，他天生就是块学体操的料，一个跟头便“翻”进广州市少年体校，十岁那年又“翻”进了八一队。

从此，他像一支小小的接力棒，从一名教练手里，转到了另一名教练手中；而他的各项基本功，也在前后四五名教练的交接中日渐扎实。到 1979 年，年仅十六岁的许志强在全国比赛中得了个全能第二，仅次于大名鼎鼎的童非。

“报纸上老说我是新秀，其实，我这个‘新秀’都快退役了。”七年之后，当许志强第一次享有世界冠军的殊荣时，面对络绎不绝的采访者，他毫不掩饰对以往过失的自嘲。

的确，早在 1979 年他就是名符其实的新秀了。而且，国家队还格外看重这位新秀，曾先后两次向他招手，带他出国参赛，随后又正式调他。国家体操队，那是全国体操界的“最高学府”呀。别人想进还进不去呢，可许志强不知中了什么邪，居然脖子一拧，硬梆梆地冒出三个字：“我不去！”

“小强啊，人往高处走。国家队水平高，条件好，竞争性强，出国比赛机会也多。你不是想为国争光吗？还是去吧。”八一队教练白凤池可算得上苦口婆心了。

许志强还是拧着脖子：“不去。难道八一队就训练不出人才！”

瞧瞧，他还有理了。其实，除了确实留恋八一队，舍不得那一群小伙伴以外，他还有一条难于启齿的理由：国家队练得太苦，受不了。他曾两次到国家队集训，一想到那里的大运动量训练，他就感到恐怖，恐怖得浑身起鸡疙瘩。

胳膊扭不过大腿。在八一队领导和教练的督促下，他早晨打起背包勉强去了国家队，当晚却偷偷跑了回来，连背包也扔在那边了。

为这事，他差点挨了八一队的通报。

唉，就算你是十六岁的孩子，过错中也透着稚气和可笑，但是，你知道你放弃这次机会的后果吗？

本来，许志强同童非、李宁是处于同一起跑线的，但此后，他们之间拉

开了距离。与叱咤体坛、名声大噪的李宁、童非相反，许志强囿于自己的小天地，止步不前了。其间，他经历了许多失败，最难忘的一次是1982年在南宁举行的全国比赛。当时，他刚刚掌握了七个在国内前所未见的高难度动作，本想出奇制胜，再现锋芒，不料新动作稳定性差，在预赛中他便连遭挫折，六个项目失败了三项，不但丢了名次，连雄心勃勃准备参加亚运会的愿望也成为泡影。

许志强突然感到自己落伍了，也突然明白了自己落伍的原因，南宁失利无形中成了他体操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说，以前我只是凭兴趣练，高兴了多练，不高兴少练，那么从此以后我有了明确的目标。”

他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

他悄悄萌生了重返国家队的心愿。

喂，他们请你上冠军领奖台呢！怎么？又不算数了？唉，“这国际玩笑”开得你受得了吗？

第七届世界杯体操赛继续进行。9月1日下午，各单项全面展开。

早已从单杠失误中恢复过来的许志强，再次出现在观众面前时，依然是那样信心十足，精神抖擞。雪白的体操服勾勒出他那虽然瘦小但却强悍的身躯，更显出一种蓬勃向上的活力。

跳马比赛结束。电子记分牌显示出前三名的成绩。民主德国选手克劳尔、苏联选手科罗廖夫和许志强踏着轻快音乐的节拍，鱼贯而出、分别站到领奖台的一、二、三层。

然而，奖品迟迟没有发放。

台下的工作人员却忙碌起来。一会儿，一位仲裁者跑到领奖台前，不停地打着手势，示意让科罗廖夫和许志强都站到最上层去。

许志强有点茫然，有点不知所措。

忽然醒悟过来的观众着急了：“许志强，往高处站，你是冠军啦！”

许志强左顾右盼，终于小心翼翼地站到了最高层。不过，那台子也太小了，三个小伙子以并列冠军的身分往上一站，顿觉拥挤。许志强往边上一挪再挪，直到一只脚悬了空，成了可笑的“金鸡独立”状。于是，他保持着这种姿势，仰望着徐徐升起的五星红旗，聆听着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心里却琢磨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这个冠军硬气吗？

没过十分钟，扩音器又响起用英语播发的更正：为科罗廖夫追加的分数有效，他和克劳尔仍然是并列冠军；而对许志强则维持原分数，依旧是第三名。

罕见，太罕见了，简直是开国际玩笑！要不是看到许志强正准备进行双杠比赛，高健真想发火，真想找谁去理论理论。

倒是许志强异常坦然。事后他承认，当他稀里糊涂地被请上冠军台时，他觉得像在做梦。“我感到愕然，不可思议，心里很不踏实。真的，不是凭真本事赢得的冠军，我不稀罕。”

许志强成熟了。他不再是那个轻易放弃绝好机会的十六岁的孩子，也不是那种贪慕虚荣满足于侥幸取胜的庸人。一次次进取，一次次挫折，早已丰富了他的目标的内涵。年初，他便向好友透露：“下半年的世界杯赛，我将

尽最大努力争取好成绩。不过，要想当个世界冠军，很难。但我信奉的是，不管成败与否只求不断努力。”

眼下，他最强烈的意识是，击穿隔开他和世界冠军之间的“绝缘体”，他只有最后一次机会了。

别忘了，有多少人在为你制造机会。

面对机遇的挑战，你敢不敢

大声宣布：“我赢得了机遇！”

就在许志强单杠失误、全能“砸锅”的当天晚上，高健来到许志强的房间，进门便深深鞠了一躬：“小强，我对不起你，那个动作我没有教好。”

许志强一下愣住了。这位训练时严厉得可怕，生活中随和得尽可以和他没大没小的教练，还从来没有用这样的礼节对待过自己呀！

很少有人能够体验中国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这种相依为命的情感。但许志强却很快理解了教练的苦心：在高健真诚责己的心境中，不正包含着他对自已寄予的厚望吗？

他已经不再是那个视机遇如儿戏的十六岁的孩子了。南宁比赛失利后，许志强用前所未有的大量汗水以及挫伤、拉伤、摔伤等体操训练所能尝到的苦头，铺起了一条通向成功之路。看到他的进步，八一队的领导、教练，甚至著名运动员马燕红等，都劝他尽早重返国家队，他的教练白凤池还直接与国家队联系，极力保荐许志强。而国家队三教头张健、高健和杨明明也独具慧眼，当即表示：小强来我们欢迎，他到那个组都行。

1983年1月，许志强怀着与上一次截然相反的心境，再次踏进中国体操队的大门，成了高健手下的一员战将。

蛟龙得水而神力，阔大的舞台为许志强提供了充分表演的机会。1983年10月，他和董非、李宁、楼云、李月久、李小平齐心协力，在第二十二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上，险胜苏联队，第一次获得体操世界团体冠军称号；1984年，他在洛杉矶奥运会体操比赛中获全能第七名；1985年，他又在第二十三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上获全能第四名；同年，国外一份体育权威杂志评选出一百名世界优秀体操运动员，他排行第九。

国际体操界渐渐注意到这位长着一对细长眼睛、白皙的小脸庞上总是脱不了娃娃气的中国选手。

但是，许志强却总也排遣不了内心的隐忧：自从进了国家队，在重大国际比赛中，自己次次都是中国队团体阵容中不可缺少的成员，包括那次夺得世界团体冠军在内，却一次也拿不到单项金牌；高健教练曾带出过三个单项世界冠军：李月久、黄玉斌和李小平，偏偏我许志强同冠军无缘。

机会来了。第七届世界杯体操赛将在北京举行。但世界杯赛有一条严格的规定：参赛者必须是世界锦标赛上各个项目的前三名，而且一个国家最多只能派三名选手。人才济济的中国体操队尽管董非已经退役，符合条件者仍不乏其人。赛前，为了最后确定参赛者名单，体操队在内部搞了一次“热身赛”。谁知，最有竞争力的许志强却一反常态，连连失误，六个项目砸了四项。

这是大赛前最忌讳的现象。

小强，谁还敢投你的信任票呢？

他敢，高健。

他把许志强失误的录像不知看了多少遍，权衡再三，终于站出来说：“我了解小强，让他上吧！”

走出这步棋，高健绝对是担着风险的。万一许志强在这么重要的比赛中彻底砸锅，他将承担的责任岂止“用人失当”。

对此，许志强心明如镜。由于单杠摔了，全能砸了，他只能在五个单项上进入决赛。前四项，他得了两个第三名，两个第四名，冠军梦还是没有实现。“无论如何，我要在双杠上证实我的实力，证实我有能力当世界冠军。”

祝贺你，小强！咦，你干嘛不哭也不笑，干嘛微皱眉宇，一副心事重重、少年老成的样子？

9月1日下午五时许，一场暴雨笼罩了北京城。

就在同一时刻，许志强纵身跃上了双杠。

一分钟后，他成功了。当他在双杠上结束了一套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钉子般地“钉”在墨绿色的垫子上时，当电子记分牌显示出9.9的高分而引得全场欢声雷动时，最先跑上去向他祝贺的，自然是他的教练高健。“终于实现了，我们的理想。”泪流满面的高健搂着许志强，一个劲地说。

奇怪的是，许志强平静如常，既没有欢呼，也没有流泪，甚至当他第一次站在属于自己的冠军台上时，心里也没有涌起暴风雨般的激情。

其实，他的思维并没有停止，只是他思索的方向和别人不同。

下面，便是他披露内心世界的实录。

——我不愿意见记者。以前我就想过，一旦我当了世界冠军，我一定尽量回避记者。这也许是由于我寂寞的时间太长了，孤独惯了。其实，失败者也有自己的奋斗。就像学生高考一样，拼了一年命，结果落了榜。但你不能说他们没有奋斗过。

——谁都不愿意失败，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获得自己所期望的成功。如果仅以目标实现与否论成败，那么失败者必定占多数。所以我觉得不必过分看重失败。只要不放弃努力，失败对我们也许更有价值。

——这些年，自己失败多于成功的结果，无非是使我丢掉了名气，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其实，默默无闻有什么不好，只是不要丧失实力。

——我不看重名气和官衔，只看重本事。在国家队，我比较崇拜李宁，他完全是凭自己的本事干出来的。我将来也不会指望靠名气吃饭，尽管靠名气也能混饭吃，但那不是自己的真本事，吃着没意思。

——没得冠军时，我想我得了冠军后可能会哭，可现在我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心里除了一丝安慰外，净想些过去自己的失败和今天别人的失败。唉，假如我初出茅庐便获得世界冠军，也许就不会想这么多了。

